不是说好要禁恋爱

[illegible] 著

2008年度原创文学大赛第三名冠军

"痛爱青春"超人气畅销力作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楔 子
- 第一章 为了，我们自己的青春！
- 第二章 如果我的成绩比你差，你会爱我吗？
- 第三章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 第四章 我，又是谁的玫瑰花？
- 第五章 多愿此刻，我穿着白色的婚纱
- 第六章 This is my perfect moment with you
- 第七章 金钱跟人格不成正比
- 第八章 谁说夕阳之恋不美丽？
- 第九章 我们都有红杏出墙的权利
- 第十章 我要如何说爱你
- 第十一章 如果你爱我，请你告诉我
- 第十二章 今夜，与风月无关
- 第十三章 我们说好不哭泣

楔子

张小娴说，我们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都只是因为放不下一个人。

周落说，我已经放下了所有，为何仍旧得不到永恒？而等我想重拾那些曾经被丢弃的东西时，却又发现已经无力回天。

程雨飞说，何苦为了男人为难自己？我要永远做爱情的赢家，记住永远不要先爱上别人，只因那唯一的一次沉沦就已经足以令我一败涂地，梦断天涯。

桑娜说，一见钟情不是博爱，执着于一见钟情才是傻瓜。可惜当傻瓜爱上了傻瓜，谁才能来拯救这个无法圆满的怪圈？

李红玉说，不管爱情何时到来，它出现的时候一定是最适合的时候，我不要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只要华发满头，仍旧执子之手，梳白头。

我们的青春总是在兜兜转转的生活迷宫里迂回前进，我们总以为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们总以为踩在前人的脚印里，就可以躲开荆棘，一路平坦，但是我们也总是在碰壁后才肯反省，在失败后才懂忏悔——有些东西没有经验可循，即便有别人的经验，也未必会适合你，比如爱情。

爱情是本无字天书，看似装订成册，其实要靠我们自己去一字一句地书写；爱情是首无谱天籁，看似悦耳动听，其实谱曲的个中辛酸只有自己才能体会真切；爱情是杯剧毒美酒，看似醇香诱人，其实下喉之后肝肠寸断的痛楚也只有自己才能品尝了解。

但是，年轻的我们何曾畏惧过这些？我们捧着丰厚的青春筹码，一次次同爱情博弈，不论前人再如何苦口婆心地告诫爱情的可怕与毒性，我们仍旧义无反顾地去采撷那朵最多刺的玫瑰。

我们总是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受伤了，下次一定能够品到爱情的芬芳，于是我们舔舔伤口，继续启程远航。

我们总是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流泪了，下次一定能够收获微笑的甜美，于是我们擦干泪水，继续眺望前方。

第一章 为了，我们自己的青春！

２００２年，又是一个热得让人烦躁的夏夜，Ｊ大９号楼女生宿舍似乎注定永远与风是平行的，不管白天黑夜，风从来都不肯屈尊光顾一下。

荆州的夏天永远没有最热，只有更热。白天宿舍里像蒸笼，到了晚上又不敢开窗，怕蚊子。因此，在楼梯走廊间，看到穿着胸罩内裤出出进进的女生都已经习以为常。好在女生宿舍对面是篮球操场，而不是充满望远镜和色狼的男生宿舍。

“咚咚咚！”５０２宿舍的铁门被敲个不停，睡在下铺的周落一个激灵坐起来，揉揉眼睛，打开蚊帐，准备下床去开门。她上铺的李红玉嘟囔了一句，“这个死女人，不是说好晚上不回来的吗？

睡在她对面上铺的桑娜极度厌恶地翻了一个身把毯子盖到脸上。她睡觉是最轻的，很容易被一点响动吵醒，因此她也最讨厌睡觉被别人打扰。

“咚咚咚！”敲门声再次急促地响起，周落已经到了门口，她拔开铁栓，门还没有完全打开，就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快速地闪身进来。

“妃子，你……啊！”周落的尖叫声把两个上铺的女孩吵醒了。

“落落你干吗？见鬼了？”桑娜按捺不住，叫了起来。

寝室里的白炽灯亮了，桑娜看到对床的李红玉也见了鬼似的看着刚刚进门的高个女孩。她顺着大家的视线看去，只见那个叫妃子的女孩雪白的裙摆上沾满了鲜血，一大片，红艳艳的，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碜人。

妃子却没有表现得很惊慌，她关好宿舍的门，转身对宿舍里目瞪口呆的三个女孩说道，“我把那个鸟人给捅了！”

机警的周落反应比较快，她拉过妃子，轻巧地开了宿舍门，左顾右盼地看了看门外是否有人留意到她们宿舍的响动。幸好外面一片寂

静，周落这才放心地关上了房门。

“还好你半夜回来的敲门声大家都习惯了，不然还不知道被多少人看见你这个样子。”周落虽然已经平静了一点，但是看到妃子手臂上的血迹，还是禁不住一阵恶心。

“我把那个鸟人给捅了，哈哈……”女孩神经质地笑了起来，可是马上又由喜转悲，用沾着血迹的手臂挡住眼睛大哭起来。她哭着哭着便靠着衣柜滑坐在地上，瘫软得像一摊泥，任周落怎么拉都拉不起来。

这时，震惊的李红玉和桑娜都已经爬下床，一同走到这个哭得昏天黑地的女孩身边，跟周落一起半扶半抬地把她弄到自己下铺的床上。周落还不忘小声提醒：“妃子，你小声点，不要惊动了别人。”

那女孩躺在床上哭得几乎昏厥，任她平时有多么风姿婥约，此刻的她也不过是一个被伤透了心、哭得完全不顾形象的孩子。李红玉和桑娜想帮她把染血的裙子脱下，她就软软地任凭别人摆弄，只是自顾自使劲地哭。周落叹了口气，关掉了宿舍引人注目的大灯，打开了自己床头的一盏小台灯。

妃子本名叫程雨飞，北方人的血统给了她高挑的身材，然而精致的五官让人又不禁觉得她是出生在温婉的江南，美女——这两个字，就是任何人看到她的第一反应吧。

等程雨飞由嚎啕大哭转为低声抽泣，周落轻声问道：“你把谁捅了？周启恒？”程雨飞猛地张开那双溢满泪水的眼睛，浓密的睫毛上沾着的泪珠还清晰可见，她没说话，死命地咬着苍白的下唇，点了点头。

“到底怎么回事？你这几天没回宿舍，我们都以为你们好好的呢。”李红玉不解地问道。

“现在不是说原因的时候，周启恒人呢？还在他宿舍？”周落抢过李红玉的话，开始一连串的发问，“你捅他哪里了？捅了多久？你不会就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吧？要是……”

说到这里在场的所有人都一惊，程雨飞脸色惨白地坐起身，颤抖着说道：“不……不会吧？我拿剪刀捅了他的小腹，好像就是落落你阑尾开刀的位置，捅了他我马上就跑回来了。那剪刀很小啊，那个位置不是开刀都没问题的吗？只是一把小剪刀，不会吧……”程雨飞开始精神恍惚，语无伦次。

周落二话不说拉起程雨飞就想往外跑，“你这个笨女人，快带我去他那里，赶紧把他送医院呀！”

程雨飞没有被周落拉着起身，而是愣了一下，说道：“不对，我想起来了，我跑出来的时候，赵磊回来了，他……他应该会送周启恒去医院吧？”

“你赶紧给赵磊打个电话啊，快，赶紧确认一下。”在周落的催促中，程雨飞哆哆嗦嗦极不情愿地拿起手机拨通了赵磊的电话。尽管她完全不知道要怎么面对看到自己“行凶”的赵磊，但是她知道此时听周落的话是没有坏处的。

程雨飞拨通了电话，“喂”了一声之后，便没有了下文。她只是听着电话，眉头微皱，偶尔点点头，低声回应。在她合上手机之后，周落忙询问情况。程雨飞的表情稍微舒展了一些，低声说道：“赵磊说他已经把周启恒送到校医院去了，伤势应该没有大碍，他叫我不要担心，他会帮忙先安抚一下周启恒?”

“赵磊？就是跟周启恒一起在外面租房子住的家伙吧？他怎么这么好？”李红玉奇怪地问道。

“哼……英雄救美都不懂。”桑娜冷笑一声，随即准备继续爬上床去睡觉。

李红玉白了她一眼，对程雨飞说道：“那现在也只能听他说的了，我们干坐着也没用，先睡觉吧。”

程雨飞醒来的时候，桑娜正在洗漱，李红玉和周落都已经端坐在书桌旁。见程雨飞醒来，周落温柔地说道，“妃子，起来吧，我跟红玉把早饭都打回来了，你喜欢吃的，糯米包油条。”其实四人已经很久没

有坐在一起吃早饭了，自从程雨飞跟周启恒谈恋爱之后，便经常彻夜不归，也就是碰到点名的课，周落的短信才能把程雨飞招到教室。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周落看着憔悴的程雨飞，问道："妃子，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程雨飞的眼睛渐渐蒙上一层水雾，她吸吸鼻子，说道："周启恒那个王八蛋，他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就随心所欲地玩女人！"

"这个全世界可能就你不知道，还是你故意装傻呢？"桑娜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豆浆，不屑地说道。

程雨飞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是，我是傻！我傻到去信那个畜生的每句话，我甚至去为他打胎……"程雨飞忽然意识到自己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便愣在那儿，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往下说。

"嗯……那个，其实我们都猜到了。"李红玉反倒有点不好意思，"那天我不小心听到你跟周启恒打电话了，说什么孩子，都是因为你，医院什么的，还有看到你一直在吃补血的药……"

"别说了，红玉，"周落打断了李红玉，"妃子，你继续说你的。"

程雨飞自嘲似的笑了两声，接着说道："做药流虽然不像动手术那么严重，但是怎么也要休息大半个月。那段时间周启恒一直找理由推托，不让我去找他，所以我一直住宿舍，也难怪会被你们发现。其实，前段时间赵磊跟我暗示过，周启恒有别的女人，可是我怎么都不信。昨天周启恒说有事，要我去帮他上晚上的课，我本来跟赵磊快走到教室了，结果发现周启恒要交的论文没带，于是我跑回去帮他拿，然后就看到他跟别的女人光屁股躺在床上！"

另外三个女孩都静得不敢出声，连傲慢的桑娜都转头看着此时的程雨飞。

"你们别这样看我，这还不算完呢。那个女的我见过，小我们一届，我赶到的时候那女的哆哆嗦嗦地穿衣服，连滚带爬地跑出去。周启恒倒是很平静，我的性子自然是免不了跟他大吵大闹。哭也哭了，

骂也骂了，我问他究竟有没有爱过我，周启恒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该爱的我都爱了，你那药流和补这补那的营养品可都是老子掏的钱。”

最后，这件事被压了下来，周启恒对校方说是自己跟赵磊开玩笑打闹的时候，不小心撞上了利器。没过多久，周启恒就出国了。５０２里没有人再提起这个人的名字，而Ｊ大也自然有更新鲜更劲爆的八卦来掩盖这场曾经沸沸扬扬的是非。

Ｊ大的东门外是传说中的“堕落一条街”，烧烤摊、麻辣烫、影碟屋、网吧、餐馆，当然还有很多私人盖的专为大学情侣设计的钟点房。虽然说不上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但夜夜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堕落一条街”，从来不乏赶着去抢位置的大学男女们。

蓝树林是一家环境不错的餐馆，一般想要大宴宾客又不想太铺张的话，都会选择这里。蓝树林的一个包间里坐着５０２的全体成员，在程雨飞的旁边，还坐着一个外貌平平、寡言少语的男生。

程雨飞喝了很多酒，两朵红云爬上脸颊，更显得娇羞可人。只见她站起来，走到周落和李红玉身后，一手搂住一个，直要灌她们两个的酒。

原本坐在程雨飞身旁的男生劝了她几句，但是程雨飞哪里肯听，继续借酒装疯。忽然她又像想起什么，对那男生说：“赵磊，你不是还有事吗？你先走吧，我要跟我姐妹再喝一阵。”

赵磊点点头，对另外几个女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在程雨飞的口袋里塞了两百块钱，并嘱咐她不要喝太多，这才离开。

“赵磊对你不错哦，这么细心。”李红玉笑着说道，“可惜就是长得差了点，哈哈！”

“红玉，你说前半句就可以了，什么年代了？还以貌取人？“周落一边晃着杯中的酒一边笑着说道。

“也是，反正我有得吃就满足了。”李红玉说话间夹了一大块回锅肉塞进了嘴巴。

“我看赵磊是对你早有预谋的吧？”桑娜似笑非笑地看着程雨飞。

李红玉也跟着起哄："他不是跟周启恒住一起的吗？肯定那时候……"周落用胳膊顶了顶李红玉。李红玉便知趣地用一只鸡腿堵了自己的嘴。

程雨飞笑了笑，将手上大半杯的金龙泉一饮而尽，由于喝得太猛，呛到喉咙，一下子差点呛出眼泪来。她一边咳嗽，一边说："早有预谋又怎么样？上天注定又怎么样？长得好又怎么样？不好又怎么样？男人对女人的爱，也就那么回事！周启恒那个贱货，长得好吧？有钱吧？屁用！"说着又去抢周落手中的酒喝。周落还来不及反应，杯中的酒就被程雨飞喝了个精光。她已经有些神志不清，却依旧狠狠地说道："你们几个妞儿给姐姐我听清楚了，以后哪个男人对你甜言蜜语地说'宝贝，我爱你！'你一定要想清楚他到底是说心理上还是生理上，男人就是下半身指挥上半身的动?，他们的甜言蜜语就是毒药。赵磊是长的不怎么样，但是他知道我跟周启恒的事，还肯对我好，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程雨飞见大家的杯中都没有酒了，于是又开了一瓶金龙泉。周落的酒量小，忙起身阻拦程雨飞往自己杯中倒酒，无奈已被程雨飞抢去了杯子，还回来时已经是一满杯啤酒。

"落落，我知道你不能喝，你看，给你的半杯都是泡沫。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杯……最后一杯，大家就当为了庆祝我程雨飞重生……重生！"程雨飞将另外两人的杯中也都倒满了酒，然后直直地举起自己的杯，向着天花板，大声说道："去他妈的爱情！为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干杯！"然后不等其他人说什么，她便将自己的那杯酒一饮而尽。

喝完之后，酒杯随着程雨飞的身体一颤，掉在地上应声而碎。程雨飞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飞快地向洗手间奔去。周落本想追上去，却被程雨飞关在厕所隔间的门外，"落落，你先回包间，我想一个人呆会儿。"

包间里三个女孩互望着，地上的玻璃碎片明晃耀眼，"看来妃子真的恨死周启恒了。"李红玉叹了口气，打破了暂时的安静。

“废话，这事换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桑娜接道。

周落黯然地摆弄着桌上的碗筷，说道：“其实，妃子这么恨周启恒，是恨自己当初太爱他。”

此刻站在门外的程雨飞，额头顶在墙上，再次泪流满面。

第二章 如果我的成绩比你差，你会爱我吗？

５０２寝室的集体活动跟大多数女生一样，除了吃就是逛街淘宝。荆州沙市区的北京路一到周末便人山人海。逛街逛多了，就连沿路上埋伏的小偷团伙，都觉得个个眼熟。

生物工程系的大二学年应该说是最轻松的一年，课程最少，大家又都已经比较熟悉，所以大二对于喜欢玩和想谈恋爱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黄金时段。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５０２的三个女孩约着一起逛北京路，这其中自然是没有程雨飞的，她又不知道跟赵磊去哪里快活。

“桑娜，你今天怎么有闲情雅致跟我们一起去逛街？你不用自修吗？上次跟你去逛街不知道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李红玉饶有兴趣地问道。

“哦，该自修的昨天都提前修了，今天想去买点东西。”桑娜这次难得地没有跟她抬杠。李红玉有点无趣地对着周落吐了吐舌头。

桑娜是个很要强的沙市女孩，门门都要争第一，系里的老师没有一个不喜欢她这样的乖学生。她的嗓音也很好，唱起歌来婉转动听，还曾在新生卡拉ＯＫ大赛上拿过名次，被誉为生物系学生会会长的“接班人”。桑娜长得不算第一眼美女，但是属于越看越漂亮的类型，在女生不多的生物系里很有异性缘，反倒是同性缘很差，这跟她清高自傲不无关系。

生物系同级的一些女生都说她，看到女的就板着脸，看到男的就往上靠。虽然说得有点刻薄，但是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桑娜在众人眼中的形象。要知道就连程雨飞、李红玉这种跟她同寝室的人也是绝对借不到她的作业和笔记的，甚至要从班里其他男生那里辗转才可以拿到。

不过按李红玉的说法，桑娜在系里除了女老师，就算对周落“最好”了，也许是周落的文学才情让桑娜也不禁折服吧，所以她心情好的

时候，也会把笔记给翘课的周落抄抄。

沙市的小吃非常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女人街的麻辣烫和北京路上的小胡鸭。李红玉跟周落最大的乐趣就是周末一起到女人街吃麻辣烫，吃完了再去江汉影院旁边喝老字号绿豆汤，最后还要折回北京路买上辣味和甜味的小胡鸭回宿舍当夜宵，想想人生最惬意之事也不过如此。

这天，三个女孩走到麻辣烫的摊位时，依旧是站着等位置的人比坐下的人多，李红玉跟周落见怪不怪地一边聊天一边排起了队。

别看这家麻辣烫的生意这么好，环境却不敢恭维，一个两边通透的小巷中间，摆了几口锅，吃的人都要坐很矮的小板凳上，人挨人地围在锅的旁边。特别是到了夏天，人人都是辣得昏天黑地，汗水与鼻涕齐流，极为不雅。

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巨大热情，一旦看到有坐着的人起身，一堆人就立刻冲上去抢位置，煞有麻辣烫中死、做鬼也含笑的意境。

桑娜皱眉看着有点邋遢的环境，跟李红玉和周落提议去吃点别的。李红玉看怪物一样看着桑娜，“别的？我都等一个星期了，做梦都想吃这个，哪能去吃别的？”

周落笑笑，不作声表示同意，桑娜这次居然依旧是没有反驳，老老实实跟着她们俩一起等位置。

李红玉满脸狐疑地看着周落，小声说：“有问题哦！”

终于在李红玉这个抢位高手的努力之下，三人的胃并没有受到过长时间的折磨。

一坐下，李红玉便对店主大叫：“给我烫２块钱牛肉，２块钱鱿鱼，２块钱麻花，快快快！”桑娜于是看饿鬼一样地看着她。

吃了一会，桑娜抬头对两人说道：“嗯……那个小胡鸭是不是在附近卖？”

周落接道：“嗯，是啊，我们每次逛街都要顺道去买一点的，你也要买吗？”

李红玉吞下一大口牛肉后，不屑地说道：“你不是沙市人吗？你居然不知道小胡鸭在哪里卖？”

“我开始知道，后来北京路这家搬过一次家，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常逛街……”桑娜有些底气不足。

李红玉第一次看到桑娜这种软弱的表情，顿觉大快，开心地又吃了一大口鱿鱼。

“我们一会逛完街一起去买吧。”周落的话让桑娜觉得胃口也好了起来，让人不易察觉地笑了笑，随即埋头吃麻辣烫。

在沙市，你想去买高档衣服可以去专卖店或者大商场，但是要想用最便宜的价格淘一些避免撞衫的服饰，则一定要去红城这个沙市大型的室内服装市场。

在红城里面逛了几个小时，李红玉和周落都淘了一堆便宜的衣服和女孩子喜欢的小东西，但是桑娜却什么也没有买，原因是她不习惯在这么低档的地方买东西。

李红玉和周落也不觉得她这想法有什么不对，因为桑娜家里条件好，她有钱买更贵更高档的衣服，自然没必要为了一两块钱在红城跟人不顾仪态地侃价。

从红城出来，李红玉终于忍不住问桑娜：“你这么大老远不自修跑出来，不会就是为了陪我们吃麻辣烫，逛红城吧？”

桑娜没有回答，问道：“你们?完了吗？可以去买小胡鸭了吧？”

周落吃惊道：“你专门来买小胡鸭的啊？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可以了，没必要陪我们逛那么久啊？”

“你不是说逛完街再去买吗？我不想打乱你们的计划。”桑娜理所当然地说道，“当然，这是因为我不想欠你们的情。”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李红玉会以为桑娜真的受了刺激，现在看来还是正常的，不禁跟周落相视而笑。

到了小胡鸭的店里，李红玉和周落都各买了一半甜的鸭腿和一半辣的鸭翅。轮到桑娜，她愣了愣，说道：“给我来……８只鸭腿和８只鸭翅，都甜辣各半。”

周落提醒道：“你买这么多哪吃的完啊，我们宿舍又没冰箱，不能放的哦。”

李红玉用极其怪异的语调问道：“你不是从来不吃辣的吗？买辣的干吗？”

桑娜这时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冷漠与桀骜，说道：“不用你们管，反正不是买给你们吃的。”

十号楼男生宿舍，后来传说中的狼窝，当时身为Ｊ大里最崭新的建筑，于２００１年９月，雄姿勃发地正式张开怀抱迎接２００１级的新生们。

２００１级的男生大都住在这里，四人一间宿舍，下面是书桌，上面是床位，有独立卫生间，连衣柜门都是滑轨式的。学校当时的这一安排，不知道让多少２００１级的女生含恨了整个大学时期。

要知道有些女生宿舍楼，甚至常年发现老鼠，半夜听到老鼠一家三口出来散步，根本是家常便饭。有的人运气好，还可以在第二天发现失足落水的老鼠溺毙在自己水桶里，四仰八叉地躺在内衣上。

而洗漱是一层楼共用一个只有六个水龙头的水房，其中一两个还时不时闹闹脾气，坏上几天。厕所的蹲位也不过五个，就在水房旁边，一墙之隔，中间开了个像洞一样的门，供大家出入。

厕所的每个蹲位都是没有门或者其他东西遮挡的，也就是说要是在夏天傍晚，大家都赶着在水房洗澡准备一会儿出去约会的时候，你碰巧拉肚子，有可能在你扭曲着表情、一泻千里的时候，另一个美女正在离你一米远处春光全泄，还哼着歌，洗得酣畅淋漓。

任你风情万种，或者豪放或者娇羞，有哪个女生希望上厕所或者洗澡时像展览似的给别人欣赏呢？更可怕的是两者一起进行的时候，偏偏两两相望。

在十号楼顶楼的某一间宿舍里，有一堆男生围坐在一台电脑前，目不转睛地看着电影，还有两个男生分别坐在另两台电脑前，连着局域网玩ＣＳ，电脑里时不时传来那富有磁性的声音“Ｆire in the hole”。

突然，门口闯进一个又黑又瘦的男生，面带痛苦地对其中一个玩游戏的男生喊道：“伍林！你丫的，老子又被你爆头了！还我命来！”说罢，往那堆看电影的男生方向一瞟，“我靠，我说你们看Ａ片也不关门，不知道我们那边还有女生在？”

有的男生转头用鄙视的目光看了闯进来的男生一眼，有的则直接骂道，“陈齐，你个垃圾滚远点，你自己看过的Ａ片比你上过的课还多。”

叫陈齐的男生于是嬉皮笑脸地说道：“那是啊，爷就没去上过几堂课。”

伍林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站起身来，明显比陈齐高半个头。

伍林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还有一点黑眼圈，很明显是经常熬夜的后果，可是这反而更加凸显出他那纤长睫毛之下略带忧郁的眼神。他是新疆人，五官俊秀，有着连女孩都羡慕的白净皮肤，就算经常通宵熬夜，他也从来不会长痘；加上他个子有一米八，十指纤细，听说儿时还曾学过钢琴，这更为他吸引异性的指数增加了几个百分点。

伍林拍着陈齐的肩膀，正欲说点打击他的话，突然寝室的电话铃声响起，陈齐便躲开伍林的手，飞快地跑去接电话。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调戏别人的女朋友，虽然他自己还没有人要，但是用语言“强奸”一下别人的老婆还是十分惬意之事。

“喂，找谁啊？喂喂喂？说话啊！”似乎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陈齐不耐烦地说道：“喂？你是男是女，是人是鬼，你倒是说句话啊？”

伍林走到陈齐的旁边，说道：“捣乱的吧，别管了，挂了就行。”

陈齐正准备挂上电话，电话那头突然有了动静，“喂，伍林在吧？让他听电话。”

陈齐把话筒递给伍林，说道：“是个女的，态度真他妈不好。”

伍林微微皱眉，接过电话，问道：“喂，你是谁啊？”

“是我，桑娜。”

大概讲了四五句话之后，伍林挂上电话，在电话机前发了几秒的呆，然后对寝室的其他人说道：“我出去一下啊，马上回来。”

看电影的一堆“神人们”依旧岿然不动，只有一起玩游戏那个男生象征性地点了点头，视线也没有离开显示器分毫。

还是陈齐问长问短：“哪个美女啊，带我出去见识一下。我保证不打扰你们，嘿嘿。”

伍林懒得理陈齐，大踏步走了出去。

灯光球场是一个跟J大一样大年纪的篮球场，位于J大足球场的隔壁，由于年久失修，好几处地面都坑坑洼洼，隐约可见破碎的砖块。

而九点过后的灯光球场，则是情侣们喜欢呆的地方，一般围着隔壁足球场外围的跑道散完步后，有人就喜欢到灯光球场旁的石凳上小憩一会。因为灯光球场地面破损，灯光也昏暗，真的喜欢打篮球的人肯定不会在这里久留，这正好为大学情侣们营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安静而暧昧。

伍林已经从十号楼下来走到了灯光球场，他穿过球场的时候，瞥见旁边石凳上有两对情侣正忘乎所以地激吻着，似乎在比赛谁亲的时间久，谁吻的花样多。伍林一边不屑地笑笑，一边还不忘频频回头观看。

“你是觉得好看，还是好笑啊？”一个人影走到伍林前面，让他差一点撞上，“呀，你吓人啊，找我啥事？”

桑娜递上一大包油乎乎的东西，说道：“喏，给你的。”

“这是啥？”伍林问道。

“小胡鸭，是去你最喜欢的那家买的，但是不知道你喜欢甜的还是辣的，我就都买了。”桑娜说着露出一个难得的笑容，扬起脸准备迎接伍林的感谢。

“你不是吧，给我买这干吗？”伍林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上次不是说很喜欢吃吗？我就想请你吃啊。”桑娜伸出的手收了回来，歪着头，依旧是理所当然地说道。

“呵呵，桑娜，我说的话你别那么较真啊！”伍林不敢直视桑娜灼热的目光，眼神游离。

“那你是说你不喜欢吃了？那我扔掉好了。”桑娜直直地朝旁边的垃圾桶走去。

伍林急忙拉住桑娜，说道：“你这人别这么极端啊！”

“那你拿去，我专门跑去北京路买的，不吃就是不给我面子！”桑娜顺势将小胡鸭塞进伍林怀里。

伍林搔搔头，也不再说什么。

“作为回报，陪我散下步吧。”桑娜边说边自顾自朝前面走去。伍林愣了一下，还是追了上去。

“伍林，上次班级活动的时候在旱冰场，你说我跟你初恋女友长得有七分相似，是不是真的？”桑娜一开口便让伍林无法招架。伍林因为长得帅，到哪里都有人追捧着，而他也不觉得跟女生胡乱调侃一下有什么。男人嘛，嘴巴花一点有什么关系？于是他自己也不记得跟多少女生说过“你跟我初恋女友长得真像啊！”这句下三滥的话，人家一般都只会当开玩笑，没想到桑娜居然这么严肃而认真地问他。他使劲回忆自己当初是不是因为喝了一点酒，而说得格外动情，以致于让桑娜信以为真。

“到底是不是啊？”桑娜停下脚步，转头看着伍林，杏眼圆睁。

“那个……呵呵，是有一点像。”伍林不敢看桑娜，只是结结巴巴地说道。

桑娜嘴角微微上扬，满意地转过身继续往前走，“虽然我不想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但是我不介意成为你的现在式。”

“啊？”这句话有点深奥和突然，令伍林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你要我再说一次么？”桑娜虽然有时候冷漠清高，但是此时却异常简单而率直。

“桑娜，你不是这么喜欢开玩笑的吧？”伍林笑得很难看。

“这一点也不好笑，我是很认真的。”见桑娜语气坚定，伍林决定快刀斩乱麻，“桑娜，我们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是不同世界的人。我的世界里只有游戏，你见我上过几堂课？而你跟我正好相反，你的世界就在课本里，在课堂上，照理说，你应该是最不齿我这种人的。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会喜欢我？除了是个玩笑，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桑娜听完，低头抿了抿嘴，然后猛地抬起头，用依旧坚定的眼神盯得伍林无所适从，“如果我的成绩比你差，那你……”桑娜话没说完，就见有个人朝他们飞奔过来。

“伍林！”这人貌似跟伍林很熟，话还没说便踮着脚勾上伍林的肩膀，“在这会美女呢？可不是我跟着来的啊，我是出来买锅贴，没想到这么巧碰到你！”他看到桑娜正盯着自己，便赶紧松开伍林，对桑娜谄媚地笑笑，主动自我介绍起来，“美女，你好！我叫陈齐，是伍林隔壁宿舍的，我跟他可是很熟啊，天冷了都挤一个床上睡觉的。”

伍林鄙视地看着陈齐，本想辩驳两句，想了想又改口说道：“陈齐，不看到你我还忘了，晚上不是说好要集体活动打泡泡堂的吗？走吧，别让大家等太久了。桑娜，我就不送你回去了，这离九号楼挺近的，我们还有事，先走了啊。谢谢你的小胡鸭。”说罢，以他的身高优势，夹着陈齐就朝十号楼走去。

陈齐一边挣扎，一边回头对桑娜直摇手，“美女，再见！”

桑娜看着伍林和陈齐走远的背影，喃喃地说道：“如果我的成绩比你差，那我们就是一个世界的吗？那你就会爱上我吗？”

第三章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２００２年是一个多事之秋。

２００２年，Ｊ大足球场外围的跑道全部翻新成了塑胶跑道；２００２年，一幢新的教学楼十二教拔地而起；２００２年有个带着鸭舌帽的老男人，用野性的声音唱着“２００２年的第一场雪”；２００２年还有个口齿不清的小男人耍着双截棍，迷倒了一大批少男少女；２００２年一种叫泡泡堂的游戏风靡整个Ｊ大；２００２年为了去大礼堂看韩日世界杯，爱国热情战胜理智的人们直接把礼堂的铁门弄坏。

Ｊ大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在中国队比赛的时候全校放假，并且提供学校每个星期放电影的大礼堂给大家看球。

在离中国的第一场比赛还有半小时的时候，礼堂外面已经聚集了大批的“热血青年”，人头攒动，气势磅礴。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小资的人选择去校外的录像厅，租一间房，买几听金龙泉，抱着女朋友，极尽惬意地观看世界杯。但这种人还是少数，而且看球这回事，人少了能有气氛么？

在这些“热血青年”里面，不乏女生，虽然大都看不太懂，但是毕竟为中国的球队，不懂也要吼两声。５０２寝室的三个女孩也在其中，而程雨飞自然是跟赵磊去校外某个录像厅了。

眼看着人越来越多，距离比赛开始的时间也越来越近，可是依旧没有人来开铁门。有些男生急了，干脆翻墙，更多的人是异常团结地拉扯着礼堂的大铁门，硬是把铁门的栏杆活生生给拽变形了。礼堂的人见众怒难犯，赶紧开了门，人潮哗地一下涌进了大礼堂。

周落跟李红玉还有桑娜，被人潮推着前进，一个个被挤得叫苦不迭，这时周落的头被人拍了一下，她扭头一看，正是微笑着的梁离。

梁离也不作声，只是顺着人潮，默默把周落拥到自己胸前的位置，一边还用手护住左右，生怕周落被别人挤到。

周落背对着梁离，微微感到他因为距离太近而吐到自己脖子里的气，有点痒痒的感觉，周落抿着嘴偷偷地笑。

李红玉对周落投来一个鄙视的眼神和肉麻的表情，桑娜则有点妒忌地自顾自朝前面挤去。

等周落一行人挤进大礼堂的时候，前排的位置已经全部占满了，只有倒数几排的位置，她们刚刚找到位置坐下，比赛就开始了。

随着国歌的前奏响起，在场所有的Ｊ大学子们都不约而同地起身，整齐而嘹亮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连不懂足球的周落都深深被大家的激情所感动，哪怕只有一瞬，这一刻恐怕所有中国人的心都紧紧连在了一起，那整齐划一的歌声，是发自每个人的心底，远比以前“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所唱的要庄严得多。

可是这场比赛并没有周落想象的精彩，梁离告诉他这算是中国队最可能进球的一场比赛了，她便跟室友们翘首以待，而最后结果是中国０比２负于哥斯达黎加。

韩日世界杯上，中国三战皆败，干干净净地被剃了光头回家，连对巴西的比赛中，那唯一一次击中门柱，后来都被证明是瞎蒙。中国的这次世界杯之旅不知道让多少有泪不轻弹的男儿掉下了伤心泪，据妃子说赵磊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我还喝着酒呢，看到他一动不动盯着屏幕。我推他说，完了，我们走呗。他还是不动，我再一看啊，他脸上都湿了，吓我一跳。”程雨飞眉飞色舞地跟寝室三个女孩描述道，“我说你傻了啊，不就是没进球么，中国队本来就这破样，你还哭起来了？他居然跟我生气，很大声说我不懂足球，不了解他的感受，这不废话么？我从来就没懂过足球，要不是陪他，我才不看呢！”

周落补充道：“所以呢？”

“所以啊，我就回来了，居然跟老娘发脾气，我倒要晾他几天看看到底是谁求谁。”程雨飞说罢往床上一躺，翻起了杂志。

“既然你回来了，咱们晚上一起去上网吧，好久没有集体活动了。”周落建议道。

“去十二教吧！”桑娜突然冒出来一句话，吓了大家一跳。

“你不自修了？”李红玉最喜欢问桑娜的就是这句话。

“今天不想修不行吗？”桑娜顶了回去。

“行行行！”李红玉瞥了她一眼，然后小声对周落说，“又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

周落噗哧一笑，大声宣布：“得了，今天５０２的集体活动就是晚饭后去十二教上网！”

在Ｊ大，什么位置都是要靠抢的，上课时睡觉最安全的位置是要靠抢的，考试时成绩最好的人周围的位置是要靠抢的，在食堂吃饭时能看到电视的位置是要靠抢的，洗澡时澡堂里的水龙头也是要靠抢的。自然，十二教机房的位置更是抢得人头破血流。

５０２一行人很早就吃了晚饭，便跑去十二教机房的门口等开门。早起的鸟儿有食吃，早去的人抢到位置的机会也更大。

不一会机房的门前便挤满了黑压压的一片人，５０２的美女们因为去的早，站在从门开始数的第三层人里，也?因为去的早，被后面风起云涌的人群挤得哭爹叫娘。

６点６０分，机房的老师准时出现，她老人家见怪不怪地打着哈欠，拎着钥匙朝机房走来，她是绝对不需要担心被挤着的，因为从最外围的人群开始，就自动而神奇地裂出一条一人宽的道，供老师走向机房的大门，而随着老师的移动，她身后的人群又再次融合在一起，并且慢慢跟随着她的脚步而往前蠕动。

门终于开了，门口刚才还平静的人群此时瞬间沸腾起来，所有人的脑海里都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冲”！

由于机房的门只开了一小扇，外围的人则不断往门里面集中，可怜那窄窄的小门一次只能允许三到四个人进去。

妃子借着身材高挑，挤开旁边的女孩，第一个英勇地冲进了机房，去给大家找连在一起的四台机子。周落跟李红玉两人一直贴在一起，顺着人流也很顺利地被挤了进去，只有倒霉的桑娜刚好被挤在后面冲上来的男生和门之间，挣脱出来的时候胳膊上已经红肿一片。

程雨飞已经抢到了倒数第二排的四台连在一起的机子，周落和李红玉随后赶到，周落坐在了程雨飞和李红玉的中间。等大家都开机了之后，桑娜才一边揉着胳膊，一边走了过来。看到三人坐的顺序，她不禁微微皱眉，径直走到程雨飞的旁边对她说："妃子，你坐旁边那个位置吧，我要跟周落坐。"

"哦。"程雨飞倒是很好说话，一边答应，一边关掉了ＱＱ。

"你胳膊没事吧，红这么大一块。"周落看到桑娜负伤的胳膊，关切地问道。

"嗯，没事。"桑娜看了一眼周落的屏幕，正在打着泡泡堂，她指了一下，说道："落落，这个……好学么？"

周落正打得激烈，头也没回地说道："嗯，很简单，上下左右控制方向，空格放泡泡，泡泡会爆炸，能把对方包住就可以了。哎呀……"

周落说着，自己便被别人包住，于是扭头看着桑娜，问道："怎么，你想学？"

"桑娜，你是不是自修修傻了啊？"李红玉接过话来，"你不是最不齿玩游戏的么？那是浪费生命啊。不然来跟我学斗地主吧，我可是高手！"桑娜不理会红玉，而是继续很认真地盯着周落的屏幕。

"呀，这不是小桑美女么？"这个恶心的声音，桑娜一听就知道是那天坏了她好事的陈齐。

陈齐这一喊，桑娜没有什么大动静，反倒是５０２另外的三个女孩齐刷刷转过头来看向了他。

陈齐没想到叫的人没什么反应，旁边三个女孩却迅速地回了头，搞得他顿时一愣。他这一愣不要紧，他在接下来的３０秒内迅速地将

三个女孩扫视了一遍，然后发现了一个完全影响了自己以后大学生活乃至人生的人，这个人就是程雨飞。

“你有什么事吗？”桑娜斜着眼睛看着他。

“我？没……没啊，来晚了，没位置了，呵呵。”陈齐说话舌头都开始打结，但是幸好不影响他那双紧盯着程雨飞的眼睛。

“你们都是生物系的吧？生物系美女原来这么多，呵呵，我叫陈齐，电信系的，跟你们系伍林关系很好，是他隔壁宿舍的。”陈齐又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但是周落正忙着打泡泡堂，桑娜正忙着盯着她的屏幕学习，李红玉正忙着斗地主，程雨飞正忙着聊ＱＱ，没有人有空去理他。

陈齐自知无趣，傻傻地干笑了两声。桑娜厌恶地扭过头，说道：“你还有事吗？你站在这儿我们也不会把位置让给你的。”

陈齐一下子被梗住，似乎也找不到什么更好的理由继续站在这里，只得灰溜溜地准备离开，但他的眼睛仍旧是滴溜溜围着程雨飞打转。

“啊，等等，”桑娜突然又叫住他，并且是离开座位，走到陈齐跟前，低声问道：“伍林来了吗？”

陈齐笑得极其猥琐，“他啊，来了啊，好像在另外一个区。要我去叫他？”

“不用，不用了。”桑娜再傻也想到，伍林肯定不会自己单独一个人来上网，必定是拉着一大帮人一起来打游戏的。

“真的不要？那我走了哦。”桑娜点了下头，转身回到了位置上。

陈齐边走边坏笑着看了看桑娜，又看了看程雨飞，心里忽然有了主意。

桑娜坚持要来十二教上网，其实是因为知道伍林喜欢来这里上网，而由于十二教的机房新，机子好，网速也快，其他三个女孩也都觉得来十二教是理所应当。

经过上次的事件，桑娜脑海里面只剩下一句话久久盘旋，挥之不去，那就是伍林所说的“我们根本是不同世界的人”，在感情上十分单纯的桑娜，此后一直在为成为伍林世界里的人而努力改变和奋斗着。

记得周落她们这级的学生入校的时候，寝室有电脑并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就连ＭＰ３都还没有流行起来，喜欢听歌的话只能用听英语的复读机。５０２寝室当时疯狂地听周杰伦的专辑，光步步高复读机就听坏了两个。

除了听歌之外，最打发时间的要属听广播了，当时在Ｊ大最流行的广播节目是荆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本土节目叫“绝对意外”。

每天下午五点，５０２寝室的女孩们就会端着饭盆围坐在收音机的旁边，等待暧昧而撩人心弦的开场白——“一个只在华灯初上时才能揭开的秘密，一份穿越时空意想不到的惊喜。”

主持人是叶蓝或者梅雪霜，都是很温婉的名字，声音也都细腻好听，只是５０２从来没人可以把这两个人的声音分辨出来过，但这?都无伤大雅，只要能听到感人的祝福和动听的歌声就足够了。

她们喜欢这个节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Ｊ大的学生喜欢去那里点歌示爱，每次听到熟悉的系名、班级和人名，大家都会雀跃起来，彷佛那是点给自己的一样，也要一起分享这浪漫。

这天，５０２的四个女孩照旧围在一起听“绝对意外”，然后就真的都给意外了一下，主持人用温柔的声音说道：“下面这首歌是一位叫土豆的朋友送出的。”程雨飞当时正大嚼着土豆烧鸡块，听到这话差点没喷出来，不过当听到主持人接下来的话后，她就真的直接喷了出来。

“这首陈晓东的《心有独钟》是送给Ｊ大生物系０１级的一位叫程雨飞的女孩，希望她天天开心，永远快乐。这位叫土豆的朋友说，他跟你有着一面之缘，他希望自己不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而是可以跟你共同拥有一段永恒。”歌声响起，５０２的另外三个女孩此时都表情古怪地看着程雨飞。

程雨飞不紧不慢擦擦嘴，很镇定地说道：“绝对不是赵磊，他干不出这么有文化的事情。”

李红玉接道：“废话，人家都说了只跟你有一面之缘，不过这样说的话，你应该也不会知道是谁了。”李红玉一边说一边疑惑地摸着下巴。

“那肯定了，走在路上经常有人看我啊，上次去网吧上网，旁边还有个人明明跟别人在视频，却把摄像头对着我，现在这个世界上奇怪的人太多了。”程雨飞倒也不谦虚，大大咧咧地细数仰慕过她的男生们。

“恐怕是你自己处处留情，现在多到自己都记不清了吧。”桑娜一边吃饭一边冷冷地说道。

“好了好了，我们妃子这么美，有人追一点也不奇怪，不过可以肯定，就是这个土豆肯定还会有下一步行动的！”周落神秘兮兮地分析道。

程雨飞已经开始想入非非，“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钱，有没有背景，不过用点歌来追我还是头一遭，有文化，我喜欢，嘿嘿嘿……”

到了晚上，５０２还有一个经常听的保留广播节目，也是荆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每晚11点半的“午夜惊魂”。

听这名字就知道是讲一些吓人的故事了，周落和程雨飞都好这一口，桑娜是听也行，不听也罢，就是周落上铺的李红玉，什么都可以听，就是千万不能听鬼故事。

以前每次放“午夜惊魂”之前，一定要给李红玉充足的时间洗澡，刷牙，然后爬上床，还要带好耳机，放上音乐，最后一声令下，“我准备好了。”收音机的“ＰＬＡＹ”键才可以按下。否则的话，要是让李红玉听到一字半句，甚至是“午夜惊魂”的开场音乐，她第二天都绝对不会饶了你。

本来下午被“绝对意外”惊吓了一阵之后，晚上是要继续受“午夜惊魂”惊吓的。等大家都洗了澡，爬上床，关了灯，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李红玉这天却迟迟没有给出信号。

“红玉，你干吗呢？我们可以开始了吧？”周落迫不及待地说道。

“落落，你们今天别听那个了吧，天天听有啥意思啊，每次就孤立我一个人，你们于心何忍啊。”李红玉委屈地说道。

“说吧，女人，你想干吗？”程雨飞直截了当。

“咱们好久没聊天了吧，聊聊天呗。”李红玉的声音极尽诱惑。

“我也同意。”一直默不作声的桑娜这次居然破天荒跟李红玉站在了一边。

“呵呵，你们是不是又有什么疑难杂症要求本姑娘治疗一下啊？”周落下床把收音机放回到了桌子上。

“落落，你好久没有给我们念诗了，今天给我们念一段吧。”李红玉央求道，其实周落念诗给大家听是以前四个女孩都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晚上熄灯后，大家都很乐意干的一件事情。

周落那时疯狂地迷席慕蓉，她很喜欢跟别人一起分享自己喜欢的诗句，而另外三个女孩，在周落有质感而抑扬顿挫的声音里，逐一陶醉。

桑娜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周落的，周落有她缺乏的东西，那就是对文字的敏感。但是后来大家各自开始忙各自的事情，程雨飞又经常不回寝室，周落念诗也就渐渐没了气氛。

“嗯，好啊，念什么呢？我的席慕蓉诗集又给别人借去了。这样吧，我背一首以前念过的，但是是我最喜欢的——《一棵开花的树》。”其他人都不作声，静静地等着周落开始。

周落稍稍酝酿了一下情绪，然后柔美的诗句从她唇齿之间有节奏地缓缓流出……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
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那是我凋零的心”

周落背完之后，寝室里一片寂静。过了一会，李红玉最先开了口：“写得真好，爱情真的有这么浪漫美好吗？”

桑娜接道：“你没有经历过当然体会不到。”

“难道你就体会到了？”李红玉不服气地顶了回去，现在寝室里单身的可不只她一个人啊。

桑娜自知理亏，闷闷地没了声响。

“桑娜，我说你那白围巾织给谁的？刚织的时候问你也不说，好像现在也没送出去吧?再不送冬天可就要过去了。”程雨飞仰面躺在床上，问着她的上铺。

本来按桑娜的性格，她什么也不说，大家也不会奇怪，而程雨飞一向是个直肠子，有时候连脑子也是直的，只要想到的，就一定会说。

“伍林。”桑娜居然十分坦白地说出了这个名字。

“看来我猜得没错。”周落平静地说道。

李红玉惊得从床上坐了起来，“伍林？不会吧？桑娜你说的是那个从来不上课，只会打游戏，前几天还听说在学校门口的网吧创下留守一周，吃喝拉撒全在网吧解决的记录的伍林吗？”

桑娜没有正面回答李红玉，却去问周落为什么会猜到？

周落分析道：“那天在十二教机房，不是有个奇怪的人跑过来说跟伍林很熟么？而且还是其他系的，以你桑娜的性格应该不可能去结交那种看起来成绩就很差的外系的人啊，所以一定是因为伍林才会让你们认识的，而且后来你居然还跑去跟他窃窃私语，这更表明了跟伍林的关系很大哦。”

桑娜没有说话，表示默认。

程雨飞则吃吃地笑：“行啊，你小妞居然喜欢那样的主儿啊。我还一直以为你会喜欢我们系那个戴蛤蟆镜老是跟你争第一的人呢。”

桑娜正被程雨飞戳到痛处，“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伍林？我成绩好就一定不能喜欢不爱学习的？这是什么逻辑？”

周落见桑娜激动起来，想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那伍林他知道么？”

桑娜犹豫了一下，说道，“嗯，但是他的反应跟你们一样。他觉得我是在开玩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桑娜说着，有点黯然。

“你喜欢他啥？不可否认他长得还不错啦，但是比他长得帅成绩又好的人也很多啊。”李红玉依旧不解。

没等桑娜开口，周落便说道：“我爱你，根本没有原因。不是因为你像我或者你刚好与我相反。不是一种心理补偿，不是你拥有什么优点，什么条件，也不是因为你怎样对我。不要问我为什么爱你，如果我能够回答，那些原因也是我在事后才想到的……”周落这话像是帮桑娜回答红玉，也像是她说给自己听的。

“哇，落落你太有才了。”李红玉崇拜地说道。

“呵呵，这是张小娴说的，可不是我说的，我还没有深刻到她那个地步。”周落解释道。

桑娜这时叹了口气，说道：“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我不要当树，我至少要当一只宠物。”

周落笑笑说：“我们都希望把最美丽的时刻留给自己最爱的人，可是至少也要那个人懂得欣赏，要是他只是‘无视地走过’，那我们用五百年换来的美丽又有什么用呢？”

“可是……”李红玉这个还没有碰到感情苦恼的孩子似乎还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没想到被程雨飞一句话就挡了回去，“睡吧睡吧，别聊了，明天早上还有课。”李红玉只得怏怏住嘴。

不知是不是周落敏感，她隐隐觉得程雨飞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丝哽咽和沮丧。

２００２年的第一场雪，来得并不比以往更晚，反而提前了一点。这个冬季Ｊ大所有的女生寝室里都流行一件事情，那就是给喜欢的人织围巾。

８０后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背井离乡，他乡求学，生活能自理已经算了不起的本事。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更不用提母亲辈所擅长的女红了，如果衣服破了能自己补补，而且还能穿出门去，就绝对可以算是一项特长。

两根针，一团线，要织成一条围巾，你要说简单，其实也确实可以简单。用最普通的平针织法，控制好宽度，一来二去，只要不打成正方形，都可以算是围巾了，就看你想给你的心上人围上一圈还是Ｎ圈。

５０２寝室里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这一“围巾行动”，除了李红玉觉得自己织了也没人送之外，另外三个人都怀着十二分的热情筹备进行着这一壮举。每次回寝室，看到床上，凳子上坐满了边织围巾，边笑得像花痴一样的室友，李红玉都会嘟囔道：“我看你们能织出个什么牛鬼蛇神来。”

不过还真是让李红玉给说对了，三个女孩织围巾的进度异常缓慢，织了又拆，拆了又织，毛线被折磨得毛都不知道掉了多少，因为女孩们不是一会发现在Ｎ年以前织的某一排漏了两针，就是发现由于织的时候拉线的松紧不一或者多针，造成围巾一会儿粗一会儿细。头两天还处处洋溢着温情和笑意的５０２，没几天之后就变成一片鬼哭狼嚎。

可怜的毛线，在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终于在三个女孩手中修成正果。

桑娜的正果是白色，而且由于她买的毛线本来就比周落和程雨飞的要粗，所以哪里掉了一针多了一针，或者松紧不一，不仔细看的话也还不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算是三人中最能拿出手的一件成品，看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果然是没错。

周落的正果是深蓝色的，长得有点别别扭扭，典型的两头细中间粗，幸亏周落还别有心思地在围巾一头的末端用白毛线做了一个”Ｌ”的形状，才增加了一点可观性。

如果说周落的围巾算还能马马虎虎看得过去，那程雨飞的正果，则实在是惨不忍睹。黑色的一块，姑且算是围巾吧，那上面千疮百孔，隔三差五的掉针，最粗的地方能比最细的地方多上五六针，看得叫人鸡皮疙瘩可以掉一地。

李红玉艰难地对程雨飞说：“姐姐，我错了，我不该用激将法让你一定要坚持完成 鬼斧神工的作品，如果上天给我一个机会重新来过，我会在你还没开始之前，直接把你的作案工具全部销毁掉。”

而程雨飞则不以为然地说：“花老娘这么多时间织这破玩意儿，他应该感动得哭才对，不就是多针少针么，心意在就成了，我一定要他围着我的爱心围巾绕着Ｊ大走十圈！”

“那赵磊真的要哭了。”周落强忍住笑地说道。随后一片爆笑声在５０２寝室里蔓延开。尽管窗户外面飘着雪，却丝毫不能影响５０２寝室里其乐融融的温暖。

第四章 我，又是谁的玫瑰花？

荆州一月的寒风很是凛冽，桑娜独自站在灯光昏暗的灯光球场，看着夜色中匆匆来去的人们。由于实在很冷，她哈气暖和了一下自己的双手，然后又将双手贴在冻僵的脸上，好让自己的表情不要那么木然。她摸了摸背着的斜挎小包，感觉到里面的柔软，不觉暗自一笑。

过了一会儿，十号楼的方向有个人影走了过来，但是桑娜一眼就看出那绝对不是伍林。

“嗨，小桑美女，等久了吧？”说话的人是陈齐，“伍林正在跟别人做游戏任务呢，没空下来，所以叫我下来看看你有什么事。”

桑娜顿时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她勉强压下怒气，对陈齐说道：“没什么事，我走了。”说罢扭头就要走。

陈齐连忙说道：“你不是说有东西要给他么？”

桑娜这时感觉到的除了愤怒还有羞辱，“他还有什么没告诉你？”

陈齐安慰桑娜道：“你也知道伍林那个人啦，大家都是兄弟，所以……所以我是知道一点点的。但是你放心，他就跟我讲了，因为我们关系最铁，不然也不会叫我下来了，你说是吧？”

桑娜不语，这跟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她犹豫着要不要把围巾给陈齐，还是下次再约个时间找伍林。

陈齐看出了她的犹豫，继续说道：“其实伍林的意思你也清楚吧，感情这个东西，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点外界因素作催化剂的。”

桑娜疑惑地看着陈齐，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说白了吧，”陈齐收起平时的嬉皮笑脸，“我可以帮你追伍林，虽然我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但是添油加醋的本领我还是有的，加上我跟伍林的关系这么好，我想聪明人是不会拒绝我的。”

桑娜冷笑，“你会这么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当然我不会白帮你，我的交换条件就是你要帮我追你们寝室的程雨飞。”陈齐又展现出一丝熟悉的坏笑。

桑娜舒了口气，“我当什么呢，但是程雨飞是有男朋友的，你也应该知道。”

“所以，我才需要你帮我啊。”陈齐认真地对桑娜说道，“就让我们为了彼此的幸福，互相利用吧！”

２００３年的情人节，是在新学期开始不久之后。Ｊ大的情侣们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此，因为有的时候情人节正值寒假，两人也只能在电话中诉衷肠，哪里能够过瘾？

每每到了情人节，不光是Ｊ大到处都蔓延着浪漫的气息，就连整个荆州都笼罩在这个西洋情人节的浓重气氛里。尤其是到了晚上，北京路随处可见手拉手的情侣，满街都是打着迎接情人节的旗号大减价特惠酬宾的店铺。

Ｊ大门口，冒出了很多无证经营的卖花小贩，５０２寝室的女孩们亦在此列。

李红玉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在情人节前两天，她拉着另外三个女孩找到沙市一家花店，批发了８０枝新鲜的玫瑰花和５枝百合，都是含苞待放，娇艳欲滴。然后她们又买了一些漂亮的包装纸和丝带，简单跟花店的老板学了一下如何包装，一行人便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回了宿舍。

接下来，便需要大家利用人脉将熟悉的人的生意抢下来，这些是稳赚的，越多越好，剩下的就只能在情人节当天去卖了。由于情人节那天卖花的人肯定多，竞争比较激烈，所以能在情人节之前就把所有的花都订出去才是正道。

桑娜和程雨飞的异性缘最好，她俩不断地发短信打电话，联系业务。李红玉和周落手比较巧，两人在一旁收拾着包装纸和修剪花朵。为了招揽生意，姑娘们想出一个特别服务——可以为订花的人免费上门送花。这个服务也着实为她们吸引了不少顾客。

不一会儿，汇报战绩，李红玉卖给她老乡３枝玫瑰１枝百合，周落卖出去１１枝玫瑰，程雨飞卖出去３０枝玫瑰１枝百合，剩下的３

６枝玫瑰和３枝百合，全部被桑娜搞定。

四个女孩喜出望外，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全部卖了出去，大家都在后悔当初花进少了，可是要是第二天再去进，花肯定又要涨价。

正当大家都笑逐颜开的时候，桑娜不易察觉地看了看笑得花枝乱颤的程雨飞，要是程雨飞知道那３６枝玫瑰和３枝百合都是某一个人买了送给她的，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呢?

桑娜觉得有点羡慕和嫉妒，因为她知道自己这个情人节也许一朵玫瑰花也收不到，就算收到了，肯定也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朵。

四个心灵手巧的姑娘们用一下午时间把所有的玫瑰花都按客人的要求包装好了其实送玫瑰花无非就是那几个数字，３枝表示“我爱你”，９枝表示“长长久久”，１１枝表示“一心一意”，如果实在为了节省，送１枝也可以代表“ＯＮＬＹ ＹＯＵ——我的心里只有你”，只是刚把女孩追到手或者正在追女孩的人不建议使用，毕竟场面上看不过去，除非你还有浪漫的烛光晚餐或者什么精彩的节目在后面压轴。

２月１３号这天，四个女孩都忙着出去送玫瑰花，有的花需要送到离九号楼比较远的寝室，虽然天气冷，但是女孩们心里都还是暖乎乎的。能够亲手完成如此浪漫的事情，看看收到花的女孩们脸上羞涩而幸福的表情，听听那个女孩寝室里其他人惊羡的大叫，连送花人都会情不自禁地陷入一片温暖之中。

周落有一束花是要求在２月１３日的零点准时送到９号楼的一间寝室。

这天晚上１１点５０分，周落就已经穿着厚厚的睡衣和可爱的兔子头棉拖鞋，抱着９朵玫瑰和１枝百合在这个女孩寝室所在楼道的拐角处等着。

１１点５９分了，周落快步走到了那个女孩的寝室门口，还有４０秒，周落敲响了寝室的门，“请开下门，我找ＸＸ同学。”预料到此时寝室里的人应该都睡下了，所以周落预多了一点点时间给她们开门。

一会门开了，一个女孩一边揉着惺忪睡眼，一边看着周落。

周落问道：“请问你是ＸＸ同学吗？”

女孩点了点头。

“这是ＸＸＸ同学送给你的花，祝你情人节快乐！”周落将花递到女孩眼前。

女孩此时睡意全无，张大嘴巴接过周落手中的那捧鲜花，周落低头看了看手表，刚好！秒针、分针、时针此时纷纷落在１２这个数字上。

女孩寝室的其他人也都纷纷爬了起来。

“哇，好漂亮，好浪漫！”

“丫头，你幸福死了！”

在众人的喧闹中，周落默默关上门退了出来，她呼了一口气，发觉原来自己脸上也一直保持着笑容。她想着，爱情真是个美好的东西。

这时周落想起刚才口袋里的手机好像震动了一下，她掏出手机看到一条未读信息，“落落，我爱你！——梁离”周落的心此刻就像被泡进了蜜里，从里到外地甜着，却一点也不腻。

２月１４号，西方情人节，原名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ｓ Ｄａｙ——圣．瓦伦丁节，这个洋人的节日已经彻头彻尾地打进了所有中国年轻情侣的生活，并被情侣们视为一年之中最神圣美好的一天。

周落一大早就被梁离叫了出去，带着满脸的甜蜜。连李红玉都被感染了，她看着周落的背影，自言自语说道：“今天的落落很美呢，爱情还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程雨飞本来也要赶着出去约会，可是桑娜把她拦了下来，“妃子，最后的这束花，别人是指定要你去送的。”

“啊？”程雨飞一边刷着眼睫毛，一边瞟了一眼那３６朵玫瑰和３枝百合，“非要我啊？那什么时候啊？我赶着出去呢。”

桑娜看了看时间，说道：“１５分钟吧，他１５分钟之后在风雨操场那等你。”

程雨飞刷完了眼睫毛，想想又问道：“我到底是把花给男的还是给女的啊？哪有叫女的自己在那里等花的？”

桑娜淡淡地说道：“男的。”

程雨飞化好妆，背好包，抱起花走下楼去。

桑娜走到窗户边，刚好可以看到程雨飞站在风雨操场边上的身影。只见她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一会一个黑黑瘦瘦的男生朝她走了过来。

“嗨，程雨飞，记得我么？”这个黑瘦的男生倒是很热情。

程雨飞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自己穿着高跟鞋以后甚至可以略微俯视的男生，摇了摇头，随即又立刻把花往前一送，说道：“喏，你的花！”

男生没有接，有点尴尬地笑笑，继续说道：“我叫陈齐，电信系的，住在伍林隔壁寝室。上次在十二教机房，咱们不是见过吗？”

程雨飞做出努力思索的样子，最后还是冲着陈齐无奈地一笑。

这一笑十分俏皮可爱，陈齐感觉心顿时一紧，血液循环瞬间加快，“那个……之前有个叫‘土豆’的人给你点过一首《心有独钟》，这你总该记得吧？”

程雨飞恍然大悟，“哦，你就是那个‘土豆’啊，我还说怎么有人取这么土的名字，呵呵！”

陈齐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我听说你很喜欢吃土豆，所以投其所好啊。”程雨飞呵呵地笑，刚想说什么，突然手机响了起来，不用说肯定是赵磊打来催她的。

程雨飞没有接，而是挂掉，她把花塞到陈齐手里，说道：“好了，我要走了，花你拿好啊，再见。”

见程雨飞转身要走，陈齐连忙说道：“等下，等下啊，程雨飞，这个花，是我送给你的。３６朵玫瑰代表浪漫，３枝百合象征纯洁，希

望你喜欢。”

这个平时大大咧咧、嘴里没句正经话的男生，此刻眼中闪动着光芒，程雨飞那一刻确实有一点感动，至少在此时，他是真诚的。

程雨飞接过花，回以一个柔媚的微笑，“谢谢。但是这个不能让我男朋友看到。”陈齐愣在原地，呆呆地看着程雨飞捧着花走进了九号楼。

桑娜站在窗边的时候，李红玉正想着今天要不要找老乡一起出去吃一顿，虽然没有情人陪伴，但是也可以借过节之名好好ＨＡＰＰＹ一下。

这时只听得门“砰”地一声被撞开，有这种力气又不怕疼的恐怕只有程雨飞。

“来来来，快过来帮忙。”程雨飞一边气喘吁吁，一边把一大捧花放到桌上。

“呀，你干吗呢？没看到买花的人么？”李红玉奇怪地问道。

“这是别人送给她的花。”桑娜帮程雨飞回答道。

程雨飞笑着说：“嗯，是啊，那个人说送给我的，看吧，还是人有魅力好啊，咱们又可以赚一笔！”程雨飞一边说，一边急匆匆拆着花上的包装纸，“你们愣着干吗呢，快点来帮忙拆啊！”

连桑?都不禁笑起来，“真有你的，别人送你的花，你转眼拆了包装，准备再卖一次啊？”

“有什么不可以？他又不知道，除非他在我们寝室安个摄像头。”程雨飞不经意地这么一说，反倒是桑娜有点不自在起来。

不一会程雨飞的手机又响了起来，她只好停下手上的活儿，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往门外跑，“我真要走了，剩下的就你们搞定了，一定要全部卖出去哦！”

桑娜和李红玉把那３６朵玫瑰和３枝百合全部小心翼翼地拆出来之后，找了个水桶灌上水，把花放了进去，然后一起把花抬到九号楼右边那条人流量很大的路上，准备像其他学生一样开始园卖花。

李红玉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不一会就从另外几家卖花的同学那里问到了情人节这天大家卖花的统一价。

她美美地对桑娜说："咱们比她们少１块来卖，也可以赚不少了，而且这还是已经卖过一次的花，可以说是卖多少钱就稳赚多少钱了。"

桑娜开始还很不好意思招揽生意，李红玉倒是十分大方，"唉，同学，给你旁边这位美女买朵花呗，看这花开得多好，而且比别人卖的都便宜呢，要是你买三朵以上我还可以再给你便宜点！"

她见桑娜别别扭扭站在一旁不作声，便说道："你害什么臊啊，我们这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劳动最光荣，你懂不？"

到了快吃晚饭的时间，桶里只剩下一枝长得不怎么好看被别人挑剩下的玫瑰，刚好李红玉的老乡来叫她去吃饭，她想叫桑娜一起去，桑娜摇摇头，说累不想去了，李红玉只好一个人跟老乡走了。

桑娜拎起水桶准备回寝室，这时有人叫住了她。

"小桑美女！"陈齐屁颠颠跑到桑娜的旁边，"哟，卖花呢？生意不错嘛，只剩一枝了。"

陈齐说着伸手就要去拿，桑娜把水桶换到另一只手，斜着眼看他，心理暗笑，陈齐恐怕还不知道这桶里的玫瑰花都是他自己亲手送给程雨飞的那些吧。

陈齐摸摸后脑勺，傻笑了两声，"你干吗？不卖给我啊？咱俩这么熟了。"陈齐正说着，扭头朝身后的方向看了看，桑娜顺着陈齐的目光看了过去，顿时呆在了原地。

伍林，那个真的是伍林吗？略长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凌乱，几缕垂下的发丝更为那双忧郁的眼睛增添几分神秘，皮肤依旧白净，只是下巴上有些青色的胡茬。

是的，那就是伍林，那就是桑娜朝思暮想的伍林，他脖子上戴的是什么？白色的围巾？没错，桑娜无论如何也不会认错，那是她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熬红了双眼才织成的围巾。而此刻，这条围巾正围在她心爱的那个男人脖子上。

伍林看到桑娜，愣了一下，然后还是走了过来，陈齐对着已经呆住的桑娜挤眉弄眼，“唉，多好看的围巾啊，真是衬伍林，白色又好搭配衣服，是吧，伍林？”

伍林此时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早上陈齐是好说歹说，死拖硬拽非要他围上这条围巾，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怎么会这么巧居然在这种情况下碰到桑娜。

“还有一朵花了，不如卖给我吧。”陈齐从桶里捞起那最后一枝不好看的玫瑰花，“哎呀，伍林，我发现我没带钱，你借点钱给我！”陈齐充分发扬厚颜无耻的精神，面不改色地对伍林说道。

伍林鄙视地看着陈齐，“你丫什么时候记得带钱过？每次都是这套，恶心不恶心？”伍林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还是从钱包里掏出钱来。

陈齐一把抢过伍林的钱，递给桑娜的时候，同时把那枝玫瑰花一起递了过去。“小桑美女，这朵花就送给你了，虽然是最后一枝了，但是心意在就好了，你不要嫌弃啊。”

桑娜接过花和钱，有点感激地看了看陈齐。

陈齐这时转身对伍林说道：“瞧你小子把我说得这么不堪，这样好了，这次的钱当我没借，就算是以你的名义买了这朵花送给小桑美女的，怎么样？我够意思，没占你半点便宜吧？”

伍林这才真是被说得哑口无言，桑娜倒是好奇地看着伍林，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伍林已经被陈齐气得五脏六腑都疼，只能对桑娜挤出一个自己都不忍心看的微笑，说了句“情人节快乐！”然后拎着陈齐扭头就走。

陈齐依旧是一边挣扎，一边对桑娜挥手告别，同时还在伍林没发现的情况下比划了一个“V”的手势，这个手势的意义恐怕只有桑娜知道。

怎么会嫌弃呢？怎么能嫌弃呢？桑娜站在原地，拿着那枝不怎么好看的玫瑰花，看着伍林逐渐模糊的背影，只觉得周围的世界都亮了起来，这个世界里只有她和伍林。她幻想自己是一个骄傲的公主，独

自旋转舞蹈，空灵歌唱，这时她的王子伍林拿着玫瑰向自己翩翩走来，于是她醉了，醉在这迷人心魄的玫瑰香里。

第五章 多愿此刻，我穿着白色的婚纱

“妃子事件”过去半年了，她说自己已经好了伤疤，忘了疼，她可以恋，但是不会再爱，她可以继续当后宫嫔妃，但是男人也别想以为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真命天子。

周落则说，哪个男人不幻想自己可以拥有佳丽三千，但是一旦遇到命中的皇后，便会收拾性情，专一不二。

这就是周落当时著名的“时机论”——男人之所以花心，是因为还没有遇到值得他专一的女人。此后，周落辗转流离了多年，最终证实了这是一句多么无知的傻话！

妃子当年在蓝树林的烂醉，当时在５０２另外三个对感情涉入未深的女孩来看，不过是在一次感情受挫之后的气话，年轻的她们有谁会真的因为这些话就放弃对爱情压抑许久的渴望呢？也只是在经历了必须经历的之后，她们才发现，原来程雨飞是最早一个超脱于外的人。

“落落，你还在寝室呢？我都吃完饭回来了！”李红玉从外面回来，看到还在慢慢梳着头的周落，一脸诧异。

“嗯，马上就好了。电影还有一会儿才开始呢。”周落慢条斯理地说道。

“你家梁离真可怜啊，在楼下等得脖子都长了。”红玉为周落的男朋友打抱不平起来。

“呵呵，我这不下去了吗？等你以后有男朋友，说不定比我更磨蹭！”周落说着便快步走了出去。

其实女生九号楼下等女朋友的男生们，也可以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九号楼对面就是风雨操场，分为羽毛球场和篮球场，一般晚饭过后那里都很热闹，很多人都去打球。这也是因为在周落她们大二的这年，风雨操场全面翻修过了，全部铺成塑胶场地，踩上去很有弹性，打起球来十分舒服。

站在九号楼前面等女朋友的男生们，有的等得无聊了就去看看别人打球，有的干脆拉过旁边一个也是等女朋友的男生胡侃，毕竟是同道中人，也有不少话聊，比如你哪个系的啊，你女朋友哪个系的啊，你平均每次要等多久啊，你等的时候无聊了都干些什么打发时间啊？如此云云。

当然也有一些性格比较孤僻又不爱看球的，便雕塑一般，仰着脖子，盯着九号楼的某个房间一动不动，等情绪酝酿够了，便响彻云霄地大喊某女生的名字，直到那女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冲下来为止。

周落和梁离是大一下学期的情人节前一天才在一起的，免不了步入俗套的是，两人是在网络上相识的。

周落家在她高一时买的电脑，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联想品牌机，还附送一个软件包，里面的大富翁和仙剑奇侠传之九八柔情版陪伴周落走过了整个高中，也算是对她电脑游戏的启蒙。

周落家高二的时候开通了拨号上网，随后ＯＩＣＱ走进那时年轻人的生活。当时的周落觉得能用一个小小的窗口跟全国各地的人聊天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

但是认识梁离是在一个公共聊天室里，当时两人都很傻地拿自己的星座当ＩＤ，摩羯的梁离主动搭讪了天平的周落，虽然这两个星座注定有缘无分，但是两颗年轻的心还是不自觉地靠在了一起。

“等了很久吗？”周落微笑着问道，虽然两人已经在一起几个月了，但是由于周落是慢热型的人，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非常多，而周落每次看到梁离的时候还是无法控制激动的心跳。

“呵呵，没有，刚来一会儿。”梁离拎着一大包零食，满脸是汗地说道。

周落笑笑，两人便一起朝电影院走去。

周落身形娇小，五官清秀，而梁离身材高大，轮廓俊朗，周落的头顶刚好在梁离的耳际，梁离很顺手可以搂着周落的肩膀。李红玉后来常跟周落说，你们的背影很和谐，给人幸福的感觉。

梁离在高中是有女朋友的，因为恋情的无疾而终，他放弃了跟前女友曾经共同为之奋斗的大学，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Ｊ大。周落是知道这一切的，因为高中的时候两人还是网络上无话不说的好友，梁离的感性，是令周落痴迷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感性，梁离的生活离不开初恋女友的阴影，他在大一曾经交过一个跟他初恋女友气质外貌相似的女朋友，只是时间短暂便发现诸多不合，于是不了了之。

梁离追女孩其实是不用费太多精力的，虽然周落从来没有夸过他帅，但是那阳光般的笑容和好看的侧脸，总是让周落欲罢不能。

但是这也并不是周落跟梁离在一起的最终原因，周落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她虽然没有程雨飞那般高挑美丽，但是气质尤佳，能写会画，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当然她一般不会“动”，要“动”也只会在熟悉的人面前“动”。

曾经有人追周落从初中追到高中，曾经有人在大一第二堂课就找周落要照片，曾经有人一天打三个电话给周落……周落始终都无动于衷。

李红玉曾经说：“落落啊，你跟桑娜就像两个极端，你的热情永远只散发在女人身上，上次妃子那么大的事情你都不乱阵脚，你不是对待任何事情都这么冷静吧？”

“不是的，”周落笑笑，“除了梁离。”

而程雨飞则总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语重心长地教育周落说，有前科的男人不是好男人，为什么交过几个女朋友都分手？充分说明这个人有问题。落落你用那么残酷的方法辜负了那么多青春少男的深情厚意，我看你以后肯定要遭报应。

周落不语，她只是知道，如果梁离是他的报应，她愿意承受。

周落永远记得２００２年情人节的前一个晚上，站在风雨操场上跟她表白的梁离，脸上那紧张得不知所措的表情。

他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紧张得不敢正视周落的眼睛。其实只是最平凡最没创意的一句表白，其实周落的心当时也是狂跳不已，

似乎要蹦出胸膛，但是就是这简单的四个字，让周落从此义无反顾。

怎样强烈的情感与怎样胆怯的理智之间相冲击，才可以展现出如此纯净而紧张的表情？那是不可欺骗的。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妃子怎么会把它描绘成毒蛇？之前的感情经历能算什么，那只是教他要更懂得珍惜所有。

周落的“时机论”在梁离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偏执地认为，自己就是梁离值得珍惜的唯一。在还相信爱情的年龄里，她对自己说，他爱我，绝对超过他之前的那些女朋友。

周落的生日是１０月５号，正值国庆假期，前两年不是提前过就是推后过，因为大部分朋友这个时候都在家里休假，人少了没有气氛。大三一开学，梁离便对周落承诺，十一假期的主要任务就是陪周落过生日，听得周落心里喜滋滋的。

梁离的家在离荆州不远的一个城市，父亲是该市一个知名上市公司的老总，母亲是该市政府要员，家中虽不能说是家财万贯，但是在当地也绝对算是有钱有背景。

梁离是家中独子，自幼自是百般宠爱娇惯。Ｊ大当时学生的人均生活费一般只有４００到５００，可是梁离每个月则至少是８００到１０００。

梁离也是大学里他们那一届最早用上手机的几个人之一，追到周落以后，他几次想给周落买个手机，周落都拒绝了，直到大二下学期，周落自己买了一个手机，他才作罢。

从梁离跟周落在一起的第一个情人节开始，梁离也陆陆续续送了周落不少礼物，最贵的是一瓶法国香水，３００多块钱，那是在周落１９岁生日的时候，开始周落也是埋怨了梁离很久，一是没必要用别人一个月生活费去买这么贵的一丁点香水，二是自己从来不擦香水。

埋怨归埋怨，毕竟这是梁离的一片心，周落还是喜在心里。

周落最喜欢的一件礼物是在他们一起过的第一个情人节，也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第二天，梁离送她的一个小小的流氓兔，毛茸茸的，

眯着眼睛，穿着黄色的小马甲。

梁离送这个给周落是因为周落的ＱＱ头像就是兔子，梁离说那个流氓兔很像周落，周落捂着嘴笑，说，我至少还会穿条裤子。

周落觉得这个流氓兔是他们爱情的见证物，虽然周落其实从小并不喜欢玩偶，但还是非常珍爱这只流氓兔子，以致于到后来周落最喜欢讲的压轴笑话，就是流氓兔跟熊的故事。

２００３的十一黄金周，李红玉在学校做勤工助学，程雨飞跟赵磊由于刚开学花钱花的太潇洒，以致于没有钱在假期到处旅游，只能在学校窝着，桑娜家本来就是沙市的，她也不喜欢乱跑，周落则在１０月４号，自己生日的前一天晚上赶回学校。

而梁离，为了周落的生日，只在家呆了两天就跑回来学校，跟家里说是要跟同学一起上哪里哪里玩，顺便还找疼他的母亲要了一些银子。

１０月５日一早，周落被自己的腹痛弄醒，她暗叫糟糕，自己只顾高兴了，没想到这几天正是经期。更糟糕的是周落每个月的这个时候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所以每次梁离在这几天找她，她总是会敷衍着不出去。可是怎么会刚好是今天呢?

周落正捂着肚子在床上翻来覆去，这时手机响了一声，梁离短信来了，“起床了没啊，懒虫？”周落擦擦额头上的汗，回了梁离的短信，然后又躺了一阵，等疼痛稍稍减轻了，才起来洗漱打扮。

忍着吧，老天保佑不要太折磨我啊！周落默默祈祷着。

等周落到了楼下，看到梁离正靠在一辆自行车上，阳光撒在他的头发上，把头发染成好看的栗色。他正在看别处，周落从这个角度看去，刚好看到他侧脸的弧度，眼睛深邃，鼻梁高挺，嘴唇单薄，脖子上一条蓝绳，看不清下面挂的是什么，但是周落很清楚，那正是她买的装有米粒的小瓶子，米粒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周落”，而周落脖子上的这条红绳，下面挂着的小瓶子里则装着刻有“梁离”名字的米粒。

周落摸摸自己脖上的小瓶子，看着阳光下的梁离，不觉微笑起来。

“终于出来了？蜗牛都比你快！”梁离笑着说道，右脸显出一个小小的酒窝。

“女生自然是慢的，你不想等就走好了啊！”周落假装生气。

梁离一把搂过周落，拍拍自行车的后座，说道，“上来吧，今天您过生日，您最大，我怎么敢走呢？”

周落忍住笑意，跳上了车。

“哎哟，妈呀，你该减减肥了啊。”在周落的一顿粉拳之下，梁离笑嘻嘻地蹬起车，朝校外驰去。

在Ｊ大的旁边有一条护城河，名字很美，叫“九龙渊”。

在九龙渊的中间，立着屈原的雕像，虽然大家都说屈原是秭归人，但是?州仍与屈原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这九龙渊也算是荆州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为了纪念伟大诗人屈原的龙舟竞渡，据说２００１年５月，荆州举办了国际龙舟节，有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３１支代表队参加比赛，活动期间还产生了两个获得吉尼斯纪录授证的“中国之最”——全长达６９米、可容纳１６０多名划手的中国第一龙舟“荆州号”和高１２米６８、宽１１米１的“中国宫灯王”。

可惜周落她们入学的时候是在２００１年９月，与荆州最辉煌的一刻擦肩而过。现在中国的第一龙舟憋屈地躺在九龙渊里，早已面目全非。

虽然九龙渊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辉煌，但是仍旧掩盖不了它的美丽，没有了喧嚣，多的是一份宁静。１０月的九龙渊，波光粼粼，微风拂面，一泓碧水旁是青绿的草坪，几棵垂柳，充满了诗情画意。

因为九龙渊公园就在Ｊ大旁边，很多学生都喜欢来这里散心，还有人直接背着书包，来这里自修，当然出现在九龙渊公园频率最高的

肯定是一对对亲昵的情侣。

梁离骑车带着周落来到九龙渊公园的门口，停下休息，转头对周落说："你不是最想我骑车带你出去玩吗？那我们就先从九龙渊开始。"

周落看到梁离鼻梁上细密的汗珠，伸手帮他擦掉，不好意思地问："我……真的很重吗？"

梁离哈哈大笑，他捏了一下周落的鼻子，说道："不重不重，这才多远的距离啊，我还要带你到长江边上去玩呢！"

周落低头正想笑，梁离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先说好，要是车压坏了，你可得赔给我啊！"于是他又受了周落的一顿拳打脚踢，被打得脸上喜笑颜开地继续蹬着车，沿着九龙渊水边的栏杆前进。

这天的天气格外好，阳光明媚，却不觉得晒，阳光打在周落的睫毛上，在脸颊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周落看看太阳，明晃耀眼，又看看埋头骑车的梁离，只觉得一切变得不真实起来。

要是这是一场婚礼该有多好，新郎骑车带着身着白纱的新娘，新娘一手搂住新郎的腰，一手拿着白色的捧花，自行车行驶在碧水青山之间，花红柳绿，莺歌燕舞，仿佛道路没有尽头，周围也没有其他人，只有新郎和新娘，只有梁离和周落。

没错，这就是周落心中的完美婚礼。

周落把脸贴在梁离背上，感觉他的T恤已经有点微湿，但是她此刻没什么力气说话，阵痛传来，她一手捂住小腹，一手略略用劲抓着梁离。

"落落，怎么了？"梁离感到了异样，扭头却没办法看到周落的脸，他减慢了车速，想停下来。

周落忙说："没事，你继续骑，我有点累，靠你一下。"

"我骑车没喊累，你坐车还喊累啊，呵呵。"梁离又恢复了车速。

周落挤出一个微笑，尽管梁离看不到。

逛完九龙渊，梁离带周落到了一家看上去档次不低的西餐厅。

下车以后，周落站在原地不动，皱着眉问梁离：“干吗啊，在这里吃午饭？”

“是啊，新开不久的，我好不容易打听到的，就带你来了！还不错吧？”梁离兴奋地对周落说着，锁好了车就拉着周落往里面走。

周落暗暗使劲往回拽，说道：“肯定很贵，随便吃点就行了吧。”

“那怎么行，我位置都订好了！”梁离借着个子大，手臂长，一把搂过周落就往里面推。

服务生把两人带到一个靠窗的位置，态度谦和地问梁离之前预定的牛排要几成熟，梁离说两份都要七成的，服务生帮两人倒上柠檬水之后毕恭毕敬地离开。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吃熟一点的，所以我们都要七成的了，我觉得七成熟最好吃。”梁离笑着对周落说道。

周落不说话点点头，其实这是她第一次吃牛排，要是服务生问自己，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梁离看出周落有点不自在，想找点话题，“觉得这里环境怎么样？不错吧，我可是专门来考察过的哦。”

周落不否认这里确实很不错，空气中有一种清幽的香气，环境十分优雅，还有人弹奏钢琴，灯芯绒的暗红色桌布，配上古铜的烛台，房顶悬挂巨大的欧式吊灯，连餐具都透着复古的色彩。

周落发现原来自己骨子里其实也是很小资的，她真的很喜欢这里。

不一会，服务生就上完了所有的餐点，梁离举起手中的红酒，对周落说道，“落落，生日快乐。”

周落看着那一大杯红酒，倒吸了一口凉气，她不知道要是真喝这么多酒下肚，自己还能不能竖着出去。

梁离看周落盯着酒不动，拿自己的杯子碰了一下周落的杯子，清脆的声响让周落回过神来看着他，“怎么了？你不喜欢喝红酒呀？我以为女生都喜欢喝这个的。”梁离有点沮丧。

周落笑了一下，说道：“不是，只是我不能喝太多，我就喝一点啊！”周落举起酒跟梁离碰了杯，然后抿了一小口，红酒略酸的味道让周落不禁微微皱眉。

“落落，”梁离突然叫她。

她抬头看到表情严肃起来的梁离，吓了一跳，“怎么了？”

“做我女朋友好不好？”梁离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但是眼神中依旧透出认真。

“你说什么傻话呢？”周落不理他。

“做我女朋友好不好？好不好嘛，你再回答我一次啊。”梁离居然像个孩子般撒起娇来。

周落笑着不看梁离，看着窗外。

看到周落不理自己，梁离干脆站起身来走到周落身旁。

周落见梁离居然走了过来，便用手推开他，笑着说：“别闹了啊，快坐下吃饭。”

梁离还是固执地走到周落旁边，俯下身，双手伸到周落的颈前，周落顿时觉得脖子上一凉，伸手一摸，是一个吊坠。

梁离帮周落戴好项链后，迅速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然后用极温柔的声音在周落耳边轻轻说道：“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周落的心顿时紧了一下，她觉得似乎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梁离这句霸道的话，深深地嵌进了周落的心里。

１０月５号这天的夕阳，把梁离骑车带着周落的身影拉得老长，两人刚从长江边上回来，看了渡江的轮船，听了轰鸣的汽笛。

周落此时紧紧搂住梁离的腰，软软地靠在他的背上，本来就苍白的脸颊此刻更是没有一点血色。

梁离也是运动了一天，骑车的劲头明显比早上小了很多。

“落落，你还是考虑一下我说的减肥计划啊，你看我都快不行了，两条腿都不像是我的了。”梁离见周落半天不吭声，想说点什么逗逗

她，可是周落依旧不语，梁离便继续说道：“你怎么了？累了吧，再忍一下啊，马上就到蓝树林了，我已经叫红玉她们先去点菜了。”

周落紧咬嘴唇，费尽力气，终于挤出一个像呻吟一般的“嗯”。

到了蓝树林的包间，周落的样子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我的妈呀！”李红玉赶紧上前扶住周落，“你怎么了，落落，脸白得跟纸一样，嘴唇都乌了，这手怎么这么凉啊？”

程雨飞看着在旁边有点不知所措的梁离，问道：“你们这出去一天干吗了？怎么把她搞成这个样子？”

梁离和李红玉把周落扶着坐下，答道：“我早上带她去九龙渊了，中午去吃了顿西餐，下午去了长江边，然后就过来了啊，落落是不是累着了？”梁离心疼地看着周落，帮她捋开被汗粘在脸上的发丝。

周落有气无力地说道：“不怪他，我中午贪心多喝了两口红酒，可能……”又是一阵剧痛传来，周落紧皱着眉头，按住小腹，这次把眼泪给疼了出来。

“你怎么了，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梁离手忙脚乱起来。

“你是真傻还是装蠢啊？你不知道她来那个不能喝酒的吗？还带她去长江边上吹风，你想要了她的命啊？”程雨飞气得对梁离大叫。

“那个？哦……”周落虽然从来没有正面跟梁离谈过这个事情，但是梁离做为一个正常的２０岁男人，这点常识还是有的。“我说你今天干什么老找厕所呢，你怎么不跟我说啊。”梁离把周落的头扶到自己肩膀上靠着，想让她舒服一点。

“什么都要女人说，你们男人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在一起时间也不算短啊，怎么连这几天的时间你都记不住？”程雨飞像个机关枪，一说起来没完没了，一旁的赵磊听着偷偷笑了笑。

一直没说话的桑娜这时开了腔，“都别说了，疼成这样，送去医院吧。”

梁离看了看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来的周落，抬头对大家说道：“我背她去医院，今天对不住大家，你们先吃吧，算在我帐上，我跟蓝树

林的老板很熟，我一会去说一声就行。对不住大家了，搞成这样。”说完准备背起周落就往外走。

“我跟你一起去。”李红玉拿起自己的包。

“吃什么吃啊，主角都到医院去了，反正我们还没点菜呢，走吧，一起去医院。”程雨飞也起身，赵磊帮她拿着包。桑娜没有说话，背起包就跟李红玉一起出了包间。

此时的周落，就觉得眼前是白晃晃的一片，耳朵里嗡嗡作响。她只感觉很吵，然后似乎有很多人在周围，自己在哪？她没力气睁眼，于是用力吸了一口气，嗯，这是梁离喜欢用的香皂混合着薄荷的味道，我在他背上，我希望他一直这么走下去。

周落的２０岁生日最后是在校医院的病床上打着点滴度过的，输了液之后，疼痛减缓，周落躺在床上睡着了一会，醒来发现梁离趴在床沿上，握着她的手也睡着了。

周落轻轻地将手抽了出来，摸了摸梁离柔软的头发，露出一个暖暖的微笑。她又伸手去摸自己颈上的项链，将吊坠拉起来仔细地看，那是一个闪电的形状，只是线条要更柔和一点，中间镶嵌着一颗海蓝色的小钻石，在医院病房的灯光下折射出好看的光芒。

周落看了看睡得像孩子般香甜的梁离，在心里想着，今天我满２０岁了，今天我过得很充实，谢谢你，梁离，如果可以，你能以后都陪着我过生日吗？

第六章 This is my perfect moment with you

只要你还需要用“学生”二字来说明自己的身份，那表示，你一定还被考试缠身。

大三上学期的期末考试终于还是在一片鬼哭狼嚎中大踏步地向大家走来，不管你平时兢兢业业，刻苦学习，还是说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只要你不想因为挂科而掏银子，在考试前一个星期是要老老实实地抱一下佛脚。

而且有人是真的去抱佛脚，据梁离说，荆州古城老南门的关帝庙里的关公爷是很灵的，他大一大二从来没有好好学习却只挂了两门，都是多亏了关公爷的鸿福。为此，周落没有少鄙视梁离，有空走歪门邪道，不如跟她一起好好看下书来得实在。

对于考试，如果说梁离还有点怕死的精神，那伍林真可谓是视死如归。考了能不能过暂且不说，对于伍林来讲，恐怕是去不去考，他都要在网吧挣扎半天——明知道自己过不了，去干吗呢？

考大学英语这天，伍林还在网吧里没命地做任务，直到陈齐跑来揪他去考试，“你丫还坐这里，今天考英语你知道不？”

伍林头也不抬地说道：“你第一天认识老子，我去了也过不了，去干吗？”

陈齐于是干脆直接按下主机的开关，伍林的眼前顿时一黑，“操你妈，老子的一身极品装备刚买的，要是给老子弄掉了，老子饶不了你！”

伍林说着又去按开机。陈齐抓住伍林的手，说道：“桑娜跟我说你这次再不去考试，可能就要留级了，你自己数数你挂了多少科，或者你数数你过了多少科？重修都没什么，留级可是很麻烦的事情，你丫自己想清楚！”陈齐说完使劲地丢开了伍林的手。

伍林却也没有继续刚才的动作，颓然说道：“那我去考就能过了吗？不是一样的结果。”

陈齐叹了口气，“桑娜说，她在她旁边给你留了位置。”

大学英语这科学分还算比较高，各个系都是自己系内老师监考，而生物系考试的时候也不会专门编排位置，只要大家坐的时候前后左右是安全距离就ＯＫ，所以算是比较容易钻空子拿学分的考试。

考试即将开始，大家都陆续进入考场。桑娜跟寝室的另几个女孩打好招呼，一起去抢靠墙的位置，然后她们把桑娜的前后左都占领，留下一个右边靠墙的位置给伍林。

就连李红玉都对桑娜的疯狂产生了敬佩之意，无限敬仰地说道：“桑娜，你真是拼了命！”

眼看还有２０分钟就要开始考试，桑娜一直忐忑不安，她不知道陈齐有没有办法说服伍林来考试，直到看到一脸疲惫的伍林出现在教室门口，她才长舒了一口气。

伍林环视了教室一周，然后径直走向桑娜的方向。桑娜看着走向自己的伍林，不觉心跳加快，血液沸腾。直到伍林走到她的身边停住，她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麻烦，让我进去。”伍林很有礼貌地说道。桑娜这才急忙起身，让伍林进到里面的座位。５０２的另三个女孩看到窘得不行的桑娜，都纷纷捂嘴暗笑。

桑娜的成绩很好，英语尤其好，是系里最早过六级的几个人之一。她很快地做完了所有的题目，并把答案全部抄到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上。

桑娜紧张地握着写满答案的纸条，伺机扔到伍林那里，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两个老师都格外认真地一前一后来回走动，时不时还俯身去翻翻别人的卷子。

要平时这丝毫影响不了桑娜，可是这次桑娜却被两个老师折磨得心烦气躁。不一会她捏纸条的手，就已经汗湿一片。眼看离考试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伍林的卷子仍旧空白一片。看着他那似乎已经放弃

的眼神，桑娜咬了咬牙，趁其中一个老师低头喝茶的间隙，把纸条用力朝伍林扔了过去。

“你们在干什么？”一个严厉的声音从桑娜身后传来，桑娜只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一片空白。

两个老师分别从教室的前面和后面走向桑娜，教室里此时静悄悄的，所有人都看向他们这里。

不过这倒间接帮助了其他人，正当两个老师的注意力被桑娜吸引的时候，有点反应能力的人马上开始前后左右顾盼，翻书的翻书，丢纸条的丢纸条，忙得热火朝天。

一个老师见教室里气氛不对，震天怒吼道：“都给我安静点，非要把巡考招来是吧？”巡考是学校安排的，在各个教室之间巡视的类似公证员一样的老师，要是被巡考抓到，小事也一定会变大事，系主任都救不了。

大家听到监考老师的警告，这才稍微有所收敛。

桑娜的脸火烧烧的，嗓子里像是卡了什么东西，想咳又咳不出来。

发现桑娜丢纸条的那个老师对伍林说道：“交出来。”

伍林顺从地把纸条交到老师手上。老师展开一瞧，极度轻蔑地对伍林笑笑，说道：“我说你怎么破天荒来考试呢，原来一开始就打算来作弊的，自己作弊也就算了，还把桑娜这么好的学生拖下水，我看你真是无可救药，你就等着被处分吧。”

伍林不语，酷 地收拾好东西，准备起身闪人。

另一个老师痛心疾首地对桑娜说道：“桑娜啊，你怎么会去干协同作弊这种事情？是不是有人威胁你了，你跟老师说，老师给你作主！”

一直在忍耐的桑娜，此刻再也无法控制，她倏地站起身，眼睛里像能喷出火焰，“老师，是我要给他抄的，不关他的事！”

此时，空气仿佛骤然停顿了几秒，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桑娜的身上。此刻的桑娜就像要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大义凛然。

已经站起身准备走人的伍林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想不到桑娜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啊，平时看起来那么高傲，可是对男生还真的不坏，特别是对自己，已经好到自己无法承受，无颜面对。难道她不知道作弊是要受处分的吗？她的成绩那么好，今年不是准备申请学校奖学金的吗？伍林真的傻了，自己何德何能居然可以承受这个女孩如此沉重的爱？

两个老师先是被桑娜的举动吓得一愣，随后两人迅速地窃窃私语了几句，其中一个老师便按了按桑娜的肩膀，示意她坐下，小声说道："考完到系办公室来一下。"然后又对伍林喊了一声，"你给我坐回去，考完再找你算帐。"

其实老师不说，伍林也已经不打算离开。他坐回位置上，一直盯着桑娜。

桑娜说完那句话后，自己都暗自佩服自己的勇气，要是以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连作弊都干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想到这，桑娜自嘲地笑了笑。

交卷子了，５０２的另三个女孩纷纷走到桑娜的身旁，安慰了她几句。桑娜倔强地笑笑，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直到教室里除了监考老师外，只剩下桑娜和伍林两个人，他们俩才起身交了卷子，并尾随老师一同出了教室。

桑娜和伍林一前一后地走着，从桑娜说了那句话之后，她就一眼没看向伍林。伍林讪讪地跟在桑娜后面，始终保持五步的距离同速前进。

进了系楼，老师让桑娜先进系办公室，叫伍林在外面等着，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桑娜才从系办公室出来。

她径直走到伍林身边，还是没有看他的眼睛，只是望着别处，淡淡地说道，"一会儿你态度好一点，记住只要坚持说'你不想留级'，别的什么都不要说。"

伍林条件反射地问了一句“为什么？”，桑娜眼睛飘过一丝异动，她垂下眼帘，有点无奈地说：“如果你信我，就这么说。”说完，便大步朝楼外走去。

桑娜疲惫地回到寝室，另外三个女孩马上围了过来。

“应该没什么事吧，老师怎么说？”周落语气尽量平和，生怕刺激桑娜。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若只是作弊被抓，凭系里老师对桑娜的器重，她应该可以脱身，关键是桑娜气势汹汹的那句话，让老师想包庇都不知如何下手。

“嗯，没什么，记了个过，学校奖学金没了。”桑娜淡淡地说道。

“记过？”李红玉大声嚷起来，“这还叫没什么？你都记过了，伍林不得留校查看啊？”

桑娜似乎身体颤抖了一下，但随即平静下来，一边放下包，一边说道：“他……应该没事吧。”

“他为什么没事？他应该比你的事大啊！”李红玉继续追问。

“桑娜，你真伟大。”周落这时笑笑地看着桑娜。

程雨飞拍了拍桑娜的肩膀，“真有你的，姐姐真要对你另眼相看了！”

只有李红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们说什么呢？伟大？”她转了一圈，突然拍着脑袋大叫，“桑娜，你做了替死鬼啊？”

桑娜正想说什么，寝室的电话响了起来，桑娜离的近，顺手接了起来，她在说了一句“我是。”之后又说了一句“好”，然后小脸红扑扑地重新背上包，冲出了寝室。

“谁找啊，跑这么急？”李红玉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伸着脑袋往外看。

这时程雨飞也接到一个短信，抿嘴一笑，背起包便要出门。

“怎么你家赵磊现在为了省钱都不打电话，改发短信了？”周落开玩笑地说道。程雨飞呵呵地笑笑，也不回答，在镜子前面照了照，然

后也大步出了寝室。

依旧是灯光球场，角落破损的地面依旧瓦砾翻出，无人修理，有几个学生在打球，篮球撞击地面，发出有力的“砰砰”声，回响在整个灯光球场。

桑娜背着包从九号楼冲到灯光球场，然后减缓了速度，平稳了一下呼吸。这是伍林第一次主动给她打电话，第一次，她怎么能不激动？但是不能表现得太明显，她要控制，控制。桑娜一边深呼吸，一边搜寻伍林的身影。

一个身影从球场旁边的石凳上站了起来，他踩熄了没有抽完的半根烟，朝着桑娜的方向，招了招手。

桑娜发现有人招手，正是伍林。她不觉加快了脚步，心跳也加速起来。

“吃饭了吗？”伍林问道。

“我们不都刚从系办公室出来么？才隔了多长时间？”桑娜小脸红扑扑地望向伍林。

“那就是没吃了，一起吃吧。”伍林这次一点也没有避开桑娜的目光，而且还附送了一个若有似无的微笑。

桑娜抑制住激动的心跳，点了点头。

“去蓝树林吗？我知道你们寝室都喜欢去那里。”

“不！”桑娜脱口而出，随即发觉自己的反应有点夸张，于是压低了声音说道：“随便找一家小点的吧，我不喜欢太吵。”

“哦，那走吧，我知道一个安静的地方。”伍林边说边向?门外走去。

桑娜看着伍林的背影，终于控制不住地舒展了一个笑容，然后快步追了上去。伍林腿长，一步抵上桑娜两步，他刻意放慢速度，好让桑娜跟上，却又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桑娜还是连走带跑地追上了伍林，和他并肩走着，可是已经娇喘连连。

“你很饿吗？跑什么，慢慢走不就行了。”伍林看着喘着粗气的桑娜说道。

“我想追上你。”桑娜想也不想，脱口而出。

伍林稍稍一愣，无心的一句话，此时显得有点暧昧，他于是不再说话，沉默着朝前走去。

“你为什么知道我们宿舍喜欢去蓝树林？”桑娜歪头看着伍林，她多希望伍林是因为自己，才去注意这些细节。

“陈齐天天在我耳边唠叨你们宿舍的程雨飞，估计是程雨飞告诉他的吧，然后他说给我听的。”伍林目不斜视地说道。

“哦。”桑娜有点失望地别过头，难怪陈齐最近都没有太跟自己联系，原来已经直接跟程雨飞联系上了，但是这都跟自己没关系了。

“程雨飞不是有个大我们一届的男朋友么？她还老跟陈齐在一块算怎么回事？”桑娜不想讨论这个，但是伍林却似乎有点不依不饶。

“他们的事情我怎么会清楚？”桑娜语气有点不好起来，要不是陈齐当初的那个提议，她是一点也不想和这个人扯上半点关系，她向来对别人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

伍林见桑娜有点不高兴，也只得住嘴。他抬头看了看路边，便停住了脚步说道：“到了。”

桑娜仔细看着这个很小的店面，“水晶”两个大字在一圈彩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店内灯光比较昏暗，安静得似乎没有人在。

伍林走进了这家小小的餐厅，并非常自然地走到靠服务台最近的一张桌子坐下来，没有丝毫左顾右盼的犹豫。桑娜看得出来，这一定是伍林经常光顾的店，但是之前陈齐并没有跟自己提过，桑娜不禁有点懊恼。

桑娜暗自环顾这家叫“水晶”的餐厅，虽然小，但是非常干净整洁，整体氛围也不错，基本上都是两人的情侣座位，只有一张角落的圆桌可以坐下四个人。店里除了桑娜跟伍林，只有另外两对情侣，一

对正在吃饭，另一对在说说笑笑，可能正等着上菜，大家讲话都比较轻声，似乎都不想破坏这宁静的气氛。

店里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圆形的小灯，布制灯罩透出橘黄色的灯光，座位是布制小沙发，摸上去手感很好。店内弥漫着很淡的薰衣草的味道，ＣＤ机里放着当时风靡大江南北的《流星花园》中的一首插曲《ｐｅｒｆｅｃｔｍｏ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ｉｓｍｙｍｏ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ｉｓｍｙ ｐｅｒｆｅｃｔｍｏ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ｙｏｕ

Ｔｈｉｓ ｉｓｗｈａｔＧｏｄｍｅａｎｔ

Ｔｈｉｓ ｉｓｍｙ ｐｅｒｆｅｃｔｍｏ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ｙｏｕ

……”

桑娜看了看另外两对情侣，又看了看伍林，心想这算是约会么？她有点陶醉起来，加上自己很喜欢这首英文歌，便情不自禁地跟着轻声地哼。

正在桑娜独自陶醉的时候，有个女子从餐厅的厨房端着菜走了出来，一看到伍林便立即上前来打招呼，“哎呀，林子，你来了怎么也不叫我一声？”说着便腾出一只手轻轻拍了一下伍林的后脑勺。

伍林呵呵地看着她笑笑，也不说话。这个女子先把别的客人的菜上齐，然后又去倒了两杯白水，走回伍林和桑娜的位置。

桑娜对这个女子和伍林的亲昵举动有点冒火，但是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资格生气，于是她闷闷地盯着这个走向他们的女子。

这个女子应该比她和伍林都要大，约莫２５岁左右的年纪，烫着大波浪的卷发，身材窈窕，一看就知道肯定跟伍林一样都是新疆人，鼻梁高挺，有着好看略带凹陷的大眼睛，睫毛长而翘，顾盼生辉。

女子注意到了桑娜，她先是跟伍林开玩笑，说伍林终于肯带女朋友来给自己看，然后不等伍林解释，便对桑娜很热情地自我介绍道：

“你好，我叫水晶，是伍林的姐姐。这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就是脾气坏了点，心眼还不错，要是以后他欺负你，你一定要来告诉我，我帮你修理他！”桑娜听着禁不住笑了起来，她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伍林。

“晶，你别这么冲动行不行？这个是我同学，她帮了我忙，我今天请她吃饭，就这么回事，明白不？”伍林无奈地看着卷发女子，详细地解释道。女子又敲了一下伍林的脑门，佯装生气地说道：“你这个小子，说了多少次要叫我‘晶姐’，不许直接叫我的名字，听到没？没大没小的！”然后她把刚才伍林说的话全部过滤掉，笑意盈盈地问桑娜：“美女，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桑娜。”桑娜的回答简洁明了。

女子笑说：“桑这个姓似乎不多，但是取名都很好听。”

“水姓更少，要不是你说，我也想不到水晶就是你的名字。”桑娜其实已经开始有点喜欢起这个爽朗的女子。

“好了，你们别说了，我要饿死了，你快点去给我弄点吃的！”伍林边说边把卷发女子往厨房里推。

“哎呀，我总要问清楚桑娜妹妹的口味，才好跟你姐夫去说啊。”女子清楚地询问了桑娜的饮食喜好，这才走进了厨房。

伍林听到“姐夫”二字，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女子走进厨房以后，他才开口对桑娜说：“晶很会点菜，只要知?你的饮食喜好，一定会推荐最合口味的菜给你，所以就不用我们自己点菜了。”

桑娜看到伍林的情绪有点不对，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点点头，继续听着ＣＤ机里传来的悠扬音乐。

这个叫水晶的女子，确实很会点菜，或者说是她先前口中伍林的“姐夫”很会做菜，总之这顿让原本就感觉饥饿的桑娜吃得有点狼吞虎咽。

吃完了饭，伍林对桑娜说：“晶泡的咖啡很好喝，你要不要来一杯试试？”虽然桑娜有点厌恶伍林对水晶的这亲昵的称呼，但还是禁不住

诱惑地点了点头。

伍林很潇洒地一挥手，水晶便从柜台后面跑了过来，“有何吩咐啊，少爷？咖啡么？”

伍林浅笑，“我还是老样子，你呢？”他问桑娜。

“Ｃｏｐｐｕｃｃｉｎｏ。”桑娜也就是听过萧亚轩的这首歌，其实她对咖啡没有任何研究，能说出一个名字，至少不会在伍林面前太丢脸。

“好的，曼特宁加Ｃｏｐｐｕｃｃｉｎｏ，马上到哦，你们先聊会儿天吧。”水晶说着，冲两人俏皮地一笑。

伍林的目光一直随着水晶移动，直到她消失在柜台后面，他才依依不舍地把目光收回。

“曼特宁是什么样的？好喝吗？”桑娜问伍林。

“挺苦的，一般人不太能接受。Ｃｏｐｐｕｃｃｉｎｏ一般女孩子都喜欢喝，加了很多牛奶，味道比较甜。幸好你点的Ｃｏｐｐｕｃｃｉｎｏ她店里会一直煮着很多，因为喝的人多。要是你点的是什么奇怪的咖啡，她那个认真的人肯定会花很多功夫去重新煮给你。”伍林说着，用有点忧伤的眼神看着在柜台后忙碌的水晶。

“曼特宁喝的人也多么？”桑娜继续问道。

“不多，但是我喜欢喝。她总是会为我煮一壶。”伍林眼帘低垂，又用极小的声音加上两个字，“每天。”

一阵浓烈香醇的咖啡香气扑鼻而来，水晶把两杯咖啡送到伍林和桑娜的面前，说道：“桑娜妹妹，你尝尝姐姐的手艺如何，有什么不好地方的一定要告诉我哦。”水晶的笑容，简直可以让女人都心动。

“对了，妹妹你要帮我劝劝林子，这家伙喝咖啡上瘾，每次在我这儿喝完咖啡就去通宵，再好的身体也扛不住啊。瞧瞧他的黑眼圈，熊猫似的。”水晶还真的把桑娜当成了伍林的女朋友。

桑娜有点不好意思，正想开口解释一下，伍林却挑着眉，开口说道：“你这么关心我吗？”

“我是你姐姐，当然关心你了。这孩子说的什么傻话。”水晶说着，又拍了一下伍林的头，然后回到柜台后继续忙碌。

桑娜品着醇香的Ｃｏｐｐｕｃｃｉｎｏ，浓郁的奶香在舌尖反转流连，她默默地看着伍林，体会着他的咖啡情结，也体会着他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水晶情结。

伍林和桑娜在“水晶”喝完咖啡，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个子不高，看上去比较敦实的男人，他提着一个快餐盒出来，脸上洋溢着跟水晶一样热情的笑容。

“伍林，这盒是我刚做好的黄金酥饼，你晶姐说你喜欢吃的，拿着跟同学一起吃吧，还热着呢！”男人的眼神炯炯，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

伍林瞥了男人一眼，冷冷地说道：“我吃饱了。”然后无视地绕过男人走向门口，剩下这个男人尴尬地托着快餐盒愣在原地。

桑娜见状，急忙上前接过男人手中的快餐盒，说了一句“谢谢了。”然后微微一笑，点了一下头，急忙上前去追伍林。

男人倒也不介意，还在两人身后大声地喊着，“下次有空再来啊！”笑声爽朗。

伍林扭头看到桑娜手中的快餐盒，眉毛拧在了一块儿，“我说你们女生怎么这么馋？看到吃的就想要，看到便宜就想占，是吧？”

桑娜不理会伍林，只是端着快餐盒跟在他后面走着。

伍林可能也意识到自己说得有点过分，轻叹了一口气，郁郁地继续向前走着。

“水晶，她……”桑娜再笨也能看出来伍林对水晶不止姐弟的感情那么简单，但是她也不确定伍林是否会愿意跟她解释一下这一切。

“嗯，那是我最爱的女人。”伍林的直截了当倒让桑娜有点措手不及，爱？他用了这个字眼，虽然事先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伍林的坦白，还是让桑娜的心像被针扎了一般难受。

“她就是你的初恋女友吗？长得跟我一点也不像啊。”桑娜还是不甘心地把伍林之前的一句老话搬出来说。

“嗤……”伍林从齿间发出一声冷笑，他实在是被这个不知道是情商太低还是根本头脑简单的女孩弄得哭笑不得，“桑娜，你听好了，我，伍林，以前没有谈过恋爱，说什么你长得跟我初恋女朋友很像，都是骗你好玩的，明白了吗？”

“好玩吗？”桑娜咬住下嘴唇，有点颤抖地说道，她压了压怒气，继续追问：“那你今天带我来看水晶是什么意思？既然你那么爱她，为什么她还给你找了个‘姐夫’？”桑娜语气里面带着一丝幸灾乐祸。

伍林猛地停下脚步，让桑娜差点一头撞在他身上。伍林扭头恶狠狠地盯住桑娜，直盯得桑娜甚至有点害怕起来。过了一会儿，伍林眼中的愤怒被一种绝望代替，那双好看的眼睛恢复到了以往的忧郁。

“我跟水晶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双方家里关系都很好，她大我四岁，一直很照顾我，我也一直非常依恋她。等我们都长大了，我知道我对她的依恋已经变成一种‘爱’，这已经不是姐弟之 的那种爱，而是男女之间的。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点的，是在晶为了那个男人毅然离家出走的时候。那个男人不过是一个厨子，你也看到了，无论看哪一点，他有什么可以配得上水晶？连现在这个小餐厅，都是晶用自己的私房钱帮他开的，我真是不明白，晶怎么就会爱上这样一个男人？为了他可以不顾家里的反对，为了他可以拒绝我的感情。”伍林说着有点激动起来，引得路过的人纷纷侧目看他。

桑娜听得有点愣，她拉着伍林走到一条行人比较少的小路，想了想应该如何劝他。真是可笑，自己这个时候居然想到的是安慰他。

“爱情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公平的事情，不是你多爱别人，别人就可以回报给你多少爱。而且，能用常理来解释的，就不是爱情了。”桑娜有点不知道到底是在安慰伍林，还是拿自己来以儆效尤。

“所以，桑娜，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伍林的这句话并没有说完，而是有点黯然地低下头，“我自己也在被别人抗拒着，虽然她不能

爱我，但是有时候我只要能去那里看看她，我就会很开心。桑娜，你是个很优秀的女孩，不要因为我……”

“别说了，”桑娜打断了伍林的话，“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因为这也是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伍林看着这个语气倔强的女孩，一时没了言语。

“所以你考了这个学校，就是为了离水晶近一点，这个算是你的秘密吧？”桑娜端着快餐盒，带点开心地说道，因为她相信陈齐一定也都不知道伍林有着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嗯……”伍林点头，“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你也知道平时我都只在网吧机房玩游戏，游戏可以让人忘记时间，忘记感情。”

“那我很荣幸，从现在开始，我是知道你秘密的人了。对你来说，至少我是一个有一点特别的人了。”桑娜开心地说道。

“呵……”伍林露出一个苦涩的笑脸。

“伍林，就算当作是我为你考试作弊被抓的代价，你要送我一个礼物。”桑娜此刻冷静而坚定地看着伍林，眼中闪着一种跳动的光芒。

伍林不语，点头默许。

桑娜掏出手机，调试了一下，然后拽过伍林，让他半蹲下，好跟桑娜在同一高度。桑娜拿着手机的左手高高举起，“一，二，三，笑！”，随着“咔嚓”一声，白光一闪，桑娜和伍林的脸便一同映在了这个小小的镜头之中。

第七章 金钱跟人格不成正比

紧张的考试过后自然是大家期盼的寒假，放假之前，在校园里到处可以看到背着包依依惜别的情侣。

周落按照惯例会比梁离先离校，因为她最不喜欢送人，害怕送走别人之后只留下自己的那种落寞。而梁离按照惯例会给周落买一大堆零食，然后还要送她去沙市的红门路车站，看着她坐上车，才会离开。

由于梁离的生日是１月中旬，有的时候生日是在寒假之前，有的时候就是在寒假之中，不巧他２００４年的２１岁生日只能在家中度过，于是在离校之前的几天，梁离对周落粘得很紧，就想弥补一下周落不能陪他过生日的遗憾。周落虽然并不喜欢整天粘在一起，但是随着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加上考完试本来就想好好放松一下，她便整天地跟梁离在外面晃着，直晃到九号楼的阿姨要关门了，才赶着冲回寝室。

其实，每晚在九号楼下面缠绵的情侣非常多，去晚了估计还没有隐蔽的好位置。大多数情侣喜欢坐在九号楼对面风雨操场旁边的石阶上你侬我侬，还有一些喜欢直接站在九号楼前面的花坛边儿上亲热，因为这样方便观察九号楼的阿姨什么时候关门，以便在最后一秒内冲进去。

这天，周落和梁离手拉手绕着九号楼转了好多圈，眼看着阿姨要关门了，梁离才恋恋不舍地撒开周落的手。周落进大门的时候，阿姨正一边吆喝着“快点”，一边关门。周落刚刚走进大门，就有一个风风火火的女生在瞬间冲了进来，撞得周落差点飞出去。

“落落，你没事吧，还好赶上！”撞周落的人正是程雨飞，她扶住周落，自己还喘着粗气。

“你现在回来得很勤哦，怎么都不去赵磊那里了？”周落站稳脚步，跟程雨飞一起上楼，走向寝室。

“嗯，回来多点不好啊？现在流行乖乖女啦。呵呵……”程雨飞笑得花枝乱颤。周落心想，这个妃子转性了哦，似乎没以前那么粗鲁，连说话都嗲起来了，看来赵磊的魅力还真是大啊。

两人说笑着刚到寝室门口，只听得“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惊得周落正要推门的手停在半空中。

旁边宿舍的女生都跑出来看热闹，周落打着圆场，说道：“没事没事，手滑，东西摔了。都回去睡觉吧。”

周落和程雨飞纳闷地推门进去，只见李红玉和桑娜两人都僵直地站在原地，都用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望着对方，一只白色的水杯被摔在两人之间的地上，支离而惨烈。

“哎呀呀，世界大战啊？”程雨飞绕过地上的碎片，走到自己的书桌前，把包放下。

周落拉过气鼓鼓的李红玉，问道：“红玉，你们干什么啊？搞得别的寝室都跑出来看。”

“你问她！”李红玉一手指着桑娜，大声说道：“我这辈子还没被人这么冤枉过！”李红玉气得声音都变了调。

程雨飞和周落都看向桑娜。桑娜的脸涨得通红，她收回了跟红玉对视的目光，颓然坐在凳子上。也许是站立了太久，她感觉有点不支，低下头也不说话。

“怎么？你还不说话？刚才说我拿你手机那会儿，怎么那么有劲呢？”李红玉依旧是声音高亢，看来桑娜这下真是把她气得不轻。

“什么手机啊？你说红玉拿了你的手机？这怎么会呢？”周落也十分肯定地帮着李红玉澄清，虽然她并不清楚事情的细节，但是对于红玉的人品，她是绝对相信的。

“就是啊，不会的吧？”程雨飞也帮腔，只是还一心二用地在镜前擦卸妆水。

“我没有说一定是你拿的啊，我只是问一下，问一下都不可以吗？”桑娜昂起头，碰到李红玉那火辣辣的目光，还是不自然地躲开。

李红玉完全没有理会桑娜苍白的辩解，转头对周落和程雨飞说道：“我晚上跟我老乡一起去吃饭，回来以后就躺在床上看小说，她一回来就翻箱倒柜地找东西，我问她找什么，她也不理我，不理我就算了呗，我继续看我自己的小说。一会她找不到了，着急了，问我有没有看到她的手机，你们知道我从来不用手机的，我怎么会知道，她说我要是用完了就还给她，她现在要用，你们说这不是见鬼么？凭什么就说是我拿了她的手机？”

“因为你有前科！”桑娜忍不住了，站起来抢白道：“上次不就是你私自用了周落的手机给家里打长途，你也不是一次两次趁周落不在，吃梁离给她买的零食！”

“是又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啦？”李红玉一时气急，恨不得冲上去打桑娜，幸好被周落一把拦住，“你们听听，你们听听，她刚才就是跟我说这种话，害我把我的杯子都摔了！”周落和程雨飞一下子也不知道要如何插嘴。

李红玉冷静了一点，她推开周落的手，用着已经有点嘶哑的嗓音说道：“我用落落的手机，那是几天前就跟她打好招呼的，因为我的２０１卡上没有钱了，月底了又懒得去买卡，后来我说要给她钱，她也不肯要。至于那些零食，都是落落专门留给我吃的。”

说完这些，李红玉有点自嘲地笑笑：“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跟你解释，只是我早就看你那盛气凌人的态度不爽，桑娜，你听好，我是很穷，跟你完全没法比，但是人格绝对不是跟金钱成正比的！没错，我有时候是喜欢占点小便宜，但是我李红玉再不济，也绝对不会手脚不干净！”

周落让李红玉坐下，然后对桑娜说道：“桑娜，我看你真的误会了，手机是个贵重的东西，你会不会在外面让人给偷了或者掉在自修室里了？”

“不可能的，我根本没有带出去。”桑娜极其肯定地说道，“我肯定是放在柜子里了。”

“说起来我都对你的手机没有什么印象啊，是什么样子的？”周落问出了大家的心声。

“是啊，我都没见过她手机长什么样。”李红玉还是怒气难消。

桑娜有点不好意思，“我平时不怎么用，一般都放在柜子里，偶尔看看短信。”

“你的防盗工作做的很好呢，你要是不跟我闹，我还不知道你有个手机！”李红玉不放过任何一个呛住桑娜的机会。

其实桑娜也不是为了防盗，她只是从小见了太多因为利益而想要巴结她父亲的人，觉得那一张张脸实在丑恶，她不希望自己身边有因为自己有钱而假意附和的人存在，她做的一切，只是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富有。

那个最新款的诺基亚彩屏手机是她妈妈非要买给她的，她知道拥有这么高档的手机，肯定会变成谈资，于是她并不常用手机，只是每次开柜子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伍林的短信。

在桑娜略显窘态的时候，一阵悦耳的诺基亚经典铃声从程雨飞的包里响起，一时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程雨飞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包里拿出手机接通电话，桑娜顿时惊叫：“我的手机，怎么会……”

桑娜激动得几乎要冲上去抢程雨飞手中那个诺基亚手机，无奈看她还在打电话，只能强忍着不发作。

“嗯，我在宿舍呢，今天我不去找你了，就这样吧，拜拜。”程雨飞不耐烦地挂了电话，扭头看到小脸憋得通红的桑娜，还有表情怪异的周落和李红玉，不解地问道：“你们干吗？我脸上有虫子吗？”

“我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里？”桑娜终于爆发。

“这个？”程雨飞扬扬手中崭新的诺基亚手机，嘴角一撇，笑着说道：“妹妹，别手机不见了，看谁的都像你的啊。这个是陈……”她感觉好像说错了话，轻咳两声，接着说道：“是我今天刚换的新手机啊，３０００多块呢，就在北京路买的，要给你看发票不？”

“手机给我看看。”桑娜仍然想看个明白。

程雨飞大方地递了过去。

“是你的么？”周落关注着桑娜脸上的表情变化，终于，桑娜失望地摇了摇头，把手机还给了程雨飞。

“你这个女人很有钱啊，上个月不是刚让赵磊给你买了个摩托罗拉的么，这么快又换手机？”李红玉略带嫉妒地看着程雨飞手中那崭新的彩屏手机。

“嗯，上次看到桑娜用这款，我觉得比我原来的好看，我就又买了一个。”程雨飞理所当然地说道。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用手机了？”桑娜感觉此刻就像快要熄灭的火星又被瞬间点燃，沮丧马上转变成蓬勃的希望。因为她自认为是隐蔽得很好的，不然周落和李红玉怎么会对这个手机毫无印象。

“你躲在柜子那儿发短信的时候啊，我们柜子是挨着的，我很容易看到好不好？”程雨飞依旧十分坦然，“说起来，你好好检查过你的柜子吗？会不会掉在哪个缝缝里了？”

桑娜一惊，自己柜子的隔板那里确实有一条缝，容易漏东西下去。她马上打开柜门，进行地毯式搜索，随着她的一声尖叫，手机果然找到了。

周落舒了一口气，问道：“怎么回事？掉哪里了？”

“夹在隔板的缝那里了，然后又被衣服挡着，难怪我上层下层都没找到。”桑娜的脸终于恢复了一点常色。

“沉冤终于得雪了。”李红玉狠狠地白了桑娜一眼，似乎这样才够解气。

桑娜显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敢看李红玉，只是望着别处说了句“对不起”。一会儿，她又自言自语道：“可是怎么会掉到那里去呢？我平时都是放在柜壁上那个布袋子里的啊，刚才看布袋子还是好好的，没掉啊？”

“啊，那个，可能是我没放好。”程雨飞居然蹦出来这样一句话，“我之前就看你用过，瞟一眼还很不错，但是没有仔细看过。早上你出

去以后，我看没人就拿出来看看，自己也想买一个一样的，结果你半路又回来拿书，我就想赶忙放回去，可能没放到袋子里吧，掉出来了。”

程雨飞十分冷静的描述却让另外三个人呆了半分钟，周落最早一个反应过来，嗔怪道：“妃子，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们回来的时候，她们不是已经在吵了吗？我怎么早说啊？”程雨飞一边喜滋滋地发着短信，一边头也不抬地说道。

“你干什么乱动别人的东西？”桑娜气得拍案而起。

“哎呀，你干什么呀？我又没想拿你的手机，我只是想看一下。不就是一个破手机吗？至于吗？”程雨飞的辩白让桑娜气得比起刚才的李红玉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还没等桑娜说什么，程雨飞便继续说道：“不过也怪我，其实看看你手机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没必要你一推门我就慌着把手机放回去，搞得还掉在缝里，害你找了半天，真是对不住啊，妹妹。”程雨飞起身拍拍桑娜的肩膀，不等她有何反应，便放下自己的宝贝手机，自顾自进了浴室去洗澡。

李红玉这时忍不住笑了起来，不知道是笑自己洗清不白之冤，是笑桑娜的倒霉，抑或是笑程雨飞那事不关己的态度，总之她是哈哈大笑，笑得周落也被感染了似的跟着笑。桑娜从下午回来后就一直压抑着，现在好歹手机找到了，不管细微末节如何，总算没有任何损失，她便也傻乎乎地跟着那两人笑了起来。

尽管桑娜已经跟李红玉道歉了，但是李红玉觉得，桑娜是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她是农村出身，就算没有这次手机事件，下次一定还会有别的复读机事件、饭盆事件啊什么的发生，只是差一个机会而已，只要桑娜能逮到，相同的一幕就会上演。

于是从那件事情发生，到寒假回家之前，李红玉再没有跟桑娜说过一句话。

李红玉家在离荆州较远的一个小农村，她不甘心在家养猪种地过一辈子，于是立志要考上大学，虽然她当时的分数超过 J 大的分数线

３０多分，但是和自己的第一志愿还是相去甚远，只得选择了不花钱就能上的Ｊ大，她还以当时的高考成绩拿了系里的一笔奖学金。

大学几年李红玉都过得比较拮据，除了在系楼打扫卫生，勤工助学，还在周末去当家教。暑假一般为了省钱，她都不会回家，而是同时接下几份家教，每天骑自行车跑东家跑西家。每次暑假过后开学，周落见到李红玉不免要心疼地说她折腾得自己像一只又黑又瘦的猴子。

这次寒假，周落为了多陪一下梁离，要比李红玉晚回家。程雨飞和李红玉都走后的５０２，不免显得有点冷清。

周落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桑娜和周落都没有什么睡意。躺在上铺的桑娜跟斜对角下铺的周落说道："落落，你要帮我劝一下红玉，我上次真的没想到会闹得那么严重。"

"嗯，你放心吧，红玉不是这么小气的人。再多的气一个寒假还消不掉啊？再说这也不能全怪你，妃子那个人总是干一些没头没脑的事情，搞得大家一团乱。手机是个贵重的东西，妃子不说你那手机要３０００多块吗？你那反应也是正常的。"周落安慰桑娜。

"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手机多贵重。"确实，桑娜拥有的比这贵重的东西还很多，"只是因为里面有张很珍贵的照片。"

"哦？这样啊，呵呵，那你应该把照片带回家存在电脑上才比较保险啊。"周落建议道，然后想了想还是问道："什么照片这么珍贵？值得你的反应那么大？"

"喏，给你看！"桑娜竟是出奇地主动，也许女孩的心事还是需要有人分享。

周落接过桑娜的手机，黑暗中看到屏幕上有两张略显模糊的脸，照片明显是在光线很暗的情况下拍的，虽然开了闪光灯，但是由于手机像素不是很高，导致两人的脸看得并不清晰。但不管怎样，还是可以一眼就认出是桑娜和伍林，桑娜笑靥如花，伍林也在笑，但是明显不那么自然。

“呵呵，挺好，你们……成了？”周落把手机还给桑娜。

“没呢，也许还早……也许没有也许。”桑娜看着照片，轻声叹息，“真羡慕你跟梁离，感情那么稳定，梁离对你也好，真是羡慕。”

周落在黑暗中不露声色地一笑，“加油吧，你也可以的。”

第八章 谁说夕阳之恋不美丽?

寒假通常都比较短暂，而寒假里面的重头戏是过大年。除夕之夜的零点，短信一般都是发不出去的，移动联通的信号和服务再好，对于零点前后５分钟的短信堵塞，也是束手无策。

大家发问候短信的规则应该都大致相同，一条已经编辑好的经典短信会被无数次的转发，有可能你收到Ｎ条祝福内容和标点符号都一样的短信，也有可能你自创的短信被传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你这里，只是改了个名字。而时间方面，对于关系越是一般的朋友，发短信给他的时间会离除夕的零点越远，反之越靠近零点的短信，肯定是发给越亲密的人。

５０２的姑娘们，在２００４年的除夕之夜，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跟自己最想联系的人联系，也同时被最想跟她们联系的人联系着。

周落在１１点４５分便发完了所有的问候短信，然后梁离的电话打了进来，分毫不差，这是两人说好了的，要一起守岁。

虽然大三已经过完半学期，两人的关系还是没有跟各自的家里公开，周落是个谨慎的人，对于他们现在这个年纪，也许还没有想到以后，所以现在还不至于到了要把梁离领回家的时间。而梁离那边，周落自认为也是跟她一样的想法，是的，只是自认为。

程雨飞精准地在１１点５０分跟赵磊寒暄完，刚挂上电话，便马上有一通电话打了进来。程雨飞看着手机，略显得意地笑笑，她按掉了这个电话，但是即刻，相同的号码又在她的手机屏幕上亮起。

这次她任凭其震了几分钟也没有搭理，手机终于自动停掉，对方听到的应该是电话无人接听，然而这个号码随即又固执地第三次打了进来。

程雨飞清清嗓子，终于接通了电话，说道：“喂，还没到１２点啊，你这人还真没时间概念，呵呵！”声音温柔而诱惑。

桑娜在１１点５０的时候，发了一条祝福的短信给伍林，然后便躺在沙发上盯着手机发呆。其间手机收到了几条短信，但是都不是来自她期盼的那个号码，于是在数着秒数的桑娜终于忍不住在１１点５５的时候又发了一条短信过去。

时钟滴答滴答地提示桑娜时间的流逝，桑娜的心情随着流逝的时间逐渐紧张起来。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什么，只是紧握着依旧平静的手机，想下决心拨通那个号码。在桑娜的手指就要按下拨号键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桑娜擦亮眼睛又看了一次手机屏幕，“ＷＬ”——正是伍林的名字。桑娜深呼吸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喂。”

“嗯，桑娜，是我，伍林，现在信号很不好啊，发短信发不出去，所以我干脆打电话了，新年快乐啊。”

“你也新年快乐。”

“嗯，谢谢，你肯定还有别的电话要打吧，那我挂了啊。”

“哦。”

挂上电话，桑娜的心脏负荷就像刚刚跑完了2000米，伍林的一句“新年快乐”足以让她这个年过得很快乐。

李红玉没有手机，但是她还是在１１点半左右用座机给周落和程雨飞打了祝福的电话，她知道这两个女人１１点４５以后的时间肯定不是属于她的，自己也应该知趣。

在给程雨飞打完电话之后，她犹豫着要不要给桑娜也打一个，本来打算拨号了，这时她老乡打了电话进来，两人一聊起劲，便忘了时间。李红玉挂上电话的时候抬头一看表，已是１２点过１０分了，于是想想还是算了，桑娜估计也不会在乎自己这一个电话。

李红玉是个很率直的人，做事情不会像周落那样思前想后，什么都要顾全大局，她决定了不给桑娜打电话之后，便立刻准备上床睡觉。可是还没等她脱下外套，母亲便笑嘻嘻地走进来对她说：“红玉

啊，有你的电话，是个男孩子，很懂礼貌啊，阿姨前阿姨后地给我拜年。”

男的？李红玉心里直犯嘀咕，有谁会给自己打电话呢？

“喂，我是李红玉。”

“呵呵，红玉，新年快乐啊。”

“你是？”

“我是郑立风，不记得了吗？”

“哦哦哦，郑学长啊，你好。”

“说什么你好啊，应该说新年快乐。我１２点不到就给你打电话，你电话一直占线啊，真是业务繁忙，呵呵。”

“哦，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一直跟我老乡聊天呢，不过我也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还有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的？”

“勤工助学处有登记的啊，我一查就知道了，呵呵。”

郑立风跟李红玉是在一起勤工助学的时候认识的，他是化工系的研究生，读两年，到时会跟李红玉她们一年毕业。郑立风家里也是农村的，因为相同的背景和一样的艰辛，让他们两个人很有共同语言，但是无奈李红玉实在是个感情神经不太发达的女孩，她只是把郑立风当成一个聊得来的朋友。

但是郑立风早就对李红玉有好感了，于是查到李红玉的家中电话，开始了自己的追“玉”计划。

两人?电话里东扯西拉地聊了一会，李红玉很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哈欠，郑立风依旧是笑笑，说道：“困了吧，那去休息吧，能在２００４年的第一天跟你聊天，觉得很开心，呵呵。”

“啊，我也是，那我去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李红玉说着就要挂电话。

“红玉，等等，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郑立风终于说出了今天打电话的目的。

“哦，２月５号的样子吧。”李红玉已经有点睡眼朦胧。

“呵呵，好的，知道了。那到时候见。”郑立风达到了今天的目的，向自己的胜利迈出了一小步。

“哦，到时候见。”李红玉挂上了电话。

嗯？到时候见？去哪里见啊？算了，不管了，先睡觉。李红玉边想，边迷迷糊糊地爬上床去呼呼大睡。

生物系大三下学期开学是在２月７号，李红玉习惯会提前两天回学校，这样可以把宿舍的卫生打扫一下，再把自己的内务整理一下。她是５０２年纪最长的女孩子，虽然在家中三个孩子里排行最小，但是家境的贫困还是锻炼得她坚强而独立。

本来李红玉约好老乡要一起去买２月５号的车票，谁知老乡家中有事，只得往后拖一天。红玉自是无所谓，晚一天也没有大碍，毕竟人家的正事要紧。

李红玉家所在的农村十分偏僻，首先要坐近1小时的小巴到最近的市里，然后搭公交到市汽车站，才可以坐上回荆州的大巴。庆幸的是这个大巴的行驶路线经过Ｊ大的其中一个校门，所以只要上了大巴之后，睡一大觉，睁眼就可以到学校了。

２月６号这天，荆州的天气有点阴冷，风凛冽而潮湿。老乡推了推睡得正香的李红玉，提醒她准备下车了。由于车里的暖气太足，下车后李红玉被冷风吹得一哆嗦，她把外套拉链拉到最高，然后把脖子缩进衣领，希望能暂时抵御一下寒气。在李红玉正准备跟老乡往学校里面走的时候，有人叫住了她。

李红玉定睛一看，一个男生从校门口朝她们跑了过来。可能在风中站了很久，男生的鼻头已经冻得通红，他跑到李红玉的跟前，笑着说道：“呵呵，你总算来了。”

“郑学长？你怎么在这儿？”李红玉脑袋里塞满了问号，她早已经不记得除夕之夜，郑立风跟她说的约定。

“我来接你啊，你们女孩的东西肯定多，我帮忙当挑夫啊，呵呵。”郑立风说着就抢过李红玉和她老乡的包，大步朝学校走去。

李红玉愣在原地，看着这个中等身材，皮肤黝黑，始终带着笑容的男子夺过自己和老乡的包，一下子也没了反应。还是她的老乡拍了拍她，带着一丝神秘地笑道："哟，男朋友？你不够意思啊，从来没跟我提过。"

"哪儿跟哪儿啊？就是勤工助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学长。"李红玉急忙澄清。

郑立风已经走出几米远，扭头对她们说道："小姐们，外面可是很冷啊，你们不想赶紧回宿舍么？"

李红玉这才跟老乡一起快走几步，跟上了郑立风。

李红玉的老乡跟她不住一栋楼，她和郑立风先将老乡送回了寝室，然后再一同朝女生九号楼走去。

"我说，郑学长，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李红玉终于有机会问出自己思考了半天的问题。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你昨天回来呢，呵呵。"郑立风在寒冷中依旧春风满面。

"昨天？哦……"李红玉终于想起来之前跟郑立风说过，自己５号就会回学校，"你不会一直在学校门口等吧？"李红玉张大了嘴巴，希望郑立风赶紧否认掉这一猜想。

郑立风也不正面回答，只是呵呵笑了两声。

李红玉感觉自己真是被打败了，第一次有男生对自己这么好啊，更确切地说是，第一次有自己看得顺眼的男生对自己这么好。红玉的心里顿时升起一种难以言语的满足感，这种感觉不断冲击着她的心房。原来女人天生就喜欢被人宠爱，那种虚荣感是与生俱来的，不管你是倾国倾城，还是其貌不扬。

李红玉当然不能说是其貌不扬，虽然没有桑娜的胜雪肌肤，没有程雨飞的精致五官，也没有周落的如兰气质，也尽管她出身农村不如其他女孩那样时尚抢眼，但她的大气与率直，仍然让很多同性和异性

愿意与她做朋友，加之她还有一双波光流转的丹凤眼，更是增色不少。

大学这两年多来，也有男生追过李红玉，但是由于李红玉自己感情神经不发达，加上那些男生实在惨不忍睹，造成了李红玉到大三依旧单身的结果。也不是说李红玉眼光有多高，只是她比较欣赏稳重一点的男生。

记得大二时，跟其他系一起上大课，有个男生传给李红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

“吾观窗前景，

喜闻佳人至，

红袖风中舞，

玉手停蝴蝶。”

李红玉不解，拿给周落，周落一看这么老土的表白方式，便顺手用笔将这四排的第一列字圈出来，递给红玉。

“吾喜红玉，哦……”李红玉恍然大悟，略带羞涩地朝传纸条过来的男生看去，不看不要紧，看过之后三魂七魄吓得只剩一魂一魄。那男生的头发因为睡觉压着了，极有个性地倒向一边，瓶底般厚的眼镜艰难地挂在原本就很平的鼻梁上。以鼻子为中心，脸的上下左右，天女散花般均匀地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痘痘和痘印，有的痘痘应该已经长熟，张扬地挺立在脸颊上，透出黄白的脓血。

那男生见红玉正在看自己，于是咧嘴，将自己的黄牙暴露无遗，并用?认为最迷人的表情微笑着。李红玉连忙扭头深呼吸，一旁的周落早已笑得趴在桌上，“不怕不怕，我来帮你回一首，让他死了这条心。”

周落起手两三下便写好了一首更绝的诗，要传回去给那个“尤物”。

“君坐堂前赏佳人，

去留不得恋凡尘，

死之若为花下鬼，

了然无悔风流生。”

同样的四句，同样的首字排列，让原本激动不已的“尤物”，顿时收起了刚才的笑容，坐在那里痛心疾首地胡乱抓挠着自己油光可鉴的头发，貌似默默无语，两行泪。

之后，５０２隔壁寝室的一个女孩听说了此事，大笑着告诉李红玉，那个男生也给她写过诗，前两句不变，就是后面两句是以她的名字来开头。也许那女孩说出来只是无意，但是李红玉心里还是有些若有若无的失落，不管这个男生长得如何，自己也只是他在遭遇别的女孩拒绝之后的第Ｎ个试验品而已。

那郑立风呢？之前又追过别人吗？他已经上研究生了，他的大学不可能是一片空白吧。正在乱七八糟地想着，李红玉突然觉得自己怎么变得如此多虑，这哪里像那个乐观果断的自己？

也许凡事遇到了爱情二字，便黑也不是黑白也不是白了吧。李红玉收回自己的思绪，看了看郑立风在寒风中背着她的大旅行包坚定走着的背影，感觉到心正被什么东西包围，逐渐融化着。

开学之后，在周落这个和事佬的策划之下，桑娜成功地邀请到李红玉在蓝树林吃了一顿赔罪宴。李红玉是看到吃的就可以忘记一切的人，而且本来经过一个寒假她对桑娜的气也已经消了大半。

程雨飞不在，这三个女孩都是绝对不会喝啤酒的，于是桑娜开饭后敬李红玉的第一杯橙汁，就算做为上次手机事件的句号，被桑娜完满地倒下了肚。同住一个屋檐下，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消不掉的仇呢？

李红玉和郑立风两人之间逐渐形成的纠结，其实对于一段你情我愿的感情，要成其好事也不是多困难的事情。李红玉是个感情外露的人，她欣赏郑立风的稳重与老成，加上郑立风能有效地控制追她的节奏，聪明地把握两人的距离，让红玉感觉甜而不腻，温暖却不灼热。

两颗年轻的心就像磁铁的Ｎ级找到了Ｓ级，热烈而迅速地朝对方奔去。

“美女们，我要宣布一个消息。”这天傍晚，程雨飞踹门的专利过继给了李红玉，她兴奋地冲进５０２，大声地对另外三个女孩嚷道。

周落这时正在床上看书，听到李红玉的叫声，便探出头来，桑娜中断了发了一半的短信，而程雨飞正在刷牙，她停下来满嘴泡沫地看着李红玉。

看到大家都做好了思想准备，李红玉清清嗓子，尽量用标准普通话说道：“我有男朋友了！”说完，便自己傻乎乎地掩嘴而笑，准备迎接大家的祝贺。

谁知半晌没有动静，李红玉奇怪地抬头一看，发现周落还在看自己的小说，桑娜埋头发着短信，程雨飞正仰面朝天地咕噜咕噜漱着口，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喂，你们没听到我刚才说什么？”李红玉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小声，还是哪个字说得不清楚了。

“听到了，你说你有男朋友了。”还是周落再次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对李红玉说道。

“那你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李红玉泄气地回到自己的书桌前，放下包。

“男朋友嘞，我有男朋友了！”她十分不甘心地又补了一句。

“怎么才是男朋友吗？我们以为早就是了。”桑娜发完短信，表情平静地看着李红玉。

“为什么早就是啊，今天他才正式跟我表白啊！”李红玉不服气地撅着嘴说道。

程雨飞洗漱完，走到李红玉跟前，以绝对的身高优势拍小朋友一样，拍了拍李红玉的肩，语重心长地说道：“妹妹，成天在寝室听你讲郑立风听得耳朵都要起茧了，他要再不跟你表白，我可要来帮他表白了。”

程雨飞说完，另两个女孩都跟着笑起来，李红玉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啊？有这么夸张吗？我没有老说他吧。”

“是没有老说，是经常说，呵呵。”周落终于暂时合上了书，笑着对李红玉说道，“不管怎么样，还是祝贺你开始了你大学的夕阳之恋啊。”

李红玉撇撇嘴，大声地辩驳道：“才大三而已啊，为什么叫夕阳之恋那么难听？我说啊，这叫水晶之恋，嘿嘿。”

“明天的明天你还会送我水晶之恋吗？”程雨飞十分配合，声情并茂地说出了这句广告词，作陶醉状。

“好呀，叫你笑我！”李红玉从周落床上捞起一个抱枕就朝程雨飞扔去，周落在一旁呐喊助威。

在大家嬉闹一片的时候，桑娜边羡慕地看着李红玉，边喃喃自语：“水晶之恋，水晶……”

说起来距离伍林上次带桑娜去“水晶”吃饭，到现在大三下学期开学，桑娜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去过那里。也许是因为自己还没想好应该以一个什么角色再次去“水晶”，也可能是自己依旧对伍林最爱的女人心存芥蒂。虽然上次作弊风波过去之后，桑娜跟伍林的关系无庸置疑地更近了一步，但是也仅仅停留在了这一步，无法更加深入。

其实桑娜也是聪明人，有些话不必再说明，要想伍林能彻底接受自己，除非他能放下水晶。但是感情这回事，没有理论可依，更是由不得自己，桑娜除了努力靠近伍林，努力让自己在他心中的分量逐渐重起来，以期望有一天重到?以将水晶暂时封印，别无他法。

可是伍林也正在跟她做着同样的努力，两人都在朝自己心中的梦想奔跑，他们处在同一条跑道上，方向一致。桑娜能追上伍林的条件在于，伍林跑不动或者放弃了，停在原地等待她的追赶，抑或者桑娜奋起加速，用自己的力量，赶上伍林，拉他回头看看身后已经落了一地的凋零的心。

桑娜在一次晚自习之后，从十二教出来，边听着ＭＰ３，边朝东门外走去。现在寝室单身的可就只有她一个人了，回去早了肯定又要独守空房，不如在外面转转舒心。

她不知不觉地走到一个小餐厅前，停下脚步，抬头一看，绚烂的灯光依旧将“水晶”两个字包围得恰到好处，明亮却不张扬。

桑娜并没有急着进去，而是隔着玻璃观察伍林是否在里面。谁知自己刚刚迅速地扫视一圈，觉得伍林应该不在，便立马被眼尖的水晶发现。水晶带着依旧好看而热情的笑容，把她拉进了餐厅。

“桑娜妹妹，你来了怎么不进来啊？嫌我这里太小啊？”水晶玩笑的语气略带责备，搞得桑娜十分不好意思。

“不是不是，我是去自修了，刚修完，路过这里。”桑娜进餐厅之后再次仔细地环顾了一周，确定伍林不在这里之后，终于放下一颗悬起的心。

“吃点什么夜宵不？姐姐请你。”水晶笑意盈盈。

“我想喝杯咖啡，但是不要你请，你做生意也不容易，要是非不让我给钱，那我马上就走。”桑娜坚持的语气让水晶顿时犯了难。

“呵呵，好好，不请不请，你先坐下，说说想喝什么？还是Ｃｏｐｐｕｃｃｉｎｏ？”水晶把桑娜按在椅子上坐下。

“我要曼特宁。”桑娜平静地看着水晶。

水晶先是一愣，随即一个柔媚的笑容在脸上展开，“曼特宁很苦，喝的人可不多呢，不愧是林子的女朋友，呵呵，等着我去给你倒。”

水晶倒咖啡的间隙，桑娜听出来此时餐厅里放着的歌曲是莫文蔚的《阴天》，这也是她很喜欢的歌，看来自己跟水晶有些兴趣确实相投，难怪自己怎么也讨厌不起她来。

“……

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

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

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

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

女人实在无须楚楚可怜

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

……”

莫文蔚中性而极具魅力的声音，在小小的餐厅回旋，桑娜轻声跟着哼唱，心情也蒙上淡淡的忧伤。

“要加糖么？”水晶端咖啡的同时也拿来一小罐方糖。

桑娜摇摇头，只是用咖啡匙一圈一圈地搅拌着，享受扑鼻的浓香，同时希望咖啡能凉得快一点，不至于难以入喉。水晶则端坐在桑娜的对面，一手托着下巴，微笑着看着桑娜。

伴着馥郁的香气，一股温热顺着喉咙滑下，舌尖最先品到的是极致的苦涩，但是随着温热一路滑进胃里，一种甘甜便在口中弥散开来。

“苦吗？”水晶饶有兴趣地问道。

“先苦后甜。”桑娜又小啜一口，继续回味。

水晶笑笑，眼睛弯成好看的月牙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咖啡。”

桑娜似乎并不意外，礼貌地笑笑，一句折磨她很久的疑问就要脱口而出。

“晶，你过来帮我一下！”这时厨房里走出来一个矮壮的男子，看到桑娜，便十分灿烂地点头一笑。

桑娜也笑着点头回应，水晶已经快步走了过去，原来男子是要水晶帮他系紧松开了的围裙的腰带，他双手湿漉漉的，不方便自己动手。

水晶很快地帮他系好围裙，然后顺势从后面抱了一下男子。男子虽然嘴上说着，“别闹了，有客人在。”脸上还是掩饰不住地露出疼爱的表情。

桑娜仔细而专注地看着这一幕，要是平时她肯定会觉得矫情，但是眼前的两个人只让她想到了一个字，那就是“爱”。

她不禁对自己刚才没有脱口而出的提问感到庆幸，那是一个很愚蠢和多余的问题，而她也了解到，伍林这一仗是丝毫没有胜算的了。

水晶重新回到桑娜的对面坐下，刚才甜蜜的笑意依然停留在嘴角，看到桑娜的咖啡已经喝了大半，便问她要不要续杯。

桑娜摇头拒绝了，准备喝完就走。她喝完最后一口咖啡后，对水晶说道，“我不是伍林的女朋友，只是他的……同学。”

水晶浅笑，“如果现在不是，那我希望以后会是的。看得出来，你很喜欢他。”

桑娜在这个大自己几岁的女子面前，被一语中的地说中了心事，并没有过多的羞涩，反而有一种释然。

水晶点上了一支烟，吐纳之间，眼神迷离，氤氲的烟雾包围着美丽的水晶，更显得她神秘而动人。

“林子那个孩子其实很可怜，从小父母就离婚了，林子判给母亲，父亲只是每个月都会给他一笔可观的生活费。他的父母都有自己的事业，生活的重心也都在各自的事业上，根本无暇照顾林子。我父亲跟他母亲是生意伙伴，家也住的近，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可能是家庭原因，他性格比较孤僻，我那时总是想方设法的逗他开心，他从那时起就很依恋我。而我，也很喜欢林子。”水晶掐熄了已燃到末尾的烟，似乎沉浸在回忆中，微微地笑着。

“但是这只是作为一个姐姐对弟弟的那种亲情，一想起他小时候总是坐在角落里孤独的身影，我就很想保护他。”水晶终于说出伍林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桑?心里居然有点为伍林难过。

水晶继续说道：“这个傻孩子的性格让他很难接受别人，但是，桑娜，我看得出你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他的结，我希望你能帮他打开。”水晶述说过去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桑娜，直到说完最后一句话，才将目光又重新投向桑娜。

桑娜双手握着已经冷却的咖啡杯，看着水晶恳切的眼神，不禁低头一笑。自己真能打开伍林的水晶情结，成就一段新的水晶之恋吗?

第九章 我们都有红杏出墙的权利

Ｊ大里很有多教职工家属楼，是学校分给教师的住房，由于兴建的年份较早，这些楼房大都比较残旧。只要是资格稍长的老师都会在荆州市内购房。荆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加上有的老师每天开车上班，从市内到学校倒也十分快捷方便。对于还没有买私家车的老师，骑着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纵横于Ｊ大校园内外的也比比皆是，只要你稍微留心，甚至可以对哪栋楼外停的什么颜色的什么车是属于哪个老师的，如数家珍。

而对于学校分配的房子，大多数老师是选择出租给校内的学生，尤其到了考研复习阶段，很多学生都想搬出来住，以求清静的学习环境，于是在这个时间，你几乎可以在Ｊ大每一根电线杆上发现密密麻麻的求租信息，或者招租信息。当然，你不考研也可以搬出来住，毕竟跟关系好的人一起住在外面，不会受到太多宿舍管理的约束。

赵磊跟周启恒是在他们大二时，就从宿舍搬了出来，两人是老乡，家里都十分有钱，同是住不惯学生宿舍那几人一间的环境，于是一拍即合。刚搬进那间房子的时候，两人的新鲜劲儿都还没有过，一起大费周章地张罗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一套原本空荡荡的两室一厅，也被他们布置得有模有样。

但是男生就是男生，就算你生活习惯再好，日子一久，犯懒是必然的。在他们最懒的那个时期，是程雨飞一手包办了所有的家务。

周启恒出国之后，赵磊就重新找了个一室一厅住着，而女主人依旧是程雨飞，她也一如既往地承担了收拾房子的重任。但是程雨飞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来这里了，习惯了程雨飞照顾的赵磊，自是十分不习惯。

这天，赵磊出去跟几个同学喝酒，天色很暗才从外面回来，推门时不小心碰倒了前几天吃剩没来得及收拾便放在门口的泡面盒子。几

只绿头苍蝇嗡嗡地从盒子里飞了出来，盒内已经发酵的残汤剩水，泼了一地，汤水所到之处都散发着酸臭的气味。

赵磊低声骂了一句，狠狠地摔上门，扭头又看到沙发上和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他自己也分不清是穿过还是没穿过的衣物。他艰难地越过重重障碍坐到沙发上，扯出几张餐巾纸来擦掉刚才溅到鞋上和裤脚上的汤水，擦完后又习惯性地想把纸巾扔进沙发旁边的垃圾篓，谁知纸巾却很不配合地跳到了地上。

赵磊伸头一看，原来垃圾篓里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里面储存了一个多星期的垃圾已经超过了垃圾篓的高度，很艺术地形成一个锥形。一些果皮粘在垃圾篓的边上，被刚才的纸巾击中，有节奏地来回摆动。

看着屋内的一片狼藉，本来就微带醉意的赵磊只觉得有一股无名怒火从体内滋滋地烧了起来，迅速燃遍了他的每一个细胞。

又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因为时间尚早，风雨操场上巨大的灯柱依旧卖力地将光芒洒满操场的每个角落。很多学生在这里打篮球锻炼身体，有打半场的，也有独自一人对着篮筐狂砸的，还有趁着不可避免的身体接触来泡ＭＭ的。

程雨飞从九号楼走出来，刚刚洗完澡的她从内到外都散发着一股幽香，头发虽然已经用吹风机吹过，但还是有些湿，看上去服贴而顺滑。

要是平时，程雨飞一定会专门贴着风雨操场的边上走，带着一百二十分的自信，仿佛一个骄傲的公主，而她总能如愿以偿地吸引很多目光，有时其中还伴有几声挑逗的口哨。

程雨飞看上去目不斜视，实际上余光已经扫尽了此刻在操场上打球的所有男生。她对帅哥的敏感程度连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有能入她眼的帅哥在场，她一定会放慢脚步，多加入几个动作，比如用认真的表情翻翻书，比如用微笑的表情打打电话，比如用皱眉的表情假装扭脚。

帅不帅之于程雨飞，只是一个参考，仅供养眼，能被帅哥多看几眼，自然可以比被青蛙看更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如果想要得到这个女子，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你有没有钱。

是的，就是如此的庸俗，但是程雨飞真的很需要钱，如果不是生活造就庸俗，谁不愿意跟一个风流倜傥但苦于遇不到伯乐而穷困潦倒的才子完成一段凄美的浪漫佳话？然而，我们都要生活，醒醒吧，这就是现实。自从离开周启恒之后，程雨飞就一直醒着。

爱情是个奢侈品，如果拿自己的青春交换，爱情和金钱相较，程雨飞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今天的程雨飞并没有心思去招蜂引蝶，而是有点焦虑地走在风雨操场对面的小路上用手机打着电话。

“喂，雪飞吗？呵呵，是姐姐啊，今天的作业写完没？最近有没有惹妈妈生气啊？”程雨飞的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温柔而疼惜的微笑，不再是在寝室不顾形象地哈哈大笑，也不是在男生面前嗲声嗲气地娇笑。

电话那边应该是说了一些让她舒心的话，程雨飞开始紧锁的眉头稍稍舒展了一点。

“妈妈的身体怎么样了？最近有没有好一点？”程雨飞继续问?。

电话那头似乎支支吾吾。

“雪飞，你老实跟姐姐说，上次打电话爸爸就不肯跟我说实话，他压根就不是会骗人的人，一听那语气我就知道有问题，妈妈的病是不是又严重了？你快说！”程雨飞好容易舒展的眉头，再次扭在了一块。

这次程雨飞的表情由焦虑转为哀伤，她捂住电话，轻咳了两声，尽量让自己的嗓音听起来正常，然后继续说道：“雪飞，别哭，不怕啊，有姐姐在呢，我会尽快再攒点钱给妈妈看病买药。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读书……”程雨飞此时不得不停下说话，因为再说下去怕自己忍不住要哭出声来。

她再次捂住电话，控制了一下情绪，继而说道：“雪飞，姐姐要挂电话了，还有不要跟爸爸说我跟你打电话了，知道吗？”她合上手机，吸吸鼻子，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泪痕，一阵夜风吹来，她只觉得脸上凉凉的。

程雪飞是程雨飞的弟弟，小她八岁，现在正在上初二，是个很乖也很聪明的孩子，小小年纪已经很懂事。姐弟俩的感情非常好，程雨飞十分疼爱这个弟弟，大事小事都会让着他，而雪飞也从来不会无理取闹。

虽然程雨飞的家是在北方的一个繁华的小城市里，但是家中的境况并不乐观。父亲下岗，只能靠做零工和在路边摆摊修车挣一些基本的生活费。在程雨飞考上大学的那年，母亲被确诊患上了胃癌，这对于这个本来就难于支撑的家庭，无异是雪上加霜。

本来程雨飞想把学费省下来给母亲治病，但是母亲坚决不从，说要是程雨飞不去上大学，她就拒绝治疗。

父亲对程雨飞说，给你上学的钱是早就备好的，家里另外还有一些积蓄，够给你妈看病，你就别操心了，安心上学。

其实家里的情况程雨飞怎么会不了解，治疗癌症又岂是家里那一点钱就能够解决的？何况父亲还没有稳定的工作。

在第一次要坐上开往湖北的火车前，父亲好不容易才把雪飞从程雨飞的身上扒下来，小男孩哭得一脸眼泪鼻涕。

程雨飞咬着牙，噙住泪水，对父亲说：“爸，好好照顾妈！”然后摸了摸雪飞的头，便头也不回地登上了火车。

认识周启恒之前，她也试过去当家教，但是那点微薄的工资，最多勉强能满足自己一个月的开销，根本谈不上能省下什么钱。

而程雨飞在被周启恒用重金攻下之后，发现了原来人跟人真的可以有天差地别的生活。有的人要为吃一次肉而犹豫不决，有的人却可以把上千块的衬衣在穿过一次之后便扔掉，只因为上面掉了一颗钮扣。

钱真的是个好东西，至少它可以让母亲得到更多的治疗，至少可以给弟弟交上学费。程雨飞知道周启恒对她舍得，于是以各种借口索要，比如好看的裙子，比如奢华的皮包。

她有时也真的会去买些东西回来好交差，只是实际价格跟她开口说的数目相去甚远。如果是跟周启恒一起逛街买下的贵重东西，她则会转手卖掉，反正男人不会去细心到观察身边的女人究竟有多少衣服，多少皮包，财大气粗的男人尤其如此。

赵磊一点也没有周启恒帅，但是他跟周启恒同样有钱，这已足够。程雨飞的自尊还没有允许她去出入声色场所，但是花自己男朋友的钱，在她看来天经地义。

程雨飞在学校转了一圈，等心情稍好了之后，便走到了赵磊的住所。此时想要轻松拿到一笔可观的治疗费用，赵磊肯定是首选钱包。她掏出钥匙，打开门，一股酸臭便扑面而来，幸亏她反应快，不然一脚就要踩在那些被赵磊打翻的汤汁上。

“你怎么搞的？脏兮兮的弄得一地都是。”程雨飞一边嗔怪着说道，一边简单收拾了一下残局。

沙发上的赵磊发出一声冷笑，他不回答程雨飞的问题，而是阴阳怪气地说道：“哼，舍得来我这里了？不去会你那个小情人了？”

程雨飞拿着扫把直起腰，十分冷静地看着赵磊，问道：“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看看你，天生就一副婊子相，不出去勾三搭四还真是委屈了你！”赵磊因为喝酒上头而涨红的脸，此刻因为情绪激动而急剧扭曲着。

程雨飞狠狠丢下扫把，大步流星地走到赵磊跟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气得嘴唇都在颤抖，“姓赵的，你今天给老娘把话说清楚！”

这下激怒了本来就已经一肚子火的赵磊，他凭着自己力气大，便一只手牢牢钳住程雨飞的两只纤细手腕，另一只手上去就“啪”的一巴

掌打在程雨飞的脸上。伴着清脆的声响，程雨飞的嘴角渗出了丝丝血迹。

赵磊那一巴掌在程雨飞的半边脸上留下五个深红的印记，由于力道不轻，程雨飞被打得有点蒙，摇摇晃晃差点站不住，只觉得脸上由瞬间的麻迅速变成火辣辣的疼，嘴里还泛着腥甜的味道。

程雨飞借着赵磊抓住她手腕的力量，咬紧了牙关没有倒下去。她狠狠地盯住赵磊，心里翻涌出的除了痛恨还有绝望。

“看？看什么看？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还有人，电信系的那个臭小子，听说也挺有钱呢。你说你怎么那么贱，看到有钱的就往上贴，我砸在你身上的钱也不少啊，你那股骚劲怎么就不能消停点？”赵磊抓住程雨飞的手随着情绪波动也越抓越紧，他只顾嘴上骂得痛快，时不时还有唾沫星子溅到程雨飞的脸上。

程雨飞咬着下嘴唇死命地想挣脱赵磊的控制，无奈虎背熊腰的赵磊力气太大，?上一股子酒劲上来，更是钳得程雨飞手腕生疼。

赵磊丝毫没有要松开程雨飞的意思，借着酒意，他只是自顾自地说道：“程雨飞啊，你知道吗？你真的很漂亮，要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去跟周启恒打那个赌了。”

本来还拼命挣扎的程雨飞听到赵磊的话，顿时停下了动作，死死盯住赵磊，等他解释这个所谓的“赌”。

“你大一那会儿，周启恒确实很迷你，但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也清楚，同一个女人玩久了自然会腻。你那时真的很好，长得漂亮不说，还很会做家务，周启恒觉得带你出去很有面子，而且平时又离不开你的照顾，所以他也没有想真的跟你分手。他跟我说，就算你知道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你也不会离开他，因为你爱他，也更爱他的钱。可是我那时觉得你不是这样的女孩，你不会为了钱原谅一个背叛你的人。所以我跟他打赌，要是你真的亲眼看到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你一定会离开他。其实对于我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个赌局，我希

望你离开他，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赵磊的语气由激烈变得逐渐平缓，抓住程雨飞的那只手力气也渐渐小了下来。

此时程雨飞已经完全可以将双手挣脱出来，但是她却忘记了挣脱，茫然地看着赵磊。

赵磊继续说道：“记得我也提醒过你很多次吧，他有别的女人，可是你从来不信。其实那次叫你代替他去上课，并且中途叫你回去拿论文，以及那个跟他上床的女孩，都是我们安排好的，唯一意料之外的是你居然捅了他。毕竟这是因为我们打赌造成的，加上他伤得并不严重，所以我们统一好口径，想把事情压下来，毕竟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可是，程雨飞，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跟我在一起了以后还要脚踩两只船，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么？钱真的就那么重要？为了钱你是不是可以跟任何一个男人上床？”赵磊瞬间又加重了抓住程雨飞手腕的力度。

程雨飞眼中蒙起一层水雾，随着睫毛轻轻一抖，几颗泪珠便顺着光洁的脸颊滚落下来，“老公，我错了，你放开我嘛，手好疼啊。”

赵磊被程雨飞的转变弄得有点不知所措，虽然他还是抓着程雨飞的手腕，但是明显一下子力量小了不少。程雨飞趁机将手抽了出来，然后一下子扑到赵磊的怀里。

“老公，我错了嘛……”程雨飞低声呢喃。

男人对于女人的撒娇一向没有什么抵抗力，尤其是对于美女。看到扑在自己胸前温柔可人的程雨飞，赵磊的怒气顿时消了大半，刚才紧绷的肌肉和神经也松弛下来。他一手轻放在程雨飞的背上，另一手自然垂落。

程雨飞感觉到赵磊已经放松了警惕，嘴角闪过一丝笑意，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从赵磊胸前直起身，“啪啪”正反两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赵磊的脸上。

程雨飞一米六八，穿上高跟鞋也有一米七二左右，身高并不输给赵磊。她那两巴掌由于发力猛，加上赵磊是毫无防范，可以说效果完全超过刚才赵磊赏给她的那巴掌。

赵磊彻底被打蒙了，愣在原地，傻眼看着程雨飞，表情错愕。

“赵磊，我这一巴掌是还你刚才打我的，你别以为自己是我什么人。别说我们还没拿结婚证，就是拿了，我也还有红杏出墙的权利！我那另一巴掌是赏给你跟周启恒打的那个赌，谢谢你让我看到周启恒的真面目，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只是不好意思，我要辜负你的好意了。”

程雨飞说完，拿起包就朝门外走去，开门之前，她又扭头潇洒地甩下一句话：“姓赵的，我们完了！”

在J大路灯昏黄的灯光之下，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急冲冲地走着。乍看之下会以为她有什么急事，但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她的脚步虚浮，走起路来横冲直撞，没有方向可言。

这时正是J大电影院电影放完散场的时候，大量的人流从电影院哗地涌了出来，其中大部分人是朝学校东门外的“堕落一条街”走去。

这个失魂落魄的女子逆着人潮而上，时不时跟旁边的人发生碰撞。可是她也不管不顾，只是一个劲儿地走着，眼睛茫然地看向前方，没有焦点。

“程雨飞？”一个精瘦的男子本来已经随着人潮走了很远，但是发觉这个挤在人群中的女子似乎十分眼熟，便跟同学分开，扭头去追她。

“程雨飞，是你吗？”男子加快了追赶的速度，同时也提高了嗓音。

女子终于听到声音，停下了脚步，扭头想往身后看看，但是头扭动的角度不大，似乎刻意只露出一小半边脸。男子终于追上了女子，看清了她的面容之后，男子脸上露出十分惊喜的表情。

“呀，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还往自修室的方向走，大好的周末时光你不会想浪费在自修上吧？”男子看到女子脸上表情有点严肃，想主动活跃一下气氛。

女子呵呵笑了笑，表示接受男子的幽默，虽然笑得毫无感情。她借着用手整理头发的时机，在脸上擦了两把，似乎想擦掉什么东西，然后再把一边的长发从耳后放下，刚好遮住半边脸颊。

“陈齐啊，你也太不了解人家了，人家只是出来散个步，自修室那边环境好点嘛。”不愧是程雨飞，她由刚才的茫然失措瞬间转变成了现在的温婉可人，边说着边继续朝前走去。

“这么惊艳的美女，独自一个人在这么晚的时间在这么偏僻的路上散步，真是暴殄天物啊！不过这也许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充?护花使者的机会吧。”听到程雨飞略带挑逗的语气，陈齐不觉身心荡漾，舌头变得格外灵活，管她是不是真的出来散步呢，总之看到机会就要把握。

“呵呵，陈齐啊，你的嘴还是这么贫。”程雨飞是走路的速度并没有减慢。直到走到渐渐黑暗僻静之处，程雨飞才稍稍放慢了脚步。

陈齐早被程雨飞魅惑的言语勾得火烧火燎，其实他追程雨飞也已经有些时日了，因为一开始就摆明了是要挖墙角，所以他也早就抱着稳扎稳打，不能急进的态度。

之前由程雨飞引起的５０２手机风波里，她那个跟桑娜的手机一模一样的新手机就是陈齐送的，随后常常短信传情，偶尔打电话，暧昧诱惑的话也没有少说，程雨飞甚至答应他少去赵磊那里住，多回寝室。

但是程雨飞却始终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态度，并且再三告诫他，不可以在公共场合跟自己表现得太亲近。为了追美女，过程就算再痛苦再漫长，陈齐也只得坚持了。

但是今天，陈齐再傻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加上程雨飞欲擒故纵的言语，以及并没有阻止自己跟着她的态度，陈齐决定了，今天一定要把程雨飞拿下。

可是陈齐绝没有想到，程雨飞此刻的想法也跟他一样，在思忖着今天要怎么彻底征服他。

眼看着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程雨飞于是彻底放慢前进的速度，好让陈齐跟上。而陈齐其实已经离她很近，却也不敢贸然上前，仅是在后面小心地跟着。

程雨飞走到一个坏掉的路灯底下，周围由刚才微弱的光明陷入一个更加昏暗的境地。周围很安静，似乎只能听到他们两人的脚步声，而陈齐还能听到自己稍重的呼吸和紧张的心跳。

程雨飞立定，忽地转身，看着陈齐，投去一个摄人心魄的微笑。

虽然几乎没有什么光线，陈齐还是能辨出程雨飞完美的五官，并再次为之惊叹。

“陈齐，我好看么？”程雨飞带点天真地问道。

“嗯，非常好看。”陈齐发自肺腑地称赞。

“那……你喜欢我么？”程雨飞向前迈了一小步，更加靠近陈齐。她此时可以感觉到陈齐粗重的呼吸。

“喜欢，非常喜欢。”陈齐闻到程雨飞身上散发出来的幽香，终于再也控制不住，他一把搂过程雨飞，狠狠地抱着，越抱越紧。但由于他个子太小，抱着程雨飞的时候有点吃力，只得下巴微抬着放在程雨飞的肩上。

“呵呵，你弄疼我了啦。”程雨飞配合着陈齐的拥抱，略微弯下身并轻轻回应着，她将双手放在陈齐的背上，却并不用力。

“我要你，我要你，雨飞，跟我在一起吧！”陈齐像怎么也闻不够程雨飞身上的香味，呢喃着将脸埋在她的头发里蹭来蹭去。

“给我五千，我就跟你在一起。”程雨飞在陈齐的耳边轻声说道，语气轻快，却并不像是玩笑。

本来正在陶醉中的陈齐，听到程雨飞的这句话，不觉一怔，虽然他也知道程雨飞喜欢钱，但是在如此浪漫的情况之下，说出这句不合时宜的话，还是大大坏了他的雅兴。

程雨飞感觉到陈齐抱自己的力量小了不少，而且他也对自己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加重了自己抱陈齐的力度，并且继续在他耳边说道：“如果你爱我，就相信我，我又不是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陈齐被程雨飞的热烈回应搞得晕头转向，他甚至能感觉到程雨飞说话时，嘴唇有意无意擦过自己的耳垂。他此刻也顾不得去想程雨飞到底是真的被自己这个人攻下，还是被自己的钱攻下，总之，他就是要得到她。

“好的，我给你，我给你，你想要的我都给你。”陈齐紧紧拥着程雨飞，身体开始微微地颤抖。

程雨飞松了一口气，想着幸亏自己还有这个备用钱包，也幸亏自己没有一时冲动就把陈齐买给自己的那个新手机卖掉而令他起疑心。程雨飞为自己算尽天机而得意起来，不觉脸上展开了一个笑容，也许是笑得幅度太大，她感觉一边的嘴角有被撕扯的疼痛，并且这疼痛迅速蔓延了那半边脸颊。

原来自己还有伤在身，程雨飞在心底自嘲地一笑，然后在陈齐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发现被赵磊打的那半边脸已经肿起。她眼中闪过一丝异动，但是马上就被眼前的甜蜜覆盖，覆盖得不留痕迹。

第十章 我要如何说爱你

对于迈入大四的学生来说，无论他们身处学校里哪一个角落，都会浑身散发出一股腐气。这并不是说他们年纪有多大，而是心理和生理都已经基本失去了朝气与活力。当然这也与在哪一个学校无关，因为无论在哪个大学经历了三年的摸爬滚打，看尽了人间百态之后，而练就的那种处变不惊的态度足以在你的额头之上，深深烙下“大四”的印记。

大四的人和大一的人，十分好区分。在食堂对菜里的红烧大青虫惊声尖叫的，是大一的；漠然地把虫挑出来扔掉，然后当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吃饭，谈笑风生的，是大四的。

上课从前门进教室，保证比老师早到，上课时神采飞扬，还跟高中一样做笔记的，是大一的；被老师再三强调这堂课要考试或者点名，而自己可以请假的次数也已经用完，才不得已去上课，并且是在课上到一半，老师转身写黑板时，才从后门溜进教室的，是大四的。

期末考试之后，总是惴惴不安，生怕考试成绩不理想，成绩单寄回家被家长责骂的，是大一的；掰着指头数，在可以拿到学位证的学分要求之内，自己还能挂几科，如果实在要重修了，于是考试前１０分钟才走进考场，在一片陌生的目光中，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坐下考试的，是大四的。

记得当时有一首红得发紫，你没听过简直可以说白上大学的网络歌曲《大学自习室》，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自习室，一个快毕业的人对新生占座一族的无奈，一句“小样，你新来的吧？”霎时成为当下最流行的语言，并且流传至今。

大四的课业很少，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毕业论文，如果你学分修够，只想平安毕业，只要别让老师看你太不爽，基本都是没有大问题的。其实对大四的人来说，这个学期的时光是美好而残酷的。美好的

是你有大把时间跟爱人和朋友相处，残酷的是这美好背后不得不面对的分离。

这天晚上，程雨飞回５０２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塞进包里，然后扭头对另外三个女孩说道：“小妞们，姐姐我要搬到陈齐那里去住了，他已经找好了一个房子，以后我又不能常回寝室了，你们要想我哦。”

李红玉坐在上铺，眨巴眼睛望着程雨飞，说道：“妃子，你今天晚上就要过去吗？你着什么急啊？明天再去呗。”

周落也表示赞同：“明天再走啦，咱们晚上说说话。好久没聊天了。”

桑娜在一旁不说话，不表示赞同也不反对，但是大家心里清楚，她这等于默认，因为她要是不愿意，肯定会第一个站出来大声表明态度的。

程雨飞哈哈大笑，“好啦好啦，看在大家这么舍不得我的份上，我明天再过去，我给陈齐说一声。”说完便摆弄手机，编辑短信。

熄灯了，５０２陷入一片漆黑，等眼睛稍稍适应之后，能看到窗外透进来几缕光线，照在水池的瓷砖上，反射出白森森的光。偶尔还能听到风雨操场上传来篮球撞击地面的“砰砰”声，还有九号楼下送女朋友回来的男生跟看门阿姨的争吵声。

这是５０２的女孩们喜欢的氛围，适合袒露心声。

“妃子，你不是还有很多东西在赵磊那里吗？你去拿了吗？”周落率先打破了５０２暂时的宁静。

“嗯，拿了。你们是没看到，那个男人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求我，说他上次是喝多了，说他有多爱我，真是贱，哈哈。”程雨飞大笑，带着痛快的讥讽，仿佛自己从来不曾疼痛。

“你就没有心软？”李红玉追问。

“心软？别开玩笑了，从他给我那一巴掌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跟他一刀两断！”程雨飞带着咬牙切齿的坚决，“假如一个男人敢对

你动手，那么无论他之前对你多么百依百顺，也无论事后他再说什么甜言蜜语，都一定不要再相信他，因为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在程雨飞的经典言论之下，另三个女孩只能默默地自行细细体会，因为谁也没有经历过，在她们看来，妃子确实承受了太多她们无法想象的东西。

“妃子，咳咳，你跟他们住的时候，都干什么啊？”李红玉这话一出口，便觉得自己很失败，怎么能说“他们”呢？再说人家干点什么凭啥告诉你？

程雨飞果然不解，“干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啊，吃饭，逛街，上网，有时候会会同学朋友。”

“我是说……你们晚上……”反正第一句已经问出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李红玉继续打探。

“你是说做爱吗？”程雨飞冷静的一句话，让另外三个女孩顿时神经一紧。

其实做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无论是从书上还是电影里，露骨的字眼或者镜头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有接触，但是像程雨飞这样，直接而坦白地说出这两个字，还是让大家多少感觉尴尬，尤其是其中还有一个从没谈过恋爱的桑娜。

李红玉和周落虽然对于跟爱人亲热并不陌生，但是谁也不会好意思主动去坦白自己跟另一半进行到什么阶段，只能靠两人相?时间的长短来推断别人进行到哪一步，应该比自己快还是慢。

“你是不是说这个呀？”程雨飞毫不避讳地继续追问，上铺的桑娜悄无声息，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屏住呼吸希望她们更深入地探讨下去。

周落带着一点点尴尬和责备，对着上铺说道：“红玉，你问这个干吗啊？你们才在一起多久啊，难道你们就……”

“没有没有。”李红玉慌忙辩解，“只是我好奇嘛，郑立风住研究生宿舍，平时那个室友又不回来，他就老叫我过去住，可是我都没有答

应的。”红玉一字一句认真地说，生怕被大家误解。

“这有什么啊，你们别弄得跟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程雨飞对周落和李红玉嗤之以鼻，“两个相爱的人，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对方，有什么不对吗？”

“你跟周启恒，赵磊，陈齐都……住在一起。”周落生怕自己说得太直接，伤了程雨飞，“那你，爱他们每一个人吗？”

程雨飞顿时没了言语，片刻的寂静之后，她轻咳了两声，说道：“现在对于陈齐，至少我不排斥他，他也对我很好，所以我把自己给他，也算是一种回报。而以前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

程雨飞也许忙着掩饰什么，却没发觉自己前言不搭后语，究竟是因为相爱，可以将爱转化为肉欲，还是因为还债报答，去满足别人的需要？这可能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落落，你跟梁离都谈了快三年了，你们都没有……那个吗？”李红玉怯怯地问道，其实在旁人看来，谈了快三年的大学情侣应该早就去尝过了禁果的味道，只是当事人不说，其他人也只能心照不宣。

“没有！”周落果断而坚决地说道，只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

“梁离难道生理有问题？”程雨飞说话一贯直来直往，不假思索也不加修饰，“一个正常的男人，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怎么可能没有点生理反应？”

两个上铺都被程雨飞貌似正经的玩笑话逗乐，这时也才知道原来桑娜一直没有睡着，而是在听着她们的谈话。

周落没有心情去理解这个玩笑，认真而严肃地说道：“我想把完整的自己保留到结婚以后，这对我们的爱情也是一种尊重。现在只是男女朋友，怎么可以这样？”

“你还真保守，怕只怕你到时候没机会献出自己了。现在的男人都觉得女人要是爱自己，就应该把所有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自己，否则便会觉得女人不够爱自己，甚至不爱自己。”程雨飞叹了口气，仰面

躺在床上，眼神空洞，“不跟他上床就不是完整的爱，这是现在的男人们都津津乐道的观点。”

这场谈话，由三人讨论一人旁听，变成程雨飞和周落两个有着最长感情经历的女子进行辩论。程雨飞话音一落，周落便感觉语塞，有点失去往日的冷静，似乎找不到辩驳之词。

昔日和梁离或者花前月下或者赌气闹心的一幕幕场景，放幻灯片般，历历在目，使得周落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索。

５０２的女孩们都感觉到此时的气氛已经不宜再继续讨论什么，于是怀揣着各自的心事，缄口沉默，努力进入梦乡。

可能只有泻进窗棂那如水的月光了解，今夜对于周落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其实梁离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男人，相恋几年，他也曾无数次试图攻破周落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总是在内心的那把火即将燃遍全身的时候被周落竭力扑灭。

因为爱，所以理解。他不想逼周落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对于保守的女孩死守自己的底线，也是出于对爱情的忠贞。这样的女孩一旦爱了，便会奋不顾身，不计后果，所以把自己给他，只是早晚的事情。

然而周落并不是个没有激情的人，每次长时间的亲吻和温柔的抚摸，每当爱人的情话吹进耳畔，浑身的毛孔便会条件反射般猛然收缩，随即又马上用力张开，所有的神经直至每个末梢，都会兴奋地像在痉挛。每到此时，她都会努力对自己进行控制，心底总有个声音在自我暗示，“周落，清醒一点，你不能丧失了自我。”因为在她看来，表现得过于疯狂是一种形式上的放荡，那不是一个好女孩应该有的表现。

但是人不是每次都可以这么理智。

记得有一次，在东门外“堕落一条街”的一间碟屋里，两人挑了几部当下流行的电影，便随老板进了一个小隔间。老板帮两人放进一张

碟片，刚转身出去将门关上，梁离便一把拉过周落，让她坐在自己腿上。然后像以往一样，在昏暗暧昧的灯光中，他抱着她，开始一些亲昵的行为。

喜欢去“堕落一条街”的碟屋看电影的人，基本全都是情侣。当你发觉学校已经逛烂，两人的寝室每每都有闲杂人等，而情侣树林里的蚊虫又总是不知好歹地破坏气氛的时候，去碟屋看碟，便是两人可以放心地甜蜜缠绵的最佳选择。

虽然碟屋的隔间可以给情侣们营造一个绝佳的氛围，但是这些隔间都十分简陋，纯粹是用一些很薄的三合板隔开的，顶多就是阻隔视线，却不隔音。

正当梁离和周落亲热渐入佳境的时候，隔壁传来什么东西撞击墙板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有节奏，中间还夹杂着女人若有若无的呻吟。本来如果两人在聊天，或者专心看电影，也不会太留意到这些声音，可是两人正在专心而安静地亲吻，这种暧昧挑逗的声音更是像给两人注入了一支兴奋剂。

昏黄里，两人拥着，吻着，梁离的舌头霸道地撬开周落的齿关，灵?地寻找周落口中那条羞涩躲避的温滑小蛇。

周落开始还能自制，可不一会儿便被梁离感染，他好闻的薄荷味道，让周落转守为攻，主动迎合。周落勾住梁离脖子的两条胳膊，明显感觉到梁离的体温在迅速升高，而梁离的两只手早已不知在什么时候穿过重重障碍，伸进了周落最里面的衣衫，想去解开她背面那排带着体温的最后牵绊。

周落下意识地抗拒着，她暂时从梁离口中抽离，两手抓住梁离的胳膊，迎着他如火的目光，摇了摇头。可是此时的梁离已经像被撩拨得像头失去理智的小兽，他有点野蛮地拥过周落，一个激烈的吻猛然砸在周落的唇上。砸得周落生疼，也砸得她忘记抵抗。

梁离努力了半天，终于解开周落上身唯一的障碍，尽情地享受这只属于他的柔软。要不是因为那时是冬天，衣服不好解除，又怕动作

太大引得周落清醒过来阻止自己，他真想好好欣赏这对至宝，甚至用嘴唇去爱抚。

可是此时，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用手去感受，让她们徜徉于自己掌心之间，心里想象着她们是何等的美好。

梁离的抚弄开始还让周落十分紧张，毕竟自己身体的私密第一次被一个男人触碰。可是当梁离手心的温度迅速提升了她的体温，周落只觉得自己刚才的紧张，被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所取代。

触电一般，一股暖流从上到下，如洪水呼啸，席卷了全身。周落再也控制不住，从还在同梁离吻着的唇间，发出一句压抑已久的呻吟。

周落的这句呻吟，就像突然泼了一盆酒精在梁离的欲望之火上，那原本还在平稳燃烧的火苗，此时轰的一声，成了疯狂猛烈的熊熊大火。

梁离的双手顺着周落光滑如丝的肌肤滑下，准确无误地将周落的皮带先从裤绊里抽离，继而又从皮带扣里完全抽出。

眼看皮带已经完全松开，梁离下一步自是去解周落牛仔裤上的钮扣。正当梁离还在埋怨扣缝怎么这么小，另一双纤细的手突然十分有力地死死地按在了他的手上。梁离抬眼一看，正对上周落已经清醒后明亮的目光。

“我们不是说好，结婚前不可以这样么？”周落嗓音有些沙哑，经过刚才的放纵，喉咙还带着灼热的干燥。

“可是落落，我爱你，我想爱你。”梁离眼中的火焰依旧跳跃，“难道你就不爱我吗？”

“并不是爱就一定要去做婚前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到底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身体？”周落避而不答梁离的提问，顾左右而言其他，是她擅长的回答方式。

梁离一愣，欲潮从眼中缓缓退去，慢慢松开了跟周落牛仔裤上的钮扣斗争了半天的手。周落乘机从他身上站起来，整理自己的衣衫。

电视机里还卖力地播放着两人根本没仔细看的电影，画面一幅幅闪过，光线的变换将梁离的表情照得不尽真实。

周落偷瞄梁离的侧脸，至少此时她能肯定地看出一点，那就是无尽的失落。

有句很老土的话，男人是为性而爱，女人是为爱而性。可是这真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女人总喜欢问男人，你究竟是因为爱我而想跟我上床，还是因为想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说爱我？女人总是担心，男人对自己的肉欲之恋大过对自己的精神之恋，女人只相信精神之恋才是完美，才是永恒。

然而男人则总是在酣畅淋漓地爱过之后，用疲累的声音安抚女人，自己是爱她的，就算没有肌肤相亲，自己依旧爱她，无怨无悔。恋爱中的女人，总是自我催眠般义无反顾地去相信，殊不知男人事后的甜言蜜语早已被他们当成这场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深知，语言上的爱抚跟身体上的爱抚同样重要。

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甚至可以为负数。她们在挽救一段感情的时候，可以暂时放弃对精神之恋的追求，将自己主动变成性欲的奴隶，为的只是博得男人一句毫无保障的承诺和一点可怜的眷顾。

灵与肉，女人觉得是可分而独立的，而对男人而言，则缺一不可。

程雨飞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能毫不费力地抓住男人的心，而周落固执单纯，注定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第十一章 如果你爱我，请你告诉我

今年梁离的生日刚好落在寒假开始的第一天，为了帮他过生日，周落跟家里编了个理由，说要推迟一天回去。为了这一天，周落已经准备了很久。她想送给梁离一个让他感动惊喜的生日礼物，专门去跟隔壁寝室的女孩学会了折幸运星。

她开始是拿当时流行的印着好看图案的细长纸条来折，可在折了几百个之后，放进专门去买的装幸运星的瓶子里，发现效果不是很好，于是又改成用五颜六色的塑料管来折。塑料管的质地比纸要硬，每折一下都需要费劲地用指甲将塑料管捋平，但是用塑料管折出来的幸运星确实要立体美观很多。于是，带点完美主义的周落，将之前所折的几百个幸运星毫不留情地打入了冷宫。

李红玉一边佩服周落的耐性，一边嚷嚷着自己无聊，要来帮她折。可被周落严辞拒绝，理由是折给自己心爱人的礼物，一定要亲手折才够诚心，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

程雨飞听了，在一旁笑得花枝乱颤，“落落，你是活在哪个年代的人啊？还诚心嘞，你把他当菩萨啊？上回我送陈齐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十字锈，其实是买的成品，我跟他说是我自己绣的，他就宝贝得跟什么似的。手机掉地上了，先看的不是手机坏没坏，而是看十字绣脏没脏。你看这男人啊，多好哄。你这一千个幸运星自己折要折到哪辈子啊？赶紧分给大家帮你折了算了，要不折几十个意思一下也就得了。”

周落也懒得解释。

放寒假的前一天下午，５０２就走得只剩周落一人，李红玉背起大旅行包，出寝室前问了一句：“落落，你真不走？今天要一个人在寝室睡觉哦，不怕啊？”

“呵呵，怕啥，隔壁不也有人没走么？我晚上跟梁离去吃饭，晚点回来就直接睡觉了，不怕。”周落看了一眼桌上被幸运星装得满满当当的玻璃瓶子，满眼笑意。

“哦，那我走了，你晚上要是害怕就去隔壁挤挤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虽然你喜欢看恐怖片，可是还是怕晚上一个人在寝室睡觉！”李红玉对于５０２年龄最小的周落，总是充满着姐姐般的理解和关爱。

周落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寝室空空的，其他人的床铺为了防止一个寒假的灰尘，都已经全部卷起，整个５０２显得冷清寂寥。

到底是今天把幸运星给他，还是明天呢？周落正在苦恼的时候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振动起来，跟桌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惊得周落一下子从床上翻了起来。

一定是梁离找我去吃饭了，周落拿起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果然没错。

“落落，你还在寝室吗？”梁离的声音感觉有些急促，像是刚做了什么剧烈运动，而周围的环境还十分嘈杂，不像是在学校。

“是啊，你不是说要我等你一起吃饭吗？你在哪里？怎么这么吵？”周落微微皱起眉头。

“落落，对不起啊，我突然有事要赶着回家了，我现在在红门路车站等今天最后一班车。”梁离嗓音有点嘶哑低沉，带着十二分的歉意。

“哦，家里有什么急事吗？非要今天回去？”周落震惊之余，依旧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嗯，家里有点事，非要今天回去。”也许是跟周落呆久了，梁离居然也学会回答问题的迂回原则，避而不答重点，“落落，你还没吃饭吧？别饿着，赶紧去吃点东西，听到没？别让我担心。”

“不用管我了，你路上小心，到家给我发个消息，我先挂了。”周落在自己哭出来之前挂掉了手机。

真是的，这有什么好哭的？周落使劲擦着眼泪，可是却发现越擦越多。

他只是家里面临时有急事嘛，我不是这样都不能理解吧？是的，我理解，可是怎么觉得这么委屈呢？周落习惯性地在自己心里对话，

她喜欢一个人思考，一个人承担，直到心里的两个声音，有一方说服了另一方，她才能够平静。

哭完了，周落才觉得肚子确实有点饿了，于是一个人去到校门口，买了一个大油饼。原来哭完了之后，胃口反而更好。

回到寝室，看到手机里有梁离发来的报平安的短信，还有一些关切的和道歉的话语，周落只是瞟了一眼，没有回复。

这天晚上的５０２安静得过了头，周落强忍住害怕，没有去找隔壁的女孩。

不知数了多少只绵羊，周落才用被子蒙着头，渐渐睡去。她身体蜷曲，怀里紧紧抱着那瓶带着她一千份爱意的幸运星。

寒假总是过得特别快。

周落整个寒假都不怎么开心，她不开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梁离自从他生日那天发过一条短信问她是否平安到家之后，这个寒假都没有再跟她联系过。ＱＱ上没有，短信没有，电话也没有。

因为心里有气，周落甚至在梁离生日那天连个祝福的短信都没有发给他。

周落会生气是正常的，可是这么长的时间梁离都没有主动联系她就是非常不正常的。按以往，梁离在意识到惹恼周落之后，都会十分迅速地主动承认错误并且哄?开心，这次究竟是怎么了呢?

李红玉依旧按习惯提前两天回到学校，郑立风也是依旧按习惯去学校门口接她。两人卿卿我我地走到九号楼下，还拉着手使劲地互相倾诉了一个寒假的相思之苦，李红玉才恋恋不舍地进了九号楼。哼着歌走到５０２门口，她才发现门外并未上锁。该不会是落落走的时候没锁门吧，真是要命！她急忙推开门，却发现了躺在床上看书的周落。

“落落？”李红玉惊呼，“你怎么来这么早?

“在家无聊，闲着也是闲着。我也是上午刚到的，就比你早一点。”周落平静地说道，视线并没有从书上挪开。

“来来，让我看看你这一个寒假在家吃胖了没有？”李红玉放下包，亲昵地跑到周落床边坐下。

“哎呀，你哭了？谁惹你了？”李红玉把周落假装看书低着的头抬了起来，却看到了一双红肿的眼睛。

周落一五一十地把跟梁离闹别扭的经过告诉了她，其实她是专门提前两天来学校等红玉的，就是想好好跟她单独聊聊。

“那你就这么等着了？”李红玉觉得好气又好笑。

“嗯，明明是他错了，应该他先来给我道歉才对！”周落一脸的理所当然。

“不是我说你，他过生日你连个短信都不发，也有点说不过去哦。就算他再不对，你也不该这么小气啊，再说已经说了是因为家里临时有急事才回去的，也许是因为家里事情真的比较严重，所以没空联系你呢？你作为他的女朋友多少应该主动去关心一下不是？”别看李红玉谈恋爱的时间远没有周落长，但是因为本身比较成熟稳重，深谙一些处事之道。

周落被李红玉说得没了言语，开始自责起来，“那你是说我应该主动去找他吗？”

“当然，这没什么丢人的，反而表现出你的善解人意。”李红玉说着又看到周落红肿的双眼，“傻丫头，你自己难过管什么用呢？爱他，关心他，就去告诉他，不然谁知道啊？”

周落点点头，决定主动打电话给梁离。

其实每个女孩在被男孩追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是骄傲的公主。是你先追我的，说明你很喜欢我，就算我也是对你有好感的，但是绝对不如你喜欢我那么强烈。我答应你的追求，是想看看你能不能对我更好，如果不能，或者以后我发现你哪里不够好，我就会离开你，反正我没什么可难过的，因为是你先追求我的。

恋爱的开始，男孩也许还是会对你百依百顺，百般讨好，会容忍你的小姐脾气，会容忍你的大吼大叫。你会觉得错总是在他，他有义

务来哄你开心，因为是他先追你，他一定很爱你，他也一定离不开你。

可是，爱是需要经营的，当爱只是单方面的容忍讨好，而缺少另一方的理解包容，那只能眼看着爱如沙般流掉。没有谁是天生为了爱谁而活，你的娇蛮可爱也许终有一天会变成他眼中的不可理喻。

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月明星稀，晚风微凉。

梁离和周落一前一后地走在J大情侣树林中间的小道上。

经历一个寒假之后，再见到周落，梁离没有表现往日的欢喜，只是说了一句，“落落，你瘦了。”

周落提议去情侣树林走走，梁离并无异议。他就真的只是认真地走着，表情严肃，也不说话，似乎等着周落发问。

“你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么？”周落终于决定先打破沉寂。

“嗯……我回去见了方婷。”梁离嗫嚅着，最终说出了一句让本来已经稍微平静的周落霎时间又感觉犹如被雷击的话语。

方婷是梁离高中的初恋女友，是梁离曾经苦苦爱着的女人，是梁离无法完全忘记的女人，是周落以为自己已经战胜的女人。

梁离如此的坦白究竟是什么意思？让自己吃醋？还是让自己产生危机感？不管怎么样，要冷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他。

周落驻足，深吸一口气，佯装平静地问道：“你说家里有事就是这个事吗？方婷？你们很久没见了吧，应该聚聚。”

梁离也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周落。树林里几乎没有什么灯光，两人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只能从语气上揣测。

“嗯，我骗了你，根本不是家里有事，是方婷说她马上要回老家了，想在回之前见我一面，所以我就在那天下午赶了最后一班车回去。”梁离说完，依旧保持相同的姿势站立着，一动不动。

黑暗中，周落甚至可以感觉到梁离朝她投来的那两道炙热的目光，直逼得她无所遁形。她挺直腰杆，清了清干燥的嗓子，继续装出

强者的姿态，说道：“是吗？那何必要骗我呢？你直接说还怕我不让你去么？”

梁离笔直的身影开始有些摇晃，他只听得什么东西在自己脑中崩塌，“落落，你就一点都不吃醋吗？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

一直在苦撑的周落此时在震惊之余又多了几分愤怒，“你什么意思？你一直在试探我？既然你都不相信我对你的感情，那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梁离苦笑，“你要我怎么相信你所谓的感情呢，落落？你怎么知道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呢？你说了吗？你试了吗？我还真希望你说点什么，让我也好骗骗自己。”

周落这时已经被一个寒假的焦虑和梁离这史无前例的态度搞得方寸大乱，于是所有的话都下意识地避开了大脑，脱口而出，“你是想跟方婷复合吧？你直接说就可以了，用不着在我身上找理由！”

梁离呆住，沉默几秒之后，说?：“方婷是想找我复合，但是我拒绝了，因为那样对你不公平。方婷说她从陈齐那里打听到我们之间相处的情况，她觉得你根本不爱我，我根本没必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可是，落落，我不相信她说的这些，我这个寒假都在努力回忆，寻找这几年你爱我的证据，却发现搞得自己越来越不自信。我故意不联系你，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因为想我主动联系我，可是你没有。我走的那天也并不是真的存心骗你，只是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借口，又怕你胡思乱想，可是就算我说我是‘骗’了你去跟我的前女友见面，你甚至连一点点生气的反应都没有，你让我如何相信你对我的感情？”

情到深处，难于自已，梁离说着说着声音开始有些哽咽，弄得周落不知所措，心疼不已。她站在原地沉思了半晌，然后拉起梁离的手大步朝九号楼走去。她让梁离在楼下等着，自己冲回寝室抱了一个玻璃瓶子下来。

“喏，给你，生日快乐！这是迟来的生日礼物！”周落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把那一瓶沉甸甸的幸运星塞到梁离手中。

梁离仔细端详着瓶中的幸运星，在九号楼门口那昏黄的灯光之下，虽然看不清幸运星的颜色，但是塑料材质的反光效果还是让这瓶幸运星看起来每个都带着梦幻般的美丽。

“我亲手一个一个折的，没有让别人帮忙，一共是一千个。希望你永远快乐。”周落平静地说着，眼中光芒闪烁。

梁离一把将周落搂入怀中，使劲抱住，生怕稍一松手她就会消失了一般，“落落，我想你了，我很想你。”

周落轻轻在梁离耳边回应，“我也是，还有，我……爱你。”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不知梁离是否听到，只感觉梁离抱住自己的力度又猛然加大了许多，疼痛却温暖。

第十二章 今夜，与风月无关

大四，意味着人生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以及另外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这结束都是大同小异的悲伤不舍，而开始却尽显千姿百态的变幻人生。

５０２的四个姑娘对于未来，都有着自己的打算。

桑娜和周落都在上学期考了研。桑娜的成绩一向优秀，在几位正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学长的帮助下，她也顺利考取了那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可是同时Ｊ大也在极力挽留桑娜留在本校继续读研，并开出一系列优惠政策给她。本来这看起来是根本不用比较的选择，但是有一个让她魂牵梦萦的男人，加重了本校这边的砝码，让桑娜犹豫不决。

周落考研那会儿正忙着跟梁离水深火热地谈恋爱，碰巧考试的那几天又得了重感冒，考试成绩于是意料之中地不理想。由于梁离被家里安排着要去广州一家通信公司上班，他便建议周落要么再考一年，考到广州那边的大学，要么就也在广州找份工作。

本来周落是想再考一年的，但后来听陈齐说，方婷也找了一份广州的工作，于是她当机立断决定也去广州找工作，好跟梁离厮守。

李红玉跟程雨飞两人是打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考研的。

郑立风凭着化工系优秀毕业研究生的敲门砖在深圳找到一家不错的医药化工企业，并且还将李红玉以家属身份一同签了过去。为此，５０２的另三个女孩没少夸她有眼光，在Ｊ大那么多石头里面挑出来这么一块光芒微露的金子，直夸得李红玉整天咧着嘴笑。

其实程雨飞自然也是有人带的，陈齐毕业之后会回他跟梁离家中所在的那个小城市，进入父辈所在的政府机构，虽说要先从基层做起，但日后升官也是指日可待。由于程雨飞没有拿到学位证，但是只要陈齐想带程雨飞回那个城市，凭着他父亲今时今日的地位，给程雨飞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绝非难事。

本来都以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是最近每次５０２的其他女孩问及此事，程雨飞的态度总显得含混不清。

而这只是缘于一个曾经跟她有瓜葛的人——那个从国外飞回来的叫做周启恒的男人。

荆州持续了几天的阴雨，终于迎来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空气被雨洗刷得干净清新，Ｊ大的绿树红花也格外蓬勃旺盛，让人感觉万分舒畅。

程雨飞昨天晚上睡在寝室，没有去陈齐的住所，为的是一早起来洗漱装扮，好去赴一个约会。她把几件自己最喜欢的衣裙在床上一一铺开，一会儿拿起这件对着镜子瞧瞧，一会儿又拎起另一件在身上比划。最后终于选定了一套感觉最端庄清纯的装扮——上身是淑女坊的带着花边立领和蕾丝装饰袖口的白色衬衣，下身也是淑女坊的黑色带点百折效果的布裙，裙边还镶有一圈白色的小花边，脚上穿着黑色搭扣漆皮皮鞋，里面衬着素色花纹的纯白丝袜。

她将乌黑的长发披下，只在脑后扎起一小缕，然后又认真地梳了梳刘海，可以显出好看的脸型，却又不至于遮挡视线。

她今天没有像平常一样化很浓的妆，只是擦了一点粉底液，刷了几下睫毛。中是这样她便已经美得让５０２另外三个女孩惊叹。

“哇，仙女啊，难道我还在做梦？”李红玉坐在上铺，揉着惺忪的睡眼对着程雨飞大叫。

“呵呵，不是仙女，是我们的妃子大美女！”周落证实了李红玉看到的不是梦境，“妃子，你今天要进宫选美么？不像你平时的风格啊，怎么走起清纯路线了？”

桑娜也起得很早，他一直觉得程雨飞有点不对劲，但却不吭声，只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

“嘻嘻，是不是很美？你们说我这样能不能多勾几个帅哥？”程雨飞说着朝大家抛来一个飞吻，这夸张的表情才让大家觉得她还是那个“死性不改”的程雨飞。

“美美美，美死了！你不说话的时候，我还真以为你以后要改做淑女了呢。不过妃子，我还是喜欢看你这种打扮，就像你大一刚进５０２时那般的美丽清纯。”周落由衷地说道。

程雨飞愣了几秒，随即做出一个夸张的发抖的动作，“落落，你说话别这么肉麻行不行？姐姐我这是越变越好，越变越美，懂不？”

“好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出去约会啦，拜拜。”程雨飞说着，便拎起包朝寝室外走去，走过之处留下一片馨香。

坐在开往沙市的４路公交车上，程雨飞一如既往地招来无数或是欣赏或是淫邪的目光，而此刻的她却没有一点心思去注意那些人，她只是看着车窗外，时而蹙眉，时而浅笑，就像一个待字闺中的怀春少女。她心中那把曾经以为已经熄灭的爱之火，仿佛顺着她那蠢蠢欲动的心思又蔓延燃烧起来。

究竟是否要去赴这个约会，程雨飞也无数次问过自己。去见他，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个男人曾经如此狠心地伤害了自己，背叛了自己曾经赖以生存的爱情，可是自己怎么竟无法彻底地怨恨呢？更可怕的是，当时间抚平了伤痕，剩下的竟然是一丝留?。

去吧去吧，看看他究竟有什么目的，反正自己也没有什么还可以被他伤害，就当去看看他这几年过得如何，离开自己之后是否真的过得更好？如果不是，就狠狠地去嘲弄他一番，让他难过，让他后悔，然后大笑着离开，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是的，一个遍体鳞伤的胜利者。

程雨飞不知不觉已经下车走到了麦当劳的门口，门口一个少女正领着一帮小朋友跳着可爱的舞蹈。程雨飞驻足看了一会儿，突然发觉二楼的透明墙壁后面有人向她招手，她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曾无数次出现在她梦中的男人，却只是抑制住越来越强烈的心跳，面无表情地走进了麦当劳的大门。

程雨飞走上麦当劳的二楼，径直走到周启恒对面坐下。然后肆无忌惮地迎着他的目光，和他对望。

他似乎瘦了，在国外过得很辛苦吗？头发比以前长了，但应该是刚刚才去美发沙龙弄过，还能闻到空气中悬浮着的一点点定型水的香味。染成深栗色的发丝有些凌乱和卷曲，应该是用手随意抓出的造型，显得自然飘逸，发梢在脖颈之处向外蓬松弯曲，看上去就像韩剧里面的男主角。

他还是那么在意他的头发，程雨飞在心里默默地说道。虽然此刻她能够直视男子的双眼，但其实她心底的思念之泉已经被加热到了沸点，汹涌翻腾。镇静，只是她为了让对面男子看到她的成长而故意表现出来的坚强。

“雨飞，你没怎么变啊，还是像我当初第一次见你那么漂亮。”周启恒终于从跟程雨飞的对视中败下阵来，说完这句话，眼光便收回到自己面前的那杯可乐。

“谁说没变？我变的可多呢，比如我的心现在就比以前要硬很多，石头似的，呵呵……”程雨飞虽然在笑，但是仍掩盖不了语气中暗藏的狠劲。

周启恒一愣，低头不语。他似乎没有找到更好的话接下去，便只好沉默。

程雨飞倒是很无所谓地用吸管来回搅着可乐上面那层奶油，目光依旧盯着他，仿佛直要看到他的心里去，“启恒，哎呀，这个名字还很久没叫了，有点别扭，呵呵，你现在过得很好吧，出国镀金回来，准备去哪里发展？是不是在那边娶了个洋媳妇？”说了一大堆，其实程雨飞想问的只有最后一句。

“雨飞，你还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周启恒抬起头，目光炽热地看向程雨飞。

程雨飞正咬着吸管喝可乐，听到周启恒的这句话，她差点把饮料喷了出来，“哈哈，启恒，出国几年变幽默了啊！”虽然程雨飞嘴上把这当作一句戏言，可是心里却有着难以抑制的狂喜。

“我是认真的，雨飞，出去之后我才了解到你当初对我是多么的好。虽然在国内我家算有钱的，但是出去之后才发现我在那里只算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以前在学校，我觉得自己有钱又长得帅，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只要我出马就一定可以搞到手。我那时很喜欢征服，可是到了国外，我没有亲人朋友，也不能像在国内一般挥霍，虽然也有过一两个情人，却越来越觉得空虚。我常常想起当年跟你一起的日子，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快乐。雨飞，你回到我身边吧，跟我一起去北京，我已经签了那里的工作，你去了之后可以慢慢找工作，我养着你！”周启恒这段表白说得发自肺腑，极为动情，直说得程雨飞眼中泛起点点泪花。

程雨飞赶忙将目光投向玻璃墙外面熙攘的人群，深吸了几口气，将泪水给逼了回去。等情绪稍稍稳定，她又转头看着周启恒，冷静地说道：“我拒绝。”

“为什么？雨飞，你就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我知道你还爱我，对不对？我知道你还爱着我！”周启恒有些激动，声音大得让周围的人侧目。

“是的，我还爱你，所以我不能跟你走。”程雨飞毫不犹豫地对周启恒袒露着自己的内心，“你在国外产生的空虚不能成为你让我回头的理由，你对我的想念不过是你在极度空虚之下抓到的精神寄托。等你回国了，这种空虚感消失了，你敢说你还会永远只爱我一个？没错，我是喜欢钱，我也喜欢被人养着，可是我不喜欢被人伤害。我已经被你伤了一次，我不想接受第二次失败。自从跟你分手，我就不再相信至死不渝的爱情，我可以跟别的有钱男人在一起，快乐的时候可以一起快乐，觉得不合了便分开，这样也不会觉得痛，因为根本没有很深的爱，你说这不是很好么？”

程雨飞的一番话把周启恒说得目瞪口呆，“雨飞……你真的变了。”

“呵呵，我一开始就告诉了你，我不再是以前的程雨飞。梦完了，该醒了。”程雨飞留给周启恒的是一个纯真的微笑，一如刚进大学，不谙世事那般懵懂的美好。

刚走出麦当劳的大门，程雨飞的泪水便如决堤般冲出眼眶，拼命洗刷着她那姣好的面庞。她也不擦，为得只是不让肯定还在二楼坐着看她的周启恒发现异样。

她就是那么自然地走着，泪水已经将视线模糊殆尽，可她就是这么走着，毫不犹豫。路上的行人都纷纷回头，看着这个眼眶周围沾满了被眼泪融解的黑色睫毛膏，却也不管不顾的姑娘。

启恒，你记得吗？这套淑女坊的衣裙，是你当初买给我的。你说我穿上它，就像一个仙女，就像你那个梦中的新娘。

该来的始终要来。

生物系的毕业餐是在 J 大旁边一家三星级的酒店里举行的。

等到都吃得差不多了，大家便一个个起身去敬系主任，敬老师，敬你看得顺?或者不顺眼的同学。毕竟大学四年，大家同学一场，有误会有过节也都在这一餐，用一杯酒化解掉了。

桑娜敬完老师之后，两片红云已经爬上了小脸，酒壮怂人胆，她又倒上一杯金龙泉，径直朝伍林走去。

伍林刚被几个要好的兄弟狂灌了一番，此时也喝得有点上头，正端起杯子要跟其中一个兄弟拼酒，却发现那几个兄弟都坏笑着散开了。他扭头一瞥，才看到已经站在自己身边的桑娜。

大学四年，桑娜对伍林的感情，自是哪个明眼人都能够分辨的。

“伍林，来，我敬你一杯。”桑娜笑意盈盈，坐到伍林旁边，举起酒杯。

伍林却放下了手中的酒，笑着问桑娜：“好啊，不过，你先说说你敬我什么呢？”

桑娜垂下眼帘，抿着嘴思索了一会，继而说道:“敬你，是因为你是我大学四年里一直喜欢的人。我要敬的是我自己坚持到如今的爱

情，刚好，你又是这份爱情的寄托。怎么样，这个理由可以么？”

虽然早就习惯了桑娜的坦白直接，伍林的心此时还是难以自已地颤抖。他笑了一下，举起自己的那杯酒，不等桑娜反应，就主动将杯撞了上去，随即仰头将一整杯酒倒下肚去。

桑娜呆住，看着伍林把酒喝完，然后才想起要喝自己的酒。她慢慢将啤酒咽下肚，谁知刚喝了一点，却被伍林夺了杯子。

伍林将桑娜剩下的酒一饮而尽，看得桑娜目瞪口呆，“你……”

还没等桑娜把话说完，伍林便左手擦去嘴边流下的啤酒，右手抓住桑娜的一只手腕，大步朝酒店外面走去。

酒店里正觥筹交错，大家表白的忙着表白，冰释前嫌的忙着冰释前嫌，没人注意到有两个人已经悄然离席。桑娜被伍林拉着，心中越是诧异，就越是觉得兴奋不已。她虽然嘴上问着伍林想干什么，叫他别激动，心里却喊着，伍林快点，快带我离开这里。

两人沿着学校外的那条马路，一路狂奔，晚风吹得桑娜越来越清醒，也越来越兴奋。这是属于她跟伍林的夜晚，她祈祷这条路变得没有尽头。

终于，伍林停下来，他松开桑娜的手腕，双手撑住弯曲的膝盖，俯下身大口地喘气。突然，他哭了起来，越哭越大声，那悲伤逐渐在无尽的夜色之中蔓延开来。

桑娜不知发生了什么，也不知如何安慰，只能走上前，一手轻拍伍林的脊背。

伍林触电般直起身，又闪电般将桑娜拥入怀中，紧紧抱住。他的双臂长而有力，直箍得桑娜有点喘不过气。

“水晶结婚了，她跟那个厨子结婚了。”伍林终于泣不成声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桑娜由开始的惊喜变为失望，继而又回归平静。她叹了口气，还是用手轻轻拍了拍伍林的背，最后将手停在伍林的背上，但是双手似乎没有重量，只是看上去有一个拥抱的姿势。

水晶、伍林和桑娜，每个人带着自己的一段弧，以这样的顺序，在一条笔直的路上奔跑，寻找幸福。现在水晶已经跟她爱的男人合成了一个圆，而伍林却依旧想从这个圆上找到一个缺口。他怎么就不愿意回头看看呢？只要他能尝试回头，桑娜就有信心可以跟他也组成一个完美的圆。也许就是世间有这许多的执着，才会有那么多段飘零的弧，无所归依。

“那你想怎么样呢？守着她一辈子？看着她生儿育女，直到老去？”

“我不知道，反正我留级了，还可以在学校多呆一年。我要看着她，不准那个男人欺负她。要是她不幸福，我会立刻把她夺回来。”

“是么？水晶还真幸福……”

“桑娜，你……你也要幸福，你很优秀，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你会找到比我强很多很多倍的人……”

“够了，不要再践踏我的自尊……”

他们以恋人的方式互相拥着，进行这些谈话。但是桑娜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伍林将她看作唯一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朋友，而做出的一个发泄悲愤的动作，这个拥抱的意义也绝对不会超过同性之间的那种友谊半分。

桑娜只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自己心中慢慢死去，一颗无声的泪在夜晚的空气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却不怎么悲伤，只是发觉的时候，它已经停留在了脸上。

这个属于桑娜和伍林的夜晚，与风月无关。

第十三章 我们说好不哭泣

毕业，就如一个重磅炸弹，炸开在大四的开头，那弥散的离别的硝烟充斥着整个大四学年。悲伤的味道无处不在，混合着空气，被吸入每个人的体内，让你举手投足之间都容易产生怀念的情愫。

Ｊ大足球场的草坪上，夜夜有一堆一堆的男男女女围坐弹唱，他们中一个人抱着吉他起调，其他人再一起含泪合唱。从周华健的《朋友》到吴奇隆的《一路顺风》，从温情无限的《相亲相爱》到意气风发的《真心英雄》，一首接着一首，每个人直唱到声音嘶哑。

学校的道路两旁开始出现很多卖杂货的人，都是大四的学生将自己不方便带走的身家变卖给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品种相当齐全，有考研书籍，有报刊杂志，有鞋架书柜，还有电扇、ＣＤ，可谓应有尽有。假如你跟摊主谈得投机，买一送一都是常有之事。

而毕业聚餐自然只是每个系每个班形式上的聚会，顶多算是隔靴挠痒，要想跟玩得好的同学朋友好好聚一聚，喝到尽兴，Ｊ大的学子们都喜欢去“堕落一条街”上的烧烤小摊。

烤茄子，烤玉米，烤年糕，烤鸡腿……“堕落一条街”上的烧烤摊，只要是你能想到的可以烤的东西，在那里都可以找到。越是临近毕业，每天晚上在每个烧烤摊上，喝到烂醉发酒疯，又是哭又是闹的人便与日俱增。

５０２的姑娘们白天去了沙市的女人街，淘到四条据说是尼泊尔风情的棉布裙子。细细的肩带，能露出好看的锁骨，胸前是一圈手工缝制的叶子花朵，还镶嵌着大大的亮片。群摆很大，刚到膝盖，并不会遮住小腿美好的曲线。

她们将这裙子做为５０２的寝室服，每人一条，款式相同，但是颜色各异。周落的是白色，桑娜的是绿色，程雨飞的是红色，李红玉的是紫色。她们将原先穿的衣服塞进袋子，全部换上了新裙子，然后一起大摇大摆地继续逛街，招摇过市。

晚上，四人提着大包小包，乘着公交车返回学校，然后顶着众多路人惊羡的目光，找了一家熟悉的烧烤摊坐下。

“哎呀呀，可累死姐姐我了。”程雨飞看到凳子像看到亲人一样，赶忙跑过去坐下。

“谁叫你穿高跟鞋的？活该！”周落也走过来坐下，她其实也累得不行，所幸她喜欢穿平底鞋，还不至于太受罪。

“出门逛街也要注意形象不是？我可不是休闲版的美女，我是性感版的，嘿嘿！”程雨飞边说，边脱下鞋，不顾形象地揉着自己的脚，龇牙咧嘴。

周落不去理她，转头问桑娜：“红玉呢？怎么没见人？”

桑娜酷酷地朝烧烤摊一指，只见李红玉正张牙舞爪地跟烧烤老板说着自己要吃什么，那劲头仿佛已经被饿了三天三夜才从牢里放出来一般。

“请大家不要说我认识她，谢谢合作。”程雨飞边揉脚边表情木然地看着李红玉忙碌的背影说道，逗得周落和桑娜哈哈大笑。

“笑啥呢？我都点好了，帮你们都一起点了。落落要香菇和鸡翅，小桑要韭菜和茄子，妃子要土豆片和脆骨，剩下的都是我的啊，不许跟我抢。”李红玉已经点好了烧烤，走回三人所在桌边归位。

“不跟你抢，不跟你抢，不跟你抢才怪！不过每次你点就最放心了，我们喜欢吃什么，你都记得清清楚楚。”周落欢喜地勾住红玉的胳膊。

李红玉正准备得意地炫耀几句，程雨飞却插嘴道：“你们两个别那么亲热行不？大热天的，我看着都热。来来，整几瓶啤酒喝喝，不醉不归，哈哈……老板，来四瓶金龙泉，要冰的！”不等另外三人反应，程雨飞就已经叫来了啤酒。

周落面露难色，“妃子……”

程雨飞用一次性筷子撬开一瓶金龙泉，拿起周落的杯子就往里面倒，“落落，你今天别跟我说你不能喝，你放心，你喝多了姐姐背你回

去，行不？”

周落苦笑无语，程雨飞又给另外两人和自己的杯中也倒上了酒。

“来，姑娘们，咱们先碰一杯，你们都随意，我干了。”程雨飞颇有大姐风范，说着就准备仰头倒酒下肚。

“哎，等等啊，妃子，你这酒喝的什么意思？总要说两句话。”周落拦住程雨飞拿杯子的手。

程雨飞笑笑，陷入思索，其实她喝酒有时就是为了喝酒，只是想喝，也没特别的理由，就算真有理由，也不愿去想，想着等喝完了也许就忘记了。

“就为了５０２吧。“桑娜代替程雨飞回答，并举起酒杯，伸到大家面前。

“这个简单，我喜欢，呵呵，来来，为了５０２。”程雨飞再度将酒杯举起，笑意盎然。

周落和李红玉也一起将杯子送上，四只杯子在空中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杯中的啤酒随着撞击跳跃而出，溅到几人手上，带来几点夏夜的清凉。

这夜的“堕落一条街”一如周落她们入学时一样的热闹喧嚣，只是光顾这街上的人们，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不管是谁，都会自觉而坚定地维护着街上“堕落”的秩序，拒绝谈论学习，拒?谈论情操。

５０２的姑娘们不知不觉已经吃吃喝喝了几个小时，谈论的话题也十分广泛，从系主任的老婆怀孕几个月了，到某系的大帅哥又换了一个比上次还丑的女朋友，充分体现了５０２对Ｊ大劳苦大众们无微不至的深切关怀，以及５０２向来视八卦为正道的路线方针。

周落、桑娜还有李红玉每个人都已经喝了两瓶啤酒，程雨飞则已经是五瓶下肚，还依旧神清气爽，忙着帮她们开各自的第三瓶。

周落已是从脸红到脖子，她死死抓住程雨飞手中的酒瓶，说什么都不让她给自己再开一瓶，“妃子，我现在脑袋好重，舌头都不听使唤了，你就饶了我吧。”

桑娜和李红玉倒都还比较正常，自觉自愿地自己给自己斟酒。

“妃子，你让落落把她自己那杯喝完就算了，非要喝得吐啊，那多不好受。”李红玉帮着周落打圆场。

程雨飞皱眉看了看周落红得像猪肝一样的脸，笑道：“好吧好吧，我看你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别吐到寝室里，难得收拾。”

周落见程雨飞终于放下手中的酒瓶，长舒一口气，“就是嘛，咱们这是为了开心啊，不是找罪受，酒只是作为抒发感情的媒介，而不是目的。”

“得得，你又来你那套。”程雨飞嚣张地将满满一杯酒在周落眼前一晃，然后一饮而尽，充分表示了对周落酒量的鄙视。

周落呵呵地笑笑，转着手中最后那杯酒，沉思了一会，然后抬头对大家说道：“四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似的。我有个提议，咱们来说说这四年里最难忘的一句话或者一件事吧。”

“好啊好啊，我先说！”李红玉将口中啃了一半的鸡腿放下，说道，“上次下大雨，学校门口被水淹了，是郑立风背着我从外面走进来的。”她说完后，继续啃鸡腿。

另外三人傻看了她十几秒，发觉她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程雨飞问道，“没了？”

李红玉咽下鸡肉，说道：“没了啊。”

“这就最难忘啊？那你难忘的事情应该好多啊。”程雨飞又呷了一口啤酒，不屑地说道。

“就是荆州下雨下得最大的那天啊，水可深了，你们不记得么？他当时还在发烧呢，我刚陪他从医院打吊针出来，可是他当时想都没想背起我就往水里面趟。”李红玉终于啃完了鸡腿，认真地对大家解释道。

“你别听妃子的，她就爱胡说八道。你这画面想着就感人，是那个女人不懂得欣赏。”周落一直都对程雨飞的不解风情束手无策，只能报以置之不理的态度。

“我最难忘的是在我们刚入学的迎新晚会上，我代表新生去表演节目，唱的是李玟的《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桑娜开口了，她顿了顿，又继续说道：“那天唱完了，是伍林上台来给我献的花。”

“哦哦，一见钟情。”程雨飞嚷嚷起来。

桑娜低头浅笑，并不否认，“他那天穿着深蓝色的Ｔ恤，Ｔ恤右上方印着一个‘W’的字母，下身是浅蓝色牛仔裤和ＮＩＫＥ的运动鞋。他当时抱着一大束的百合，笑着对我说：‘你唱的真好’”。桑娜说着，仿佛又置身于那天的舞台，伍林的笑容被舞台上的灯光照得不尽真实，深深嵌入桑娜的心里，却又似远在天边，无法触碰。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古人是说再美好的初见，也会因为逐渐接触而发现不足和缺点，导致人与人的疏远。可是我看你啊，对伍林怕是越了解，便也越爱了。爱情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周落暗暗感叹，原来一见钟情竟也可以如此持久绵长。

“别说别人了，说说你自己。”李红玉将周落从无限感叹中拉了回来。

“我啊，”周落笑笑，“最难忘的是刚跟梁离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去滑旱冰，他帮我脱下鞋子，又换上旱冰鞋，很仔细地帮我将鞋带穿过鞋带孔，然后系上结。他打结的方法很奇怪，跟一般人不一样，为这我还笑了他很久呢。”

“我就知道你跟红玉一样，又是一个爱乱感动的主儿。不就系个鞋带么，至于么？”程雨飞继续喝酒，仍不忘打击周落。

“你就没穿过运动鞋吧，你怎么会知道爱人帮你系鞋带的感觉？你这个女人，快点，该你说了。”周落知道跟程雨飞解释不通，干脆放弃解释。

这回轮到程雨飞沉思，她闷闷地将杯中剩下的啤酒喝完，又用手背擦了擦嘴角溢出的汁液，定了定神，说道：“我把第一次给周启恒的那天，他对我说，‘雨飞，我以后一定会娶你，我要爱你一辈子。’”

另三个女孩顿时愣住，不敢出声，只是怔怔看着程雨飞。

“哈哈，开玩笑的，这么傻的一句话，我怎么会记到现在呢？我可不像你们，哈哈，我他妈才不会去记这句话。”程雨飞突然笑起来，大声推翻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可是眼中那漫溢的泪水却出卖了这一切。

“妃子……”周落轻轻握住程雨飞的一只手，却不知用什么言语去安慰这个看似坚强的女孩。

程雨飞紧紧抓了抓周落的手，又用另一只手在脸上狠狠擦了一把，说道：“妈的，是谁开的这个头？谁说最难忘的事就一定是跟男人有关的了？”

李红玉怏怏地举起了手，“嘿嘿，你别急啊，我还有很多最难忘的没说呢，比如我们四个那次一起卖玫瑰花啊，比如一起去中山公园玩啊，还有一起去照大头贴啊……好多呢！”

“这还差不多，咱们大学四年最难忘的应该是５０２的友?，让男人见鬼去吧！我们再也不要为男人掉眼泪，我们要为自己活着！来，为５０２干杯！”程雨飞情绪激昂地举起了酒杯。

“为了５０２！”

“为了５０２！”

“为了５０２！”

四个女孩一个一个举起了杯子，在和第一次碰杯相同的理由之下，完成了这晚的最后一次碰杯。四颗年轻的心此时也紧紧跳动在了一起，我们说好了不哭泣，我们说好了要坚强，我们说好了拒绝伤害。

如果你爱我，请不要让我哭泣，我哭的时候，难道你的心不会感觉疼痛吗?

如果我哭泣，请记得那是因为爱你，当你想离开的时候，就不要再说你还爱着我。